十编辑联合推选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

ZHONGGUO NIANDU YOUXIU SANWENSHI

【2012卷】

杨志学　亚楠　主编



新华出版社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

ZHONGGUO NIANDU YOUXIU SANWENSHI

【2012卷】


ISBN 978-7-5166-0400-7
9 787516 604007 >
定价：33.00元

十编辑联合推选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

ZHONGGUO NIANDU YOUXIU SHIGE

【2012卷】

杨志学　亚楠　主编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2卷 / 杨志学，亚楠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3
ISBN 978-7-5166-0400-7

Ⅰ ①中… Ⅱ ①杨… ②亚… Ⅲ ①散文诗—诗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695号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2卷）
主　　编：杨志学　亚　楠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李　成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 //www xinhuapub com　http //press xinhuanet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图鸦文化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160mm×230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3年3月第一版　　**印　　次：**2013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400-7
定　　价：33 00元

代序：十位编辑的散文诗语录

散文是外貌，诗是本质。如果前者是放宽的尺度，后者则是要守住的底线。

——胡　弦

散文诗应该对我们的时代实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跨文体式的诗性综合，应该再向前走一步，完善它作为现代独立文体的价值重建与立场性亲和力。

——阎　安

散文诗穿着散文的外衣，蕴藏的是诗的灵与肉。如果说散文诗滴着的是散文的泪，更多的则是淌着诗的血。散文诗是诗的延伸，其立足点是诗。

——冯明德

一篇散文诗的孕育，让我体验到了灵感闪现的刹那；它的变成文字，留下了思想飞翔的印迹。

——宓　月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散文诗会让我们变得淡定、从容，也会让我们的心灵更加清纯和明亮。

——亚　楠

散文诗与分行诗都是心之语言，都是诗人的自然而然的语言艺术行为，不过是述说的风格不同、姿势不同而已。

——丹　菲

散文诗应不假借于诗和散文之形似；它是独立的，拥有自己的外相和核质，并使诗性的自由有着更为充分的呈现空间。

——杨炳麟

散文诗的空间是宽阔的。

——赵宏兴

具备优秀品质的散文诗，流淌着纯乎天然的旋律。或浓缩历史，或囊括宇宙。时若黄钟大吕，时若小桥流水。可以厚实如土，也可以虚无如禅。

——潇　琴

散文诗的自成一体体现了诗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它的特殊审美价值拓宽着人们对诗歌本质的理解。

——杨志学

目录

| CONTENTS |



斜 风

阿 土

谁斜扣着我的门扉？

风。我轻轻地拉开房门，看到风斜斜地从东方一路小跑着奔了过来。

院子里的桃花突然开了，将我的眼睛猝不及防地撞了一下。我听到一支熟悉的曲子从天而降，得到了来自冥冥之外的感召。狭小的房间已不能充满，我只能默默地走进旷野，把自己敞开，像春天向世界敞开。

谁会是我的同道，给我一颗祖传的珍珠？

我不善于向朋友介绍自己，就像打开书的封面，却不知如何讲述内容。

更多的人选择在阳光里坐着，他们用彼此的心思微语。民间习俗、社交礼仪、市井气息，繁复嘈杂，这世界给所有的事物都分配了各自所属的位置，像季节，每个季节都有着它不同寻常的风姿、惊喜或新奇。

风是斜的。这是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秘密。每一次有新的发现我都会有眼眸被擦亮的感觉。我的生命普通，像东风一吹就绿了大地的野草，因为普通我拥有的生命属于自己。

风斜斜地吹着。我看到了更多的灵魂，纷纷扬扬像阳光下的尘埃；更多的愿望，起起伏伏像水面上泛动的涟漪。

风斜斜地吹着。我不是鱼，但有在水底呼吸的腮；我不是鸟，却长出可以翱翔高空的翅膀。

（选自《学习报·中考语文人文阅读》2012年第36期）

银　杏（外五章）

爱斐儿

终不厌倦。无论多长的光年，有念想就好。

活过了化石的年纪，我相信自己看穿了灿烂的旧时光，如何把混沌一分为二，如何炼石，补天。

看到过新生的人类爬过冰川纪，身后留下沧海桑田和过眼云烟。而日渐光滑的语感，其实包含着地动山摇，天塌地陷。

曾经穿过爱情的侏罗纪，看见过伊甸园中偷吃苹果的事件（我认为，认识羞耻是人类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如今，海枯过，石烂过，爱情还像雪山保鲜过的雪莲花，让人深信有一种纯洁，还保留着一尘不染。它是一切情感症结的药引，成为一切疗效的开篇（除非人类从此不再罹患疾病）。

我想，今生不能说尽我对这个世界的爱，就像母亲不能说尽如何深爱怀中的婴儿，我风中的折扇不能，银色的眼神不能。只能像一味药行走于天地之间，贴近你的心肺，融世间百味为甘、苦、涩，以及平淡，在你缺氧之时，为你敛肺，平喘。

如若我在春天说一声绿，在夏天说一声浓荫，当我说一声“秋天”的时候，天地会不会像金子一般安静下来？

百　合

花开无异色，刚刚沐浴过晨露。

此时春风化雨，小溪漫过百里浅草。路过唐诗宋词，在线

装卷帙中与你春风一顾。

无人之境的许多幸福，与温暖的真实仅隔一步之遥。

只是前川挂满了前朝的瀑布，许多白雾升起，如飞雪传书，鸟迹在留白处钤印。

鸿雁抵达时恰是黄昏。

“见字如晤”。

获悉辗转夜色，不但窃走了你的草药与安宁，多梦时偏又复发顽固咳疾。

墨迹澎湃如月汐。如闻你低声唤我小字。

从此，治病以心疼为主，佐以暗香抚慰。

按下煎熬的事，只字不提。

桂　花

一朵，两朵，三朵……

我数不过来，我爱上了这种小折磨。爱上了你越过雷池的样子，真的。

并在爱你之前，预先爱上了薄荷、欧时兰、玫瑰花、茉莉花、金盏花，你的酒朋与诗侣。

青梅竹马的清晨不错，杨柳依依的早春有浮云。还有许多个午后，可与你一起烹茶，煮酒，论乾坤，赌诗解闷。

若输，就输月明那一阕词令，偿还你独一枝天香。

若赢，就罚你沐浴幸福，外加九里方圆的香气。

你在，寂寞时，就不尽是孤独；治病时，良药就不必苦口。

夺郁汤

天色向晚，寂静的佩兰升起药香一样弥漫的黄昏，仿佛就为

回忆。

失眠，常常背着那么重的夜色，背着甜蜜的负担，外加人生苦短，成为一个人心疼的病因。思虑的缘由其实庞大，苦乐年华并非一场虚构。

不早不晚，你总会遇见那个分别时道珍重，天凉时赠棉絮，每逢潮湿天气，就为你煎煮苍术、藿香和陈皮的人，时不时，为你的心情添加豁然开朗的香气。

“当然不可置疑春天”，虽然有人走马观花。

——不是所有的真相都需要近距离观看（这不关妥协）。

像那些不可忽略的情节，比如辛苦为谁甜，比如操劳为哪般，比如“甜即是苦，苦就是甜”。

其实也可颠倒了看。

柏子养心丹

心力到达不了的地方就是尽头。

她从不翻动体内的废墟。

只想留给你从容，行走在沃野千里的一生，留驻清风明月的美景。

别担心她会惊慌失措，她挟万钧雷霆，也能急如闪电般轻松。

她必须清醒，不能早搏，不能颤动，在太阳升起之前为你备好征程；备好一眼深井，还有足够的盐分，供你止干涸，供你挥霍伤痛。

“没有一种疼，能逃过一颗心的感动和悲伤”。也没有哪一片天空，比它装载的乌云更多。

关键是，她把爱藏得比膏肓还要深不可测。

就像她在不为人知的室间隔，埋下的那一点香甜，如同一颗

柏子埋在年轮中的深长回味，记录着四季常青的承诺：

爱着。一分钟不短，一辈子不长。

益母草

接过时光为我们打开的世界。

取出三千弱水中自己那一瓢。不为独饮，只为品味无数个辛苦的瞬间，归结于最终的温暖。

滴水砚风平浪静，狼毫饱蘸余暖袅袅的沉香，尺牍与冰绡静待尘埃落定。

一生事也不过千难万险。

最危险的事，不是火中取栗，而是用亡灵的语气复述生死。

一切事，不为枉然。

比如阳光下种牡丹，星光下补漏洞，用命运的完整刻骨铭心一段感情（虽然短暂得不够让我溺爱你完整的一生）。

总归要走完，这不长不短的一生。

按捺下时断时续的幸福感觉和小忧伤。从一条艾香弥漫的清苦之路上走回来，放下远志，坐于晚晴之内，酒炒了芍药，再慢慢蒸茯苓。

最幸福的事，就是亲切的音容浮现于良辰美景。

“我已好好爱过”。

（选自《上海诗人》2012年第1期）

整个世界都在它面前敞开大门

安　琪

1

我看到时间就睡在清冷的柠檬树叶上，一天也不可缺少的时间就这样停顿了。我们已经长得很老了，新鲜的水分不断出现又不断折磨、枯萎。尽管在脸上它们依然放光，像空前绝后的物质失去自己的审美范畴，我还是听到内心的街道急速驶过一辆过时的马车。

和所有疾病一样，我疑心肉体的关怀会随着纸张的飘荡而渐渐褪色。天空拉开消瘦的一角，收集诗歌的人把隐在黎明的指头匆匆收回。等待或转身起立？灵魂的影子重叠着，暗示关于不安想法的秘密。我先翻开它：爱分割的部分喂养了夜晚的鱼儿和辗转反侧的叹息。然后就是碟中的哭泣。月光在拥挤中显得疲惫，每一颗星球的命运似乎赶写着焊接不了的裂缝，存在就在存在中！

2

尘埃和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晚餐同时飞向远方。只剩下证明，风是否留过符咒？圆砖是否连绵起伏地改变世界？我看到闸门的闭合像意志的轻便化妆适宜葡萄和感知，真实的接触是其中幻想的激情的表现形式。我看到停顿，时间不声不响，一个单纯的孩子就是石头光洁的皮肤。如同后花园里跌落在地的视线被零乱地

堆积，无数双布鞋的擦痕携带着蚂蚁的叫喊高傲地和它们作伴。这是简约的微笑，忧伤的功课引领我们：越过欲望，沿着大地形状的树枝你就将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3

一个动作就像一次出生，一个人就像一场事故。天真的玻璃总是不甘寂寞，它已为温暖预备了破碎。梦从脑子里醒来，一只辛味的小笼是它的家。我清楚结实的幽静的另一张面孔，像饥饿清楚惊恐的眼神，火焰清楚湿漉漉的谋杀。记录是没有的，爱情的事业训练我们夸张的调查，和顽强的承纳失败的经验。一切好像全都发生：钉子钉入天堂，使亲热疼得发痒；灯盏注入毒素，使赞美变成怪异。卓越的也是扭曲的，隐约合作的企图晃动着，游过细菌部落的村庄。

4

我看到诗歌迎着阳光和精神一起放牧到天上。天上的街市也是人间提灯行走的骨髓。清洗过的玉米像金黄的纽扣，爱情又像闻风出动的意外，我感到灰烬踩在上面的痛苦。风在计算着春天的步伐，许许多多的风需要更多假设驱赶春天到达“虚弱的房间”：是的，爱情从哪里开始？时间比喻性地化为美好的祝福。

它跳跃的瞬间连同周围已经空掉，需要一次停顿来增加时间的重量。我看到修锁人胳膊里夹着的小蜻蜓像一把翅膀形状的钥匙，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它面前敞开大门。

（选自《散文诗》2012年6月号）

别　雪（外一章）

北　塔

风把雪投掷到我脸上，那是在凌晨，天还根本没有亮，尽管有灯光，我看不清离别的模样！

他们都已投入车的怀抱。只有我还在雪地中奔跑，踩着哇哇乱叫的枯草。

我的裤管里、翻毛领子里灌满了雪，我只顾奔跑，仿佛前面就是黎明，仿佛一到达，我就能摆脱雪的纠缠。

我要做一团火焰，烧化这大雪，起码要烧出几个窟窿眼。

雪被焚烧后会不会留下灰烬？如果没有，我这把火烧得再旺，也没有意义！如果有，是否以水的形态存在？我拿什么容器来盛放？骨灰盆还是塑料瓶？是带回家还是就地埋葬？

我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火势越来越弱，我的腿越来越沉，正如我的梦；梦被焚毁了，是否也会有灰烬？除了你的心，哪里能容纳梦的尸体。

我的梦还在冰里挣扎，我寄希望于太阳。天亮了，太阳却没有出来。像一个大法官，他不愿意接受这桩你我之间的小案子。或许，连他的手脚也已被大雪捆绑，绑定在那棵已经被北风剥夺殆尽的大树上。

冰瀑诺日朗

一百架纺车在你的肩上运转，丝与丝被草木攥在一起，又被岩石切开。

无论是断，还是续，纺车从来不停。

只有成为冰，才能留在山上，才能让枯树开花，蓝色的、不败的花。

然而热泪总是要冲决冰块的禁锢与包围。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这热泪下落时不会固定成行，下落后不会留下阴影。

哪一根丝将被割断？哪一根丝将得到接续？

那变成了冰，就要在半道上阻止水流的，必将被流水冲垮，裹挟而下——哪怕它是俊美的蓝冰，哪怕它成功地攀附了悬崖。

这一百架纺车日夜工作，织就的也许只是一道风景，只是一些符号。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的肩膀更宽，让你的胸怀更广。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2期）

一阵路过的风（外二章）

毕　亮

在阳光之下，麦子金黄。

太阳的黄，麦子的黄，以及院子里向日葵的黄，齐聚在团场。

这是在昭苏高原，金秋的团场，一阵路过的风，见证了丰收的黄。

我生活在麦田和油菜园，生活在麦场和太阳之间，生活在条田之间。

我从一座麦堆到另一座麦堆，我在我的土地上跨越。

我在康苏沟的河流中跨越。

在香紫苏汹涌澎湃的紫的行列中跨越。

一阵路过的风，把天空铺展为大地的晒场。

我在风中诞生。

我在词语里重生，集结鲜花，培育果实。

天　鹅

特克斯河边的天鹅，我不去看它。

晴天，雨天，我都不去。

它们就在河边，踱步，在没人注意的时候舞蹈，飞翔。

有一片果园，在北方的林子里，在昭苏高原，让我们赞美。而河边的天鹅，就是我赞誉的最好词语。

——天鹅。天鹅。

我在一遍遍地呼唤，它们有时离我很近，有时它们迅速飞离，却又迅即回来。

十月，大地到处都是果实的时候，天鹅也在等着收获。等着这一年的聚会，在冬天第一场雪到来之前，歌唱这一年的收成。

从河谷吹来的风，吹皱一河秋水，也让天鹅栖息的河边大地一片沉静。

声音

我快三十岁了，还在寻找自己的声音。

这一路走来，从江南翻山越岭，过淮河跨黄河，到了塞北。又从塞北，走到了昭苏高原。

我以词语代步，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冬天的最后一天。在春天的最后一天。在夏天的最后一天。在秋天的最后一天。

在旧事里找寻过往。

在植物里找寻阳光。

我以词语代步，以自己的方式在逗留。短暂的，长久的。

有一些词条里有我。更多的词条，对我还很陌生。

最初的故人，最后的故人，夕阳已在山下，月上柳梢头。就着月光，在一片雪野包围的高原，我听古琴，读册页。

这声音在我的味觉、触觉、嗅觉、视觉、听觉间飘来荡去。是否亦和我代步的词语一样捉摸不定。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4期上半月刊）

时光简史（节选）

卜寸丹

（立春。黄经315度。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

这么久，我找不到这个世界的本源。

我的源起也许只是母亲红木箱子里那一扎旧信，父亲的笔迹熄灭在纸上。我源起于那么多长长短短的牵挂，那么多一闪而过的瞬间。我源起于这些普通的物事，带着悲苦与幸福。或仅只是源于母亲一个淡淡的眼神，印在父亲心上。

像一个苍苍茫茫的春日，它的萌发，是源起于内心的那些呼喊。

（雨水。黄经330度。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生长，那么短促，又那么漫长。

像一场爱。

我看着春天的光束打开，又远远地透过窗棂，投在我小小的身上。我看着黑夜来临，黑暗骤然笼罩着屋前的桃树，池塘，小路，笼罩了带木栓子的门，红漆桌子，雕花床，我的父亲母亲。

我默不作声。

山那边，仓庚鸟的叫声像玉，明澈，苍凉。

（春分。黄经0度。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

我轻易就被春光击中。

燕子黑色的尖长的翅羽浮在天空，大地葱茏，更多的什么被显露或被隐匿。我静静地看着母亲，她的额头光洁，眼底印着燕

子花的清香。她的身后，映山红已很肥硕了，一山一山，一坡一坡，一丛一丛，烂烂漫漫，永不生厌。

白天有多长，夜晚就有多长。有多少光，就有多少暗。

（秋分。黄经180度。雷始收声，蛰虫培户，水始涸。）

我不能置身事外。我经历着蜜饯般的爱情，可是，我却说不出一句话。

我开始写日记，读美丽的诗行，古旧的小说；我穿着艳丽的旗袍或睡衣，在每一个房间游走；我会久久地站在镜子前，凝视和端详，直到影像越来越虚幻，我看到自己长出崭新的肌肤、翎羽，像传说里年迈的鹰，躲在峭壁悬崖，用喙击打岩石，使旧喙脱落长出新喙，用新喙拔掉旧趾，长出新的趾甲，再把厚重的旧羽根根拔去，长出新羽，而获得重生。

（立冬。黄经225度。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

我喜欢这种暗灰的色调，自由而极具活性；喜欢万物藏匿后的这种干净、开阔，像心灵中那些空白的时段。

冬天是一个简陋的剧场，化妆和音响省略，布景简洁，剧情简单，寓意就潜藏在一句台词或旁白，或某个微小的细节。

我孕育着一个孩子，臃肿而懒散。惟有爱，使我有信心走向更深的时光。

（选自《物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版）

情萦西藏（外一章）

蔡丽双

我们心爱的军营，坐落于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西藏是浸染着古意的画卷，天天闪烁着神秘的灵光。西域特具魅力的风景，时时刻刻呈现在我的眼前。

昔日的血泪，凝成了珍珠灿烂的阳光，孵化出俏语和歌声。雪山萦绕着远古的呼唤，江河流淌着梵文的经典，湛蓝的天空云影清晰，脚步在默守孤傲中匆忙。

圣洁的思想叩问着灵魂，酥油灯在史诗中闪亮，双手虔诚托起蕴含真情的哈达，献给一尘不染的雪莲，一起对幸福顾盼千年，这就是我们驻守的西藏，时时洋溢着青稞酒的芬芳。我们与西藏人民心连心，共同筑构和谐生活，一起歌唱珠穆朗玛，一起围着篝火跳锅庄！

海的魅力

驻港海军到长洲，来回用心摄下一路风光。——题记

大海，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财富。吸引着无数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激起多少仁人志士，去追寻雄伟绮丽的理想。

黎明，薄雾轻笼，海鸥低飞，一双轻柔的翅膀掠过海浪，轻呼浅唤，充满着绵绵的爱意。曙色中，一轮红日喷薄而起，冉冉上升，万道金光投泻海洋。

日丽中天，光华璀璨，清丽湛蓝的海面，波光粼粼，白帆片

片，渔夫在万顷烟波中捕获希望。

落日西沉，红霞烂熳，飘洒在微波荡漾的迷人海面，那奇妙启发着人们去编织爱晚的迷景。

月光皎洁，漫步海滩，坐在柔软的金沙上，金沙像是天鹅绒般的地毯。极目远眺，月光吻着潋滟的海水。海军屏息静听，海波滚滚，微风喁喁，幻化着一幅海与岸对话的奇景。

大海，何其深幽壮丽！海军，何其志向高远！

（选自蔡丽双《鱼水情深》，香港妙韵出版社2012年9月）

小　院（外一章）

蔡　旭

我们宿舍楼下的院子太小了。简直没资格叫“院”，只能叫“通道”。连一棵树也放不下。

以前，挤满了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如今也与时俱进，停满汽车了。

60户人家，6辆。平均10家一辆。但不能说每家0.1辆。因为我家没有。

出门时，我以鞋底与公交车轮为交通工具。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不买一辆？我回答：不行呀。

院子里再也放不下一辆车了。

何况，大街上很快也会放不下一辆车了。

染　发

黑白斑驳的人生，本无可厚非。

或许抵不过潮流，或许顶不住虚荣——

竟把清白涂黑了。

同一些人一样，我亦未能免俗。

所幸的是，老汉我染的，仅仅是头发。

不幸的是，有些人染的，不仅是头发。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6期）

安格尔的《泉》

蔡 勇

如果将鸟语匆匆的行色、整个树林的年轮以及昨日的回眸浸泡在泉水中……那罐倾泻的泉水是在将一个花季一段梦境缓缓地倾诉?……离开那罐泉水，安格尔在整个春天失语。

披着阳光，我们在丈量生活无尽的旅途。此刻，我们期冀着曹操诗意的梅林，更怀想安格尔那延绵不绝的《泉》。阳光下，我与你相伴而行。走累了，安格尔选了一处向阳的坡坐下，久久地凝视着远处静静晃动的河面。那目光，那神情俨然是偎在母亲怀中的童年。你的嘴里不知什么时候衔上一根青草，你在慢慢地咀嚼春天，慢慢地把自己的童年嚼得有滋有味。

童年一样温暖的阳光一古脑覆盖了你。

安格尔的《泉》，静静地流淌，生命、爱情、忧伤的花蕾次第绽放。在你远行的日子里，高原、白云和微笑望眼欲穿。

三月桃花汛，我是季节河流上的一片树叶，张开翅膀顺流而下。安格尔你舒适地漂在泉水上，开始远行，开始飞翔。你依稀看到忙碌的风车、懒洋洋水牛的背影，依稀听到母亲绵长急切地呼喊，隔着千里或是千年。如果将鸟语匆匆的行色、整个树林的年轮以及昨日的回眸浸泡在泉水中……童年一样温暖的阳光一古脑覆盖了你。安格尔。你始终漂在母亲温润的目光和双手之中。

飞翔着，安格尔。你是母亲手中的那只陶罐吗?你是陶罐上的一枚纹饰吗?你要跃入罐中成为一尾安静的鱼吗?

骄阳或是秋意中，我们也能读懂这尾安静的鱼吗?

（选自蔡勇新浪博客，2012年）

夏　日（外二章）

陈德根

拂晓时分。蛙群吐出夕光，它们围着那些浑身长满了灯光的黄桷树，跳优雅的舞蹈。

有人打开落地窗。有人打开空调。有人读报，抱怨连日的高温天气……

有人围着那些浑身长满了灯光的黄桷树，跳优雅的舞蹈，有人试图用嘈杂的声音，清水一般洗着夏天的身子和天亮时蛙群吐出的夕光。

我看到黄桷树慢慢地，吹灭浑身的灯火。

那些忙着相互打招呼的乡下人，像那些明亮的枝叶穿上了太阳的新衣裳。

我看到浑身长满了灯光的黄桷树，像一座新生的村庄，贴着墙根，且走且停。

小　隐

小镇的疆域一再压缩。那个沉默寡言了大半辈子的人，他的心里淌着一条河，躺着一座山脉。去往省外的人正在结伴穿过他的身体。

时光像刚拧干的绒毛，正被粗心的乡邻们一点点用旧。五谷杂粮被一阵一阵的山风刮上坡。妹妹的情歌让人愁肠百结。只有雨水总是丰沛。那个人拿出匕首和胭脂。身后的火光和不知名的草籽，懵懂而无辜地纠结在一起。

那个人哭了。走进遍地的苍茫。

冬天就要过去了

墙面上的烛火像是一个躬着腰的人在发笑，寒冷被失眠者搬到了更高的楼层。

我们一起，看着窗外的路灯，被一只流浪猫叼着它滑溜溜的影子，扔进这座城市，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梦境里。

“冬天就要过去了……”在外省谋生的人，身子蜷在邮筒里。

我从镜框里取出他们模糊的脸，替亲友辨认他们保留了许久的外省口音。

霜色像一个勤快的女佣，在深夜里一遍又一遍擦着玻璃窗。

地底发出的虫鸣，又冷又硬。

我大病初愈，安静如同屋里屋外的静物。

守着一炉炭火，一动不动。

（选自陈德根博客，2012年）

蓝色交响（三章）

陈劲松

月光下的大海

它低吟、浅唱，寻找着月光的耳朵。
银色的鱼群飞翔，是另一种的月光。
白帆垂落，静谧的海港中，梦一点点涨潮。

年轻的水手裸着，这古铜的小小男子汉，月光般裸着，是满含渴意的海，也是一小片铜质的月光。

月光轻柔。
大海把自己摇成一小片，蓝色的羽毛。

大海边的女儿

三岁的女儿，从高原到大海，像寻根溯源的一滴晶莹的小水珠。在大海的怀抱里，和大海一样，她有干净的的歌声，也有任性的小脾气。

眼神纯净，是两湾小小的海。
她歌唱，舞蹈，是一小朵赤着脚的浪花。
她是我的小女儿，也是大海的。
她清澈，美丽，小小的心灵里，是生命最初的净，没有一丝

的浑浊和泥沙！

大海是一滴蓝墨水

它容纳下辽阔的光亮，那些闪电照亮的，也终将被它照亮。
它安静如一滴露珠，怀抱鸥鸟的歌声和飞翔的鱼群。
也怀抱着星星的蓓蕾，散步的月光，和清新的晨曦。

帆影点点，在它蓝色的怀抱里，桨声和橹影
掩埋了多少浪迹之路。

它喧嚣，沸腾，在多少人体内回旋着无尽的蓝色潮汐。
它平静，从容，像一滴蓝色的墨水，怀抱着蓝色的诗行和闪电。

（选自2012年8月16日《西海都市报》）

玉米地（外一首）

陈　亮

父亲的身影儿在变绿，变绿，绿——渐渐融入那片长满胡须的玉米地。扔下我，在地头望着大海一样深的玉米。

但父亲干活的声音，很快就会让玉米叶子吓退灰狼和狗熊，然后，朝他隐身的地方大喊。

这时，父亲就会带着旱烟和汗酸味儿笑着拱出来，抚摸着我抖动的嫩肩膀。这才知道，父亲是在歇息，用抽一袋烟的工夫或擦锄的工夫。

后来有一回，我在地头喊破了嗓子，父亲也没有出来。玉米们就拽着我跑了进去。

父亲软软倒在那里，我咬着牙，也没能把他扶起来，玉米们难过了好长时间都没出声。

——今天，我依旧在玉米地里干活，而不用担心儿子在地头会害怕，因为这时玉米还很矮，还吞没不了人。

墨水河

庄稼们毫不停歇地在岸边更换装束。

蝈蝈的声音由弱到强到无再无中生有。

河水似乎流得不快，如果你仔细去看，却是一忽儿鹅黄一忽儿翠绿一忽儿金黄一忽儿枯白。

底色是墨黑墨黑的，望不到底，仿佛曾洗过好多好多的物件。

此时，终于有个泥人从地里滚出来，长长地舒了口气，刚在岸边站定，就被火毒的太阳一掌击下水去，在水底潜了好大功夫，才慢慢慢慢爬了上来。

上来时，头发被洗得雪白。

他怕了！几乎是摸着爬着落荒而逃。

但让人更为惊悚的是，竟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家门，街上来回飘的是些陌生的面孔。

——天猛地黑下来，和墨水河一样黑。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4期）

马　灯（外一章）

陈茂慧

马灯，不在我的时代，却时常将它在心空高悬。

悬挂它，在风雨飘摇的茅屋前，在守望的路口中。

不属于马灯的时代，霓虹灯大放异彩。

马灯被谁提着，跨过“在河之洲”？一路蜿蜒曲折，顺着时光的水流，在天亮时分，被谁吹熄？谁曾被它照耀？谁又曾被它牵引？

那一袭罗裳，一路风尘，一腔幽怨，怎样才能走到了今天？

这一路的明亮和芳华，将怎样打动光阴？

今夜，我再次拧亮马灯，在心空高悬。

不为指路，不为守望，只为缅怀。

多年后，不再有人手提马灯走在街头或山道弯弯，或赶路或等待，或伤怀，也不再有人会在语言中提到它。

停下来，我用符号记下它，或可作为将来某个剧本的道具。

秋　水

秋水，在谁的命运里弯曲？

打开时光的秀颜，这一段，有着金黄的底色，褐红的羞怯与苍白的对望。

仓廪收紧了谷物的狂欢，也关闭了粮食们出走的欲望。

静止的风，静止的山脉，静止的秋水。静止的我的诗行。

谁在秋水里回望？

秋天的深处，端坐着怎样的沧桑？秋天之后还有秋天。

种子已改变了身份。花朵凋敝，蝴蝶飞走，蛙鸣都已献出了绝唱。这水，这秋水，这老去的秋水——一点一点，靠近季节的根部。

不言不语，揣紧内心的悲欢，不露声色。

霜浓。雾重。目光迢遥。

祝福张开虚幻的翅膀，呼唤打通深邃的暗道。秋草做灯芯，秋虫的啁啾点亮灯盏。

灯盏明亮，悬挂精神的家园，照亮回家的路途。

回家。谁斜依门环，将秋水望穿？

（选自《中国诗人》2012年第5卷）

秋　兴（外一章）

陈旭明

季节如一杯陈茶，说凉就凉了。

把手举向空中，调控气候的开关在哪里？往事越界一寸。故乡，头发一样追赶我。如果整个夜晚装进一只鹧鸪的眼睛里，我能掐下一朵桂花，却带不走半截花香。

墨镜外的天空，像岁月的脸。

黑夜如狐，有着白话小说中的妖娆。我不想章回体般严谨的生活，经常且听下回分解。满月，一如菊花在我手上绽开花蕊。我知道，每一个日子，都有花香押韵。

风把一棵树的影子扶到窗子上，月光漫过我刚写下的诗句。一半亮，另一半是凉。不要惊讶，月亮刚刚升起，就引来星星的集体围观——星星还是孩子。

明月若如眉，我就有望乡之眼。

天　空

莫非天空是一种水，像风一样薄？如梦一样冷？

柔软的时间托住它。

在比膨胀的欲望更高的地方，天空遮掩住无数秘密，又让太阳奔跑、星辰复活。

我们只能把天空搁进眼眶，偶尔也想伸出内心的双翼。其实，我们彼此相隔一千座大山、一万条河流，还有无数废墟一样崩坍的欲望。

在黎明，天空，从类似繁殖的微疼中升起。每只飞鸟都是天空的鞋子。那些飞翔的光阴在谁的凝望中逐渐隐隐作痛？

许多人渴望远山采蕨，近水煮茶，用粗茶淡饭喂养爱情，躲进一支歌里纳凉。一路行走，一路用脚印踩疼一个个血色黄昏。跨过一千座大山、一万条河流。风如醉，云已碎。天空，像玩具一样被谁放在手中组装、拆散？

在人身后，寂寞是瓦蓝的。

（选自《黄河诗报》2012年总第16、17卷合刊）

我的乡村（三章）

陈衍强

老　家

老家是我生命的根，和方言的源头。

老家用泥巴抱紧石头的山坡，除了固执地生长庄稼，再也迈不动双脚，我哪怕用雨水磨亮镰刀，也无法收割诗意。

风吹老家，吹落土墙上的石灰，和建设新农村标语的偏旁。

我自从挣脱老家，就仿佛远离山沟的水声，即便抽空携带媳妇和烟酒回去，也仅仅吃一顿父母的苦。然后拉着腊肉，车一掉头，我就把蓬头垢面的老家，甩在乡下。

乡下老人

在鸟儿都不肯飞回的山村，他们即使累得从头弯到脚，也要用剩余的力气，驮着比石头还重的日子，挖松房前屋后的土地，种下今年的打算。

炊烟渐渐稀少。他们就算失去老伴和依靠，一个人守着粮食和无边的黑夜，也不想进城享儿子的福，因为踩着儿媳拖得光滑的地板砖，想吐一口痰都不方便。

走基层

蔡万元是我老家的近邻，我与他一起读小学的时候，以为他

的名字会给他带来财运，成为腰缠万贯的老板。

谁知他视力不好，现在双目已经失明，农活和家务，全部压在媳妇的肩上，就算每天挥舞锄头，也挖不掉包谷地里的穷根。

寒冬腊月，我和同事小潘走进蔡万元家的危房，确实一贫如洗。

由于圈没修好，他家买的两头小猪，只能拴养。被冻死后，乡亲们还戏称是上吊自杀。

可见扶贫不是写诗，除了动真情，还要播撒大量的资金。帮助蔡万元种菜和养殖，才能使他的名字名副其实。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8期上半月刊）

当我成为一棵青草

沉　沙

我的行动悄无声息，

我的来去不让世界知道。

太阳升起来了，队伍站好了。我像是一个迟到者，我悄悄地站在了队伍里，站在了宋庄庄稼地青草与青草之间。

望不到边啊，我站在青草与青草之间，我们的队伍是一支自然的队伍，散漫而谨严，比螺丝钉紧、比梅花报春准时。

我们的队伍从这片不长庄稼只长青草的地方开始，世界有多远，它就有多长。

这是一队望不到边的守望者啊。望不到边，我们的队伍不是很齐整，但我们内在的骨头是一样硬的。

我们漫无边际，天空何其小、时间何其短。

我们的队伍是最长的，流动成一条绿色的河。

也许我们搬不动星星，移不动床榻，在找不到英雄一样找不到敌人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当作敌人，我们要做战胜自己的英雄。

我们的队伍是最短的，只剩下一片枯叶。

我们也许弱不禁风，制止不了世界从没停下的衰落，不能给予渴望飞翔者一只像样的翅膀，

但我们自有我们的痛苦的快乐。

我们的队伍向着春天的方向走去。

我们少于无。

我们多于春天。

（选自沉沙新浪博客，2012年）

瑶山牧笛（二章）

成　春

天堂山

天堂山，仅一个名字，你就背负多少人的梦想？

我不知道这里是否住着神仙。

山顶的小草，或是一朵小花——都在地狱与天堂之间。而今，我在你的峰巅向四下远望。我不知道，高大的你，在日月的眼里，是个怎样的形象。你有四季分明的情感，就像一株天堂山茶，保持一点自己的苦涩，保持一缕自己的芳香。

我没什么可拥有，也没什么可捐弃。我不怕地狱的牛头马面，我不迷恋天使的翅膀。我只想把自己的灵与肉，交给永恒的梦想。

天堂山，让我站在地狱和天堂的分界线上。从天堂山任意一朵怒放的杜鹃，我看见自己在天堂的笑脸。

瑶王屋

它曾傲视群雄，笑谈成败，无视炎凉。

门前曾有多少震颤？墙上闲挂的猎枪，依稀可见昨天的硝烟。沉默的牛角，隐约可闻它的呼唤。早已被火塘熏得漆黑的神杖，表情深不可测。神龛前的香火，若明若暗。

它的一砖一瓦，深藏着多少泪与笑？青山依旧在，百鸟歌朝阳。高翘的檐角，凝固着振翅的梦想。静默的空洞的太师椅，生

动并充实我的想象。瑶王屋，它是企图重温一种威严，还是希望解读一种忧伤？

属于王者的鲜花和掌声，早已化为云烟。万山春色，谁能独占！时光老人，目光依然。

（选自2012年12月13日《清远日报》）

新疆书（二章）

崔国发

火焰山

八百里赭红，在风声的凛冽下，起伏或蜿蜒。

高悬的烈日与彤云，于苍茫的穹空上，熊熊燃烧成一片炎炎的气焰。

热浪翻滚：一条狂舞的火龙，腾起贫瘠的盆地一页壮烈的章回。

西域佛地的奥玄。猴王的金睛火眼，在道道冲沟之上，释放出一缕缕炽热的青烟。

血液灼沸，火舌撩天。

焦渴的那匹白马在哪里？

一柱凌空的拴马桩，在哪里？

铁扇公主的芭蕉宝扇，又在哪里？

疾飞的鹰隼，它那被折断的翅膀，于突兀的脊骨上钩深致远。

雄性的火焰，永恒的火焰，凝固的火焰。

神奇而沧桑的基岩，裸露或龟裂成一种原始的洪荒。

纵横的裂隙，弥漫的浓烟。

惟有那一面赤褐色的山躯，在历史的风化中燃烧成眩目的光彩。

惟有那地气升高，热风习习，文明的火种瓜瓞绵延。

地阔路远。比远还远的是火焰。千年的山势，蛇一般逶迤，

曲折，缱绻……

葡萄沟

轻启唇齿，品尝九月里最甜的吐鲁番。

最甜的吐鲁番，总是一次次的，被关牧村的女中音唱得稔熟。

藤架上的阳光，撑开了五光十色。这一回，阿娜尔罕的心儿真的醉了。

铺绿叠翠，泉流溪淌，深及维吾尔人血脉的一串串芬芳，渗透灵魂的沟谷与梦想。

衣裙鲜艳的吐鲁番，容貌娇美的吐鲁番，水灵灵的吐鲁番，翩翩起舞的吐鲁番。

马奶子、喀什哈尔、无核白、贝加干、琐琐……一个个赛过珍珠玛瑙的吐鲁番。

满沟丰腴晶莹的葡萄，满沟鲜绿透亮的姑娘。

承受着来自天山雪水的滋润，饱含清澈与透明，心中的热情在时光的肉里生长。

藤蔓交织，树影婆娑。一嘟噜一嘟噜的穗果垂挂。

沉醉的身心里，尽享斑驳的绿风与清凉。

那曾让多少人神魂颠倒的沟谷，

那些干净清纯就像维吾尔古丽们一张张笑脸的葡萄，

那闻一闻葡萄的气息就令我清雅灵动心旷神怡的吐鲁番，

一种被阳光炽热的抚摸之后，就留下光和热、梦与真、甜与美的葡萄沟啊！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1期）

黄河太极，为爱潜伏（外二章）

丹　菲

为什么要在这里滞留，为什么要大幅度地弯曲自己的身体?

弯曲自己后，仿佛是降低了。

以至低到不是我自己。我必须以一种完全的疼痛毁坏曾经的骄傲。

一湾黄河水，成为贫瘠大山深处的旖旎风光。

他为爱潜伏。

因为爱而幽蔽。

灵魂中那些奔腾的雄狮、戏耍的猿猴，以及野花、卵石都随波逐流，匆匆抵达大海。他不同，他选择了缱绻。

碧水构成的乾坤，微缩的小宇宙。

上帝内心的一颗泪珠。

他，将隐形的她怀抱其中，展开自己气定神闲的姿态。

一呼一吸，连小草的睡眠都不曾惊醒。

雁门关
——只与一种候鸟有关

灯火通明，大道平坦，时间釜底抽薪，曾经的关隘虚坐山脊黯然神伤。

穿过五千多米的雁门关隧道时，速度赋予我轻蔑的力量。历史瞬间失语，它以模糊的面容徐徐上升。

中原的北部顽疾，朝代的黑色疮疤。无数次占领和失陷，将

军的钢铁意志和虚弱肉身。长期争战和短暂交流。所有细节被照亮分解。

山峦绵延，残存的砖石正努力收回自己的影子。

广袤的土地上空气清新，植物茂盛，人口繁衍。不宜学那个雁门太守壮怀激烈，也不必仿诗人李贺多愁善感。

白云悠悠，蓝天从来就辽阔。

雁门关，只与一种候鸟有关。

雁门关内外，都是我的家乡，我的省。

广武城

——曾经的兵营做了村庄

长城脚下，曾经的兵营，做了安居乐业的村庄。

黄昏，羊群回来了，披着橘红色余辉，穿过西城门，耳朵上佩戴着个性的耳环。它们是寄宿在羊倌家的留守儿童，相互温暖相互嬉戏。

登上十米高墙，我像个刚刚上任的巡逻兵，没穿透远方苍茫，只看到城内炊烟。

这城墙环抱着的村庄，穿着旧铠甲的村庄。易了主人，姓名咬定不改，万一有人在时间深处呼喊，它们或可一跃而起，冲向沙场。

新生草叶探头在去年高大的荒草丛中，城墙似几何图形的山脊。我轻放脚步，试图以万分温柔，软化那颗粗粝之心。

夜幕很快降临，羊群安静，灯盏亮起。

让我先为你跳一节胡旋舞，再举案齐眉。

（选自《散文诗》2012年10期下半月刊）

虚　空（二章）

邓　杰

大树的虚空

大树倒下，天空中留下了虚空；老根朽去，地底里留下了虚空。

然而，森林是又一种生死场，它的枝柯隐藏着无数的种籽，生命的契机蛰伏在树洞、石隙和裹着厚冰的草叶下。

一棵大树倒下了，可是它的影子在原来的天空中旋转，仿佛在寻觅一种虚空……只有盘络纠结的根须知道，这棵大树倒下了，伟岸消失了，却又让身边的小树变得高大，又让小树的枝柯充实一种虚空。

这时候的虚空是再生的虚空，等待再生的到来。新的根系，在朽根留下的虚空中重又萌生。

水乳交融的虚空

果实居住在种子的虚空中，花香居住在花蕊的虚空中，音乐居住在旋律的虚空中，诗歌居住在缪斯的虚空中……一切水乳交融的虚空，使所有的存在彰显着无比的活力和生机。

面对这个顺理成章的世界，每个生命都有自己合理的虚空，庄稼在其虚空里长它的庄稼，果子在其虚空里结它的果子，牛羊在其虚空里肥它的牛羊，蜜蜂在其虚空里酝酿它的蜜汁，萤火虫在其虚空里点它的萤光……

面对这个顺理成章的世界，我感到我是一只鸟，我经过的每一寸天空都充满唯艰的虚空。

我感到我的飞翔离不开苍穹中的虚空，我生存在虚空里，我是这浩瀚虚空里的一部分，我的瘦弱的言辞在虚空里久久地发光。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0期）

你在高原

杜　青

1

高原雪厚，白的玉米地，白的高粱地，白的黄土地。从羊羊坡到塞上村，一个人，深一脚是脚印，浅一脚也是脚印，数十里风雪穿行。去年这样，今年这样，这光景大概还有好几年。

年迈的父亲母亲，从塞上村迁至羊羊坡，残年远离嘈杂，躲进渺无。与其说雪埋过了门槛边上，不如说黄土已经堆到了他们的脖子上。

2

幼有所养，老有所依。人世间美好的愿望，让你一次次不知疲倦，从北到南，又从南返北；上坡坡，下沟沟，又上坡坡，又下沟沟，为人为子，志在孝道。

风雪一下数十年，一个人的脚印遍布南北，冷与暖，惟心自知。多少次，你想结束这苦累，可是你的生命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利说走就走。

3

到更北的地方去，只是为了生计么？隔三差五回窑洞，孝道就在这不敢割舍的亲情中。那儿是家，是灶堂里幽幽的火牙，在

到处冰冷的时候，给你微微的温暖。

你局限在北方，或许你要寻找的灯盏在更南。于是，好多年，好多年，你依然一个人在风雪中穿行。曾经对着空寂的大地咆哮，但谁听得见啊？

冰冻三尺，非止一日。绝望了，颓废了。只是，只是你没有权利放弃。要不然，你就没有今天。

4

感谢所有蔑视过你的人，感谢所有欺骗过你的人，也感谢所有用怀抱收留过你的人。你坚强地，健康地，胸襟广阔地，像一匹驰骋过疆场的千里骏马，来到南方时，你就这样在心底默默地感念。

心中的灯盏，就像雪莲一样，开在内心高洁的住所。你还要坚持对吗？南北穿行。你还要恪守对吗？世间孝道。你还要梦想对吗？相信远方。美好的，圣洁的，不朽的远方。你的爱人在远方。

5

一个人，掌着心灯，在风雪中穿行，深一脚是生活，浅一脚也是生活。去年这样，今年这样，这光景大概还有好几年。

（选自《闽都文化·海峡诗人》，2012年第3期）

月牙湾（三章）

方文竹

历史名人街

作为步行街的商贸繁荣的甘心街成了文化街，两边矗起了或当地或任职或客居的几十位历史名人宣传牌：谢眺。梅文鼎。梅尧臣。包世臣。李白。白居易。杜牧。朱熹。范仲淹。沈括。苏辙。文天祥。贡师泰。施闰章。梅清。石涛。洪亮吉。张大千。胡宗宪。胡适。……他们有的皱眉瞪眼，有的一脸沉思状，有的昂首天外，有的在开讨论会，有的讲解，有的一点也没有居功处傲的样子，一直不肯入睡，仿佛在破解市长的招商引资之难题。

这些生前孤独的人不寂寞了，迎接他们的是……车水马龙，奇装异服，热气腾腾的麻辣烫，情恋男女的鲜红舌头，江湖骗子，牙医和风水先生，苏浙沪考察团，青楼女子已改称性工作者。

我来到一家木器店里，看到：小小蚱蜢舟。桨叶。孙悟空偷蟠桃。神农氏。佛塔。红色枭。断头台上站着刽子手和厉鬼。……朽木在做着它的雕刻，人间在唱一支永恒的歌。

到了如今朝代，他们还是不肯放松一下，娱乐休闲一番，或到KTV包厢歌舞一场，或去约会一下女秘书，或上敬亭山学李太白独坐……而是定格那里，不吃不喝，不苦不累，接受着万人注目礼?

“活人怎么活在死人的世界里？”

“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留白，千年梦影，万马奔腾，时间的神偷看见了这一切！”

“这个城市里，一边醉生梦死，一边还在招魂。”……

可惜陶潜县令不在，他到这儿，准会邀请这几十位同道一起到南山之下，茅屋里共饮，山野上采菊，田园上耕种……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8期）

与一只蝴蝶对坐

在命运的一级级台阶上，春风吹着。

以飞翔代替星象，仿佛一颗激动的心，将她领回。可是，现在她不飞翔了，停顿在那里，是一团静默的色彩。

天很蓝。水流若奔，宛溪河畔的十三路火焰的队伍，飞扬的烟尘不息，天天乐超市的一万种色彩，……赶不走她。对岸的火车，在生活的订单里轰鸣不已。

这一小滩唯美的粉沫，我不忍抹去。

我知她。她知我？或许，相知，对望。

对坐。悠闲的款式，似将万物缝合（暗中细针密线啊）。一个人，孤单的，扇着自己的小小的翅膀。这有毒的美人呵，时代需要你来疗伤。

对坐。像一段隐私，白纸黑字地写在这里。这飘逸之神，洞穿了多少人世的铜墙铁壁，我读不出这千古之谜。

对坐。袖珍版的妄想症呵，在一个下午的时光里，让我形销骨立，灵魂归来。

在命运的一级级台阶上，春风吹着。

当我爬到顶层，终于，看到了一只精灵的浮世之美

——压着的一丝叹息，松弛下来。

君子兰

金银色粉粒纷飞的阳光下，一盆君子兰在甘心街闪动了一

下，再眯眼一看，不见了。

莫非一个美人？一个意念？一行诗句？一个精灵？一个幻觉？……她在寻找一角土壤，或某扇心灵的暗门？在这熙熙攘攘的月牙湾，此刻，我是多么紧张：她的叶片在风中布置命运的动静。

一辆警车呼啸而过。宛溪河面上船的人笑谈戒律。南效拆迁户在敲打城市的肩胛。老魏为小孙女上东幼费伤脑筋。……呵，君子兰，你的画面一闪，击溃了此刻全部的堤坝，仿佛一世的美德，来自一个温暖、洁净的春日的山野。

“你这个完美的敌人！在人世，你还没有启动你的全部感官……”一天，一个惊悚的声音警告着。

在米兰1号会所，遇上一位来自故乡江北的女孩，名叫小荷，清纯的一笑，出污泥而不染。——莫非是你的精变？

近观友人吴小亭的一幅中国画作，呵君子兰，青翠欲滴，神超逸气。——莫非你开到了这画面之上？

我遇见一个磨刀的人，动作从容，磨好之后抚琴歌唱，恍惚中我看见琴弦上的君子兰在怒放。

刑满归来的贪官老包在一次酒兴中谈到，八年前东窗事发时与他相好的五六个女人一溜烟了，只有一位经常去看望他，她的名字叫“君子兰”。

“骗子满街都是。”搞传销的二楼李二黑对我如是言。霎间，我想到：这千变万化的君子兰，哪一朵是真的，哪一朵是假的（君子兰的化身和幻影）？……我被她蒙得团团转。这另一种欺骗，美丽的骗局呵，是一种必要的滋养！

（以上二章选自《伊犁河》2012年第4期）

焉支雪（三章）

干海兵

单　于

时间的灰烬，炽烈的白，远山遁去，那冷的鹰笛劈开河西走廊，呜咽的血，似马蹄，似弯刀，似尖锐的炊烟。

前世，我有一匹良马，有帐篷中呻吟的玉佩……

那些风，将每一颗迷乱的星子吹向高处，浮云牵着我的斗篷，我的蜿蜒而去的爱情，在胭脂上溅起了回声。

两千多年了啊，那些受伤的石头还在奔跑，骆驼刺还举着利剑，雨赶着雨，雪掩着雪。

雪，浮动起历史的沉船，把锈蚀的山河还给遥远，还给虚空。

那一缕洇洇散去的胭脂，因爱而如迷路的箭簇……

每一次的回望，柔软而锋利。

小黄马

小黄马在无边的白上飘去，省略号延伸着雪……

空旷的戈壁，失踪了的人群没有回来，道路——如果有道路，那将是她飘向天空的无影无踪的头巾，有一些温润，有一些寂寥，有一些期待。

雪落无声，远处的祁连山回荡着月亮的马蹄，八万里的西域只有一只云雀，一灯如豆。

每一个吹笛人都远了，每一个单于的女儿，一段清梦。

小黄马在每一羽睡着的雪上飘，四野茫茫，从张掖到酒泉，从玉门到嘉峪关。从昨天到今天。

河西走廊

高车呢，芨芨草呢，骆驼客呢
风呢，一去无音讯的楼兰新娘呢，雁阵杳渺
鸣镝划向最远的星辰

雪从中原来，裘衣滴落长安的灯火，那些汉的马，胡的马
天的马，在一千里的伤口上闪烁

漫天飞雪啊，独行者凌风而舞，一只玉箫让疲惫的山河起伏，而那些扬长而去的刀和剑呢，那些骨头的酒壶，那些落叶一样碎裂的烽烟呢……

大地啊空无一人，似曾来过的只有月亮.

月亮，月亮，为河西走廊披上的白的衣裳.

（选自大江网络诗歌，2012年）

露珠里的花房

高咏志

红　烛

日在为你的昼描金，月在为你的夜镀银。而我只在你的生日，等你。为你捧一颗红亮的心

石　头

石头也是头，为了六根清净它戒掉五官。石头表里如一，打开它，里面还是石头。要跟石头做朋友，必须足够硬，才能碰出火花。

优秀的锁

一颗心只能装一个人。被一个人占领的心，是一把优秀的锁。钥匙，攥在里面那人手中……

孤　独

孤独是一根木头。在水中它坚持内心的干爽，拒绝下沉；在火中它保持水分，抵御烈焰的追杀。

（选自高咏志新浪博客，2012年）

一面墙

鸽　子

1

一面墙，横亘千年。

一面墙，绵延万里。

谁砌起长长的墙，谁堆起厚厚的墙。

一面墙立起来，把此和彼分开，把里和外撕开。

一面墙立起来，把警告和禁止立起来。

一面墙立起来，把完整剖开，把血肉斩断，把冷漠树起。

2

立墙的人，时间长了，自己就成了墙的一部分。

立墙的人，立着立着，就把自己砌进了墙里。

立墙的人，把墙当成茧，挡住别的同时，也把自己深深地封了起来了。

3

我曾久久、久久地面对一面墙，那上面，有呓语、有谵言，有呐喊、有呼唤，有诘问、有追寻。那上面，有故事、有传说，有风的奔跑、有火的号叫，有无尽的思绪、有飞扬的哲思，有禁锢的魂魄和无法破墙而出的心灵。

我曾面对一面墙，看着看着，我失语了。看着看着，我退不出去了。

墙是一本书，我读不透，我看不穿。

墙是一条路，我走不完，也走不穿。

在墙和墙的影子里，我只想深深地祈祷：让阳光进来，让墙倒下。让墙倒下，让天宽、地阔、路远！

面对一面墙，我只想努力着，努力着让自己回到自己。让自己和自己、自己和别人、自己和世界之间，永远没有墙。

4

路立起来就是墙。

墙倒下来就是路。

路上的墙，时间长了，自然就倒了。心底的墙，时间长了，越加牢不可破了。

心中有墙的人，人生处处都被墙包围着。心中没有墙的人，脚的道路宽又阔。

站在路和墙之间，有的人成了路，有的人做了墙。

5

幸福的路上万紫千红，幸福的远方海阔天空，幸福的生命没有高墙！

我向往没有墙的人生。

我渴望没有墙的生活。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11期）

旷野无边（外二章）

耿林莽

落日似一面铜锣，在地平线做古典式庄重的告别，
沙沙之声，有风擦边而过，向旷野的深处走去，
旷野。旷野无边，在迷雾中收缩，漂浮。
黑黝黝的原始森林，山峦在其间潜伏，幽灵的脚步，渐行渐远。

忽听见鼓声隐隐，唢呐的呜呜，
“奥奥”，有人在唱歌：“奥奥，你问我要走向何方？”歌声沙哑，反反复复。
“奥奥，我已经走到了旷野尽头”。
歌声裹着迷雾，更显模糊。

隐约间，我看见了白垩崖的残躯，似野兽的牙齿，已残缺不全。
它的周边，散列着高高低低的墓碑，坟茔。
生与死在这里切割。死亡，便是旷野的尽头么？

我听见铁锤敲击石块的声音，空空洞洞，响成一种节奏，
老石匠在雕刻墓碑，为石头镶一道最后的花边。
他不说话，只管埋着头敲，敲出了一片弥漫的粉尘。
在他身边，散列着高高低低的墓碑，坟茔。

我弯下腰，从蔓草中折下一枝野枸杞。编成红玛瑙似的珠串，放在墓碑的前面，

这是死者鲜血凝成的火花，辉煌，明丽，闪闪烁烁。

生命便是如此无尽止地轮回着。

旷野无边，永远找不到它的尽头。

鸟

一只鸟在什么地方，呼唤。

呼唤那雾。

山是绿色的裸体。雾的飞行薄如蝉翼，

环绕着山，环绕千树万树，寻觅那一只

被弹丸击中的

鸟鸣。

一千年过去，两千年过去。

只有一缕缕无声的薄雾，在飞。

飘着飘着的，是这些

无声的羽毛。

不是鸟，

听不见鸟鸣。

颤　栗

风从安徒生的童话里掠过。风将最后一根火柴吹灭的时候，颤栗的不是火焰，而是

卖火柴女孩纤细无力的手。

寒冷是弯弯曲曲的小河，环绕你周身无所不至。
包围你又暴露你于广漠无垠的旷原之野。
颤栗：颤栗是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孤独。

饥饿。岁月的饥饿因一种狂热的嘶喊而快速蔓延。
捧不住一只空碗的瘦瘦的手指，
触不到那碗边的失血的唇，
在抖。
颤栗因季候风的传染，成为了流行的病症。

那年，高音喇叭特别卖力，昼夜不停地在叫，在吼：
“横扫一切……”

被剥夺了“人籍”的“一切”，看不见他们的嘴和眼睛，只见弯弯曲曲的脊背，跪着，规规矩矩的排列。

他们身后一株枯黄的小草，因恐惧而偷偷地颤栗。

（选自《青岛文学》2012年）

西湖：春天没有尾声

桂兴华

如果，春天有了尾声；
就没有久候梦幻的少女，比白玉般的路灯更加虔诚；
就没有被柔柔的柳丝拂着脸的石椅，成为情诗中的又一行；
就没有穿越柳浪的，阳光下络绎不绝的缤纷；
就没有包括许仙、白素贞在内的所有令人回眸的冷艳；
就没有银子般幽静的月光；
就没有月光下与湖水一起不断流动的混声合唱；
那西湖，该是多么孤独！
那西湖，就不会缓步在岸边的一声声赞语之中了！
湖面，就会凝固成一块古怪的石。
因此，围绕过来的轻盈啊，请不要告别！
与每一朵桃花媲美的笑，请不要隐去！
如约和不如约的明媚，请一次次涌动！
湖中的第二群孤山，正含着激动的泪花，
向苏醒的黄莺们传达楼宇亭阁间不会了结的希望。
继续吧继续，祝福延长了四月的苏堤和断桥……

（选自2012年7月28日《湖州晚报·南太湖诗刊》第2期）

儿时的黄桷树

郭从远

在儿时的记忆中，黄桷树是最亲近的。它像爷爷一样，用满树的绿荫庇护我成长；它像婆婆一样，用万千绿叶装点我的童年。

在烈日炎炎的正午，我躺在它的树荫下，沐浴着阵阵清风。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我坐在它的树荫下，勾勒我美好的梦想。

我最喜欢坐上它裸露的树根，双腿放在它赖以生长的岩石上，看嘉陵江水流向远方。

我最喜欢爬上它的树杈，两手攀到更高的树枝上，体验攀援的欢乐。

当我们搬离旧宅时，黄桷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目送我们，风吹树叶那飒飒的声音，仿佛是在哭泣。可是高兴的我却根本没有理会它，就奔向了我在城里的新居。

没想到，我这一去就是十万八千里，远离故乡，远离亲人，远离了黄桷树。

岁月在我脸上刻上皱纹。

风雨把我的梦想吹老。

年过花甲，我才回到儿时的黄桷树下。

它满树新叶，依然扎根在岩石上，依然面对着嘉陵江。

风吹来，它轻轻歌唱。

雨打来，它晶莹透亮。

我久久地看着它，抚摸它，拥抱它，热泪盈眶……

（选自2012年11月12日《伊犁晚报》）

红薯秧（外一章）

郭　辉

酥油似的小雨，无声无息地下着，不意之间，就润湿了早春。

栽种红薯的好天气，说来就来了。

山土呵，变得蓬松而又柔软，像是一只巨大的乳房，充满了母性的气息。

一把把短短的三角锄，鸡喙似的，啄开泥土，那一片一片稍稍带了一点锈味的铁，分明是触到春天的神经了，发出来一些轻微的颤栗。

挖一个小坑，栽一棵薯秧。

这些无根的苗子，一植入土地之中，就活鲜鲜了，就生龙活虎了，就与土地融为一体了，就迫不及待地，张开了生命全部的触须，拼命吮吸着土地的乳浆。

这些水性的小女子，是心甘情愿地嫁给山地了，会默默地爱着，默默地受孕，默默地怀胎。

一旦结果，就会轰轰烈烈，结出壮壮实实的生活！

油茶籽

还是在去年深秋，开的花，洁白洁白的花。

谁结果子，会有这般艰难呢？从隆冬，一直孕育到苦夏，才在绿色的摇篮里，一天天成形，一天天长大。

兄弟姐妹是这般众多，圆圆滚滚，密密匝匝，压驼了千树万

树的枝桠。

可刚刚熟悉了母亲树，还没有亲够热够，又要离开了。要到山下的油榨房里，去受压，去被榨。这壮丽的献身呵，这神圣的捐躯呵。

没有遗憾，没有泪花，只一颗一颗地粉身碎骨，一点一点地挤出心血，去润泽天下！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6期下半月刊）

听　石

古　筝

那里，有块岩石，它，便是我
来世的摸样。来世，我将以石头呼吸的方式存在，畅饮阳光，雨露，光线
我心平静。
没有记忆，没有欢爱，没有悲恸，也没有
生老病死。

我将不再与时间为敌
不记得在前世短暂的华年中曾遇见谁，爱过，恨过，哭泣过
不记得尘世的秩序，和一切是是非非。也不记得
我曾是水做的女人，每粒毛孔中
都注满春天连绵不绝的雨水，在江南
水像我，一样柔软。

今生，我羡慕石头
坚硬，坚强，无肝无肺。不为任何事
任何人，流一滴泪。
作为石头，无须为人类的苦难和疾病发声，仅以旁观者的姿态，一个沉默的智者
倾听自然的天籁之音。尘俗的冷暖
与一块石头无关。

一块石头，似乎
没有生命，没有思想。但它可以同日月一样长久
旭日，月光，溪水，山风
年复一年从一块石头的身体上宁静安详地流过
低吟浅唱。

今生，我，无法
修炼成一块顽石，即使，心如止水
我唯有祈求
来世。啊！为何我生来不是
一块岩石？

哦，原来，尽管我不是石头，原来我已被一块石头的思维同化，一块石头在我体内
和我是一体，它一直在我灵魂中，在我多变的梦境中
凝视我，倾听我，追问我，并，使我，明白
淡定的力量，笑看巫山云，荣华富贵
世事变迁。

（选自古筝新浪博客，2012年）

花舞人间

海　梦

飘飞的花裙，旋舞在金川峡谷，仿佛东女国女王转世改妆而来。一个骄傲而浪漫的女子，统治一个神秘的古老王国，梦一般美丽，谜一样传奇。你早已消隐在遥远的时空，如今为何而归?

看雪与娇花相恋，金川分外迷人。山也是花，水也是花，人也是花，阳光和空气也跳跃着花的芬芳。花的世界，花的山山水水，养育出一代代英雄儿女，名铸千秋。

御碑亭记载着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文化；中国碉王把嘉绒儿女的气节和尊严，写上高高的蓝天；观音桥架起世界佛文化的桥梁，虔诚者不辞拜断千里征程；革命红军用热血染红的金川枫叶，如红旗飘在人们的心中。“情人海”中那一摞情书千年不朽，闪烁着真正爱情永恒的生命……呵，这一切雕塑出金川的富饶、神奇与美丽，把你从天外吸引。

水光山色，映着一张张幸福的笑脸，金川儿女打造阿坝江南，壮志凌云。手挽着花神的胳膊，一路欢歌漫舞，正向梦幻中的现实飞奔，金川河像一道闪电，划开历史的迷雾，载着流金岁月在人们心中延伸，延伸……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5期）

小镇情态（外一章）

韩嘉川

下午五点钟，我走过坝子。

天空洁净，甚至没有银杏与老槐。

老人依偎在木屋的板墙上，木屋的梁柱与往日一起坍塌了。

晚上七点钟的天空依然很亮，是太阳的余光磨砺着山尖。

虚拟的钟声从湖边升起，悠悠荡起的波纹，皱褶一样一波一波向岸边的道路探访。

树木满载着岁月的哀伤，向河流倒去的瞬间，鸽子停止了呼吸，甚至风和阳光也停止了呼吸，任时光颤抖不已。

夜晚九点钟，银杏与老槐树的晕眩，滞留在坝子上空。老人依偎着树木最后的温暖，苍山倒在脚下的时候，坠落的方式，如同生命的全过程。

难眠的耳朵，沿着伤心的旧梦，开始遗忘，情节与人物，还有雨留下的青苔的足迹。

人们围着小吃摊儿相互叫嚷，声音像松鼠一样的小兽四散了开去，逃匿在夜的尽头；语言的碎屑，泛起了啤酒沫。

鸟儿从耳朵里飞出了的黄昏，合唱团小兽一样四散了，声音在桌椅的纹理中，干缩。

养一条猎狗

是该养一条猎狗的，在熊出没的地方，你想。

追逐童年的风声抚摸青春的雨滴，确是需要一条好狗的。

你想。

沿着一条有摆渡的江水，循着往事的气味儿，寻找星月下乡村的影像。你想。

让镰刀与青草与篓子与次生林的野果，与山崖上折断苜蓿的气息酿制的黄昏，炊烟扭动着原野的腰肢，让泥黄的太阳在西墙上涂一层暖洋洋的日脚。你想。

是该养一条猎狗的，在鹰隼出没的地方，抑或山巅抑或谷壑。

马的四蹄踢踏着洪水冲刷过的河床，折断的弓弦暗哑着搭在思考的枝杈上；

包谷的牙齿啃噬着饥饿的秋天，金黄的叶子在腐殖质上铺展陷落与增生的念头；

斜插在林阴深处的阳光的足迹，延伸着往事的线索，浑浊的沼泽地令种种胚芽肆虐成了情绪的湿地……

山柴蓄积着一汪温暖，在一个无月的夜晚，黑暗降落为掩埋记忆的雪；

老树悄掩着一幢木屋，在一个童年的梦里，年轮的藤蔓纠缠成故事的踪迹；

岩石蕴含着河流的波纹儿，涛声的影子溅起时光，溅起层层高原的回响。

是该养一条猎狗的，在太阳出没的地方，在晨昏的栅栏里。

牵牛花绽放了露珠的思想，窗子的目光丈量着街巷湿漉漉的距离。

麦色的裙裾与草帽让夏天丰腴白皙，光线的气息不一定认识每一条回家的石板路。

涎笑垂挂在长檐下，轻佻的风雨隔着落地玻璃流泄，下午茶弥漫着蚊虫方言一样的切切私语。

是该养一条猎狗的，在城市森林里……

（选自韩嘉川新浪博客，2012年）

棉质的（外一章）

韩若冰

我不叫你亲爱的。

亲爱的，是个洋词，是聚酯纤维。我叫你郎君，你是棉质的。

床布，是棉质的；被子是棉质的；睡衣也是棉质的，我从容地放弃了丝绸的奢华，以及蕾丝的妩媚，我也要做你的棉质的娘子。

棉质的后半生，闲适而恬淡，隐于闹市。

三颗蚕豆，两把油菜，一杯酒；

五颗棋子，七弦琴音，半盏茶；

好吗？我们就在今夜说定。这是棉质的夜，不是丝绒的也不是腈纶的，一阵轻微的雨，就湿透，这棉质的夜。一小把力气，就揉皱了，这棉质的夜。

失　眠

我和街灯一起，失眠；我也和今晚的月亮一起，残缺。

我素面对着白纸，白纸却透出腮红，白纸却散发胭脂的香。

我深陷一把藤椅，深陷一个绿檀木的怀抱，深陷一座灯火璀璨的城市；

突然发现，我丢失了所有从家园携带的行李和星空。

安眠药，无法闭合我双眼的找寻

我看墙壁，除了那幅安静的《拾麦穗者》，其余画面全躁动不安。年少的我，失散的亲人，流走的光阴，故乡的消息，奔涌而来……

奔涌而来，无法阻挡。

用紧闭的门窗不能，用三尺白栅栏更不能，曾经以为的那些忘却，其实一直，未走。

藏在云层和大气里，也藏在雨里，雪里，更藏在暗夜里。

不需要任何提醒。只那一缕不寐的柔光，所有的一切，

会从壁灯的眼神里，泄露并飞快地，写满四壁。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6期）

悲情城市（三章）

郝子奇

出租城市

出租吗？出租……

奔跑的车子，无法奔跑的高楼；暴露着沧桑的手脚，无法暴露的时光。

都在出租。金钱的风暴，吹着，吹着，掠过了所有的街道。一切，都在风暴中变形。

美丽的青春，已经不再美丽的微笑；高贵的尊严，已经不再高贵的灵魂。都在出租。欲望的浮云，很厚，很厚，遮蔽了灿烂的阳光。一切，都因了阴影忧郁起来。

在到处出租的城市，除了孤独（孤独总是无法租出），已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缕风，一片阳光，一朵花，一个微笑，甚至一滴泪水。

啤酒的泡沫，泛滥如海，淹没了青春的桅杆。

进口的香水味道，很浓，烟一样笼罩了街道的风。

乡下走来的吆喝，已失去了乡音的原韵。叫卖的人，失去了故土，却无法获得城市。

毫不蔽体的暴露，扭来扭去，把长街的目光拧成了绳子。摇滚乐，总在深夜响起，起起落落，粉碎着已经很少很少的宁静。

病狂，宣泄，扩张，一直在涨，在涨。

出租者在偷笑吗？不知道，表情常常可以出租。

城市的风在吹，在吹，吹不落欲望的树叶，吹不灭贪婪的灯

光。只有阳光和月色在陷落，陷落……

是谁，彳亍在得不到夜晚的街头，穿越出租的喧嚣，发一声呐喊：请把夜给我，让我释放思想……

高高的楼房

孩子：爸爸，我们能住进楼房吗？

父亲：能。你长大了。

低矮的小屋，昏暗的灯光。残旧的饭桌上，孩子撕下一张作业本上的白纸，画下一座高高的楼。用童年的激情，拂动着那层淡淡的薄帘，点亮了渴望很久的窗。

（楼房上的灯光，正灿烂着，很远、很远。）

城市。楼狂如海了。

（那个孩子呢？还在岸边，忧郁地看着风景吗？）

海的风暴，吹着，吹着，席卷了每一个角落，淹没了那些飘着稻香的田野。那些都市的村庄，一片片在海中隐现的棚户区域……

那座孩子守望的小屋呢？还有和小屋一起在风暴中飘摇的房子呢？成为大海中丑陋的礁石，忍受着创伤，无语。

童心在海水中失落了。只有不肯沉没的渴望，还在守望着楼的脚步。楼在奔跑。奔跑的高楼，已让气喘吁吁的守望者，流尽了最后的希望。那张白纸上的描绘，还在墙的一角。岁月在已经暗淡的颜色里长满了胡须。正如孩子的脸上，已爬满了渴望的垄沟，很深、很深。

（还没有长出微笑吗？）

孩子：爷爷，我们能住进楼房吗？

老人不语。

一张很美的印画散落在破旧的小屋前，精美的楼房画面上山水相宜。绝版地王、财富热线正在上面作疯狂的舞蹈。

低矮的棚户小区，夜色沉沉。

孩子看见，自己渴望的那些高高的楼房上，灿烂的灯火燃烧着，正从爷爷苍老的泪水中滴落，滴落……

早班地铁

许多的梦还没有醒来。

幸福，或者痛苦，有的碎着，有的继续，更多的，在刚刚点亮的车厢拥挤着。

灯光。惨白的手掌。在匆忙的速度中，擦拭着这些贴着夜色的脸。

苍白的脸。冬季的颜色。细深的皱纹，这些生活的垄沟，还埋着田野的疼痛，或者机器线上的锈斑。

抹去没有醒来的夜，这些苍白，在省略了艰辛之后，仍然落在菜市，咬着牙齿的机器旁，破旧的小店，或者正在疯长的工地，续写房子的首付，就业的奔跑，疾病的忍耐，还有孩子就读的学费……

紧张的脸。地铁的加速。昨天绷紧的肌肉，还在扩张着匆忙。挤进高高的电梯，打卡机正在跳动着最后的数字。

跑进庄严的楼层，上级的脚步就要踩到准备的影子了。趁看夜色，还可以想一想今天要遭遇的检查，是不是一场形式的风暴。

夜色退去后，阳光照亮的楼市还在涨，水费、电费、油费，甚至那一片含着基因的菜叶，一块被瘦肉精苗条的猪骨，都在涨。膨胀挤压的脸，越来越紧张，像是逃犯，正在命运的早晨抖

动……

疲惫的脸。夜色的散落。刚刚逃离流水线的敲打，麻木还在脸上痉挛着。

漂泊的吉它，流动完无奈的音符，在早晨，逃亡到夜的状态。

更倦的，进入梦乡了。或者，夜晚的醉意还没有醒来，曾经的亵渎，还在嘴唇沉默，涂着春春的眼影和唇膏还留着燃烧的欲望。但从夜色中逃出的欲望，已疲惫之极。

希望，或者幸福的脸色呢？炫目的广告正在掠过。

那是一扇亮窗的明媚，正在艰难地闪烁。

一枚钉子的深度，还没有找到扎根的理由。

一声清脆的铃声，还在梦的红领巾上滑落。

那是一枚图章的红印，渴望覆盖的名字，还在列车上等待……

许多的梦还没有醒来。

醒来的，被灯光划过。有的碎着。有的，还在继续……

（选自《河南诗人》2012年第3期）

承诺书

何吉发

1

你不用担心，你一直根深蒂固在我的心里，如果我不把你拿出去，谁也无法挤进来。天空辽阔，它装满的蔚蓝始终不变。江河源远流长，没有暴雨来临，你看似平静，其实静水流深。

不是跟你反复强调过吗？曾经的承诺依然是金子，不会生锈，无论在阳光下，还是深埋在尘土中，它都怀揣一颗闪闪发光的心。这么多年来，风来了又去，雨下了又干，只有茶花园还在，那一个个藏在季节深处的花蕾，只等春风一声温暖的呼唤，它们就会一朵一朵地开，那种开，疯狂得谁也无法阻止，那种香嚣张得谁也无法捂住。蜜蜂来临，它的喜悦就是我的喜悦，它的沉醉就是我的沉醉。我就是那个坚守的园丁，即使夜深孤寂，枕着花香入眠，也会睡得那么安然，那么甜蜜。

2

其实不需要任何保证，你在我心中，和我在你心中一样牢不可摧。世事变幻，一些山河旧了，一些花草凋零了，天空一直蔚蓝如新，即使夜晚涂黑了世间，第二天，红日冉冉升起，我的眼里依然晃动着你的身影和笑脸。

镶嵌在一起的心和岁月，就像一环一环紧紧相扣的锁链，如果你舍不得打开，我也不会舍得离开。已经习惯了你的一切，明

明知道茫茫人海中，不会有你的踪迹，我还渴望有一张脸，回眸一笑，露出你的芬芳和气息。

不要疑惑，曾经的承诺已中了魔法，不用去想，也不会遗忘。时光荏苒，苍老的是时间，你的声音和欢笑，时时刻刻伴随我，就仿佛空气，阳光，面包和水分，成为我生命重要组成部分。

（选自《淮风》诗刊2012年第4期）

汽车在奔驰，狗在叫（外一章）

贺学群

汽车在奔驰。

狗在马路边，狗抓到一只耗子，狗很自豪，很有成就感。

狗横过马路。一串叫声从车底奔向车后，后半截压进马路。狗想拉动身子，可是路很沉。

汽车在奔驰。汽车把走过的路丢给半条狗。

狗只有叫，把剩下的半截都拿来叫喊，可是它喊不回跑过去的汽车。

走过的路，它喊不回来。狗叫得好惨，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听到它在叫。

冬天的东北人只要一碗烧酒

冬天的东北，只有风没有冻上，还有就是炕道中的火，还有就是炕台上的酒。

让阳光住进冬天的心脏，让血液像灶火一样流淌。

叫一声三哥二弟，把过往的时光拿上，把世间兄弟情烧得滚烫。

冬天的东北人，只要一碗烧酒，酒烧着心肠就像柴火烧着灶膛。

看那一支支烟囱，冰封雪冻，冬天的东北人，把生活栽到天上。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4期）

为苏北写诗（外一章）

黑　马

带着麦子的讯息返乡，在绿色的窸窣中，我整晚在旅行。

童年那些快乐的歌谣，是否响彻了宁静中的一座小小村庄，月亮还活在李白的金樽里，坛子在发光。朴素的苏北令我泪满衣襟。

从一粒麦穗里醒来的是子规的余韵，层层叠叠的叶子上住着神的花朵。我仿佛看清了新的图腾，从一棵庄稼到另一棵庄稼，从一片秧苗到另一片秧苗，谁替我把风喊住，把村庄的白云喊住？

月儿弯弯，照耀我的苏北。

现在，请允许我再为苏北写一组诗，用大风中的一杯浊酒，用泥土深处一粒最轻的词汇，用我这一个世纪辽阔的爱，用漂泊的灵魂，用这村庄空洞眼神中最后的一盏烛火。

芦苇荡

芦苇荡，下起了雪。

村庄在通往蓝天小小的途中，苏北平原上空的风一直没有停止过，疲惫的蛙鸣，一片连着一片。

这泪水浸泡过的乡村，我的思念是苇叶上清醒的水滴，焕发着蔚蓝的光芒和湿漉漉的记忆，在怀里。

炊烟挽着黄昏，火红的乡情在宁静中扑面而来。

在低回的蝉鸣中饮茶，饮思乡之水，这思乡的名字啊，人生故土，在水一方，渐浓渐深。

（选自黑马新浪博客，2012年）

大　海（组章）

洪　烛

致大海

每一次看见你都像是恋爱，每一次恋爱都像是初恋。一生很难只爱一个人，更难的是永远被一个人所爱。有人说海会枯，石会老，只有你从未让我审美疲劳。每一次看见你都激动得不得了，然而怎么也没法超过你的激动。你天生为别人的爱而存在，又在被爱之中学会了爱别人。我是众多别人中的一个，在我之前或之后，别人也可以代表我。每一次还没离开就盼望着归来，每一次归来，都像是从未离开。也许我只能爱你三万多天，你却已经等待了千万年。用我的有限爱你的无限，用我的一生换取你看一眼。

你的名字叫大海

没有爱的故事没关系，只要有爱的对象。哪怕她不在你身边，哪怕你跟她总共没说过几句话。哪怕她不知道你是谁也没关系，只要你知道她是谁。即使心里装着的是一个影子，也证明潮涨潮落不是没有原因。没有爱的对象没关系，只要有爱。你一次又一次冲上无人的沙滩，每次都空手而归。可你从不失望，因为你的名字叫大海。大海，付出的是不需要回报的爱。即使没人懂得你的爱也没关系，在有了航船、灯塔、游泳者之前，大海就已存在。没有谁敢于怀疑，大海是一片空白。

海上落日

太阳掉进大海里，把海水都烧红了。亲爱的，我像大海一样等你，等你飞累了，在我的怀抱里，演示一番落日的情景。我尽可能地张开双臂，为了把你抱紧。你可以落在千万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在焦急地等待，等得眼睛都变蓝了。波涛的臂膀不是为了套牢你，却像镣铐一样约束住自己：不管你是否归来，我都站在原地等你。大海的胸怀再辽阔，却无法给别人腾出位置，所有的空白，全留给了你。只有你能把他的空白，填得满满的。

看见大海的另一面

有一块礁石属于我的。坐在上面看海，我是孤独的。有一块礁石属于我的。如果没有我坐在上面，礁石是孤独的。有一块礁石属于我的。在我到来之前，或者离开之后，大海是孤独的。大海因为孤独而伟大，还是因为伟大才孤独?我的存在，究竟减少了大海的孤独，还是增加了它的孤独?每多看一眼，不仅看见了大海的另一面，无穷多的另一面，还发现另一个自我，无穷多的自我，被一层层潮水给剥开了。

白痴一样的礁石

在海边，就想找一块岩石坐坐。那是经历了一整天日晒的滚烫的岩石。仿佛涌动的岩浆刚刚凝固成形（尚未完全冷却），我就坐上去了。一看见大海，我就忘掉了所有事情，头脑一片空白。那一瞬间，我几乎怀疑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就这么坐着，坐在海边，一块烫得似乎能熔化一切的岩石上。当一回白痴。这

是属于我的基座，我愿意以雕塑的形式继续存在。让海风带走我的体温。让我跟岩石一起冷却，直至熔铸为一体。我只要保持视觉就可以了。大海啊，你可以改造一个人，使他远道而来，又不愿离去，像岩石一样虔诚。或许，你身边的所有礁石，却是膜拜者的化身。那大大小小的白痴一样的礁石哟，一律面朝大海，席地而坐——我不过是最后加入的一个。

（选自《北方文学》2012年5月中旬刊）

问　茶

洪　放

看上去，轻些，再轻些。茶立在山坡上。而山坡几乎都在六百米上下，向阳，或者背阴。一律被茶覆盖着。那下面的黄土，一年年地更黄。而上面的茶叶，却一年年地更绿。

山静着，茶的苍翠的根须，紧紧地抓着山的骨骼。

水流着，茶的嫩绿的叶片，依依地抚着水的胸襟。

因为山的沉重，这茶便获得了醇厚；因为水的空蒙，这茶便汲取了灵动。而因为江南不绝如缕的文化，这茶便有了蕴涵，回味无限。

一个人坐在山坡上看茶，看着，看着，就成了茶中的一棵。或者一匹叶子，或者一朵黄而细碎的茶花。

回到尘世，便是满身的清香了。

我愿意回味每一个细节。那些美丽的细节，让江南变得生动而精致。

阳光照耀着每一片茶山，光线中流动的是茶的香气与茶歌的清脆。那是些含着爱情的歌声，也是些张望着羞涩的期待。茶都听懂了，并且将它们一寸寸地润进叶脉里。茶有山水的浑厚，也有天空的明净，更有这些翻动的纤指的美好。

一片，两片，三片。

一万片，两万片，三万片……

茶叶聚拢，然后发酵。然后……每一个细节都浑然天成，时光在这些过程中，一一地渗透进去，与茶叶融为了一体。因之这

茶是有时间的了，是有历史的了，是有重量与内涵的了。

即使空灵，也是厚实之后的显现。

即使游动，也是沉潜之后的舞蹈。

风烟俱静。

山水之上，天空之下，大地上写满了这九划的“茶”字。我因之来，又因之去；许多人因之来，许多人因之去。机缘与命定，仿佛这大地，仿佛这苍生，仿佛这茶香里一代一代的歌唱与忧伤。

设若雪落山川，静坐品茗。一杯祁眉，也许正是最好的温暖。

设若夜静花落，三两友朋，斗茶茗战，一盏祁眉，也许最能将胜负都化作笑谈之中。人生若此，岂不快哉?

茶能清心。更能暖人。

盈手一握，尽是说不出的静好。

一切皆静，祁红岁月，梦里故乡。

我竟是如此地流连着。流连着如同早些年的青梅竹马，悠悠地，颤动着，一点点沁入江南的风景之中。

我会是那眉心的一点红吗?

我会是那清香中的一缕醉吗?

是，一定是！或许又一定不是。在茶面前，一切是茶，一切又都不是茶。茶与我，我与茶，甚至禅，甚至入定，甚至时时地拂拭，都有，又都没有。

茶中的江山，廓大无边。

茶中的人生，也必定是守朴高远吧！

问茶，问茶，再问茶……

（选自《作家文荟》2012年第1期）

沿着瓦

胡亚才

在河南郑东新区有一处瓦库，称作“一个喝茶的地方”。

抬起头，先看到了瓦，然后才看到更高远的天空，一片瓦挽着另一片瓦，一片瓦，拽着另一片瓦……

一种起于大汉的飞翔，飘满了从前的天空，一羽青灰的鸣叫，带着想象滑过此在的心灵，一瓦坚硬的温柔，在秋天的午后，使我平凡不堪的生活中正接受着来自城市不可抗拒的衰老戛然而止。

东城，城的东岸，彼岸。唯有这处瓦库慢，自我并且自在，从而省略了眼前许多的事物，譬如车流、喧嚣、欲望、浑浊的眼神，乃至整个貌似丰满的下午和光怪陆离的夜晚。一切已经隐退，只有置身于瓦中的人，控诉着亦宽恕着。

记忆中的一片瓦，阳光下散发出阵阵古老的味道，一捏，就捏出汗来。瓦，很热，故乡的温度缓缓地烧上本是苍白而清冷的脸颊，一些柔软的语言，便纷纷走出封冻地带，如一朵朵微笑，冉冉浮出水面……

凝固了，田野波浪的意象，一望无限，那波峰铺排到天边，而眼前，土地与乡村在高楼大厦中触礁而没。瓦，却在一个喝茶的地方，以我们所熟悉的姿态与气息渐渐弥漫开温度与湿度。久违的幸福在氤氲中不声不响，显得格外安宁、朴雅和纯正。波浪不再有惊涛之势，起皱的是现代情绪，斜风细雨，滋润出乡村的眼神和些许叹息。也许，我们害怕看见，那些已被生活抽空的背

影，还能否走在还乡的小路上，哪怕步履蹒跚。

瓦，是泥土的骨头，是水质的表情，是火的芳菲。在乡村情怀的正面，读着瓦，我们总像民间艺人，一唱三叹。并且，勿须鼓足勇气，将要向瓦库讨得一片瓦，好沿着它，拾捡起曾经的物质抑或精神符号，走向泥土与水与火的深处。

一片瓦，足以让我们侃侃而谈，足以让我们拒绝空虚，像寂寞久了就成了空巢，在等待一只归鸟。此刻，瓦，正用手指掩住我们的唇，听，从远处传来的，是母亲的口中我们曾有的呢喃……

是否，可以从今天开始，该坚硬的坚硬，该温软的温软。从今天起，让城市之梦被瓦覆盖，慢慢成熟时尚，慢慢忧伤传统。最好是，有人肯在葱茏之地、临水之处或荒野之外从容建构而不是在城市之中泛滥地解构那一座座充满老瓦物语的房舍、小屋与院落，以埋下爱，以及爱的深刻与疼痛。

（选自胡亚才新浪博客，2012年）

生存状态（三章）

皇　泯

家乡，亮在煤油灯里

前面的风沙，充塞了我的视域，我还能辨认你走过的那一条麻石路。

后面的阴影，黑暗了我的回眸，我还能看见你点亮的那一盏煤油灯。

那一路飘零的尘土之下，有撒野的脚丫，绕过七弯八拐的小巷，也不会在半夜三更，绊倒于三寸高的门槛。

那一丁点亮的燃烧之上，有防风的灯罩，用草纸擦拭了三遍，仍是昏黄，但在敲门声中拨高的灯芯，会亮透低矮的屋檐。

回忆，夹在麻石缝里；

家乡，亮在煤油灯里。

霉味，踮脚于舌尖

旧居，有一件不想搬走的旧家具。

旧家具，在我居住过的空间，占据了整整三十年。

虽然，这件旧家具不缺胳膊少腿，但蒙尘的面子，粉饰了岁月的斑驳。

临别，一线光，从窗口斜过来，尘——活蹦乱跳，一点也感觉不到死亡的味道。

直到均匀的呼吸，不再撩动薄薄的窗帘，一支过期的香烟，

在散漫的蓝圈里，试图透一透气。

凝视着旧家具，好想吞吐一种新鲜的风，却有霉味，踮脚于舌尖。

反戴墨镜，观照我的灵魂

镜子照着我的面孔，五十年前便已沧桑。
三条刀割的抬头纹，淌着生命之水——
前世，今生，和来世。
前世的河流，涌动着血，挣扎着、哭喊着……
岸，是救生圈。
今生的池塘，静泊着泪，哽咽着、辛酸着……
岸与桅杆，是十字架；
来世的汪洋，漂浮着背影，沉默着、潜行着……
岸与桅杆与漩涡，是不是天堂?
天堂在后脑勺上，不长眼睛，唯有反戴墨镜，观照我的灵魂。
五十年后，才知道，天堂比地狱更阴暗。

（选自《中国诗人》2012年第6卷）

听　风（外二章）

黄恩鹏

我两耳跑两百匹马。

那么多风——

秋风。寒风。西北风。东南风。歪风。邪风……一群风比赛奔跑。

另一群风在追赶。

它们与时间合谋剥光了我。

风每天都刮擦着我的脚印。愈刮愈少，最后少到我和脚印在这世上同时消失干净。

我向风借一间房子住。

但是，风不让我总是听鸟语闻花香，它们让我也听听狼嚎和狮吼。

风过处，所有的善恶尽现原形。

我分明听见一个声音说：让风鼓噪吧，你只需在坟墓里安睡。

我躲在夜与昼的缝隙，听风四处游走：风水。风尘。风月。风火。风云。风波……

一些舌头像一把把斧子，砍伐着风。一片片风轰然倒下。

风在人间埋下了许多嘴和耳朵。

有风就有墙，有墙就有耳。

阴谋需要风，阳谋需要风。

风总找茬儿与什么人算算旧账。一场风与一朵火合谋把天边的雷电掀翻了。

风吹君子也吹小人。风吹着强盗也吹着良民。

风让石头说出柔软的话。风让魅惑说出真相的话。风让一棵小草说出一把江湖老剑的话。

内心的剑光

在秘密被道破之前，请允许我宣布一生的收成。

我将这收成慢慢晾晒。我以灵魂高悬长天的闪电，照亮大地的景致。

马。火种。稻谷。在我的驱赶下日夜兼程。

我把仅存的一粒粮食给了焦渴的山林，用仅有的一滴水开启故园的净香。明亮与清澈，让一切邪恶改过自新，从善如流。

可是——现如今，这是一个俗世，灵境何在？你说。

我起身四望，天边浪花层层，覆灭了我的呼喊。这一生中，我翻过了几座山、趟过几道河，依然无法生出可以翱翔大野的翅膀。

但我不怪罪天空，天空是无辜的。

我渴望内心的剑光破壳而出，让狂风不再，乌云不再。人间风调雨顺。

鱼群遍游天空

一尾鱼在追赶一滴雨，无数尾鱼在追赶无数滴雨。

把一滴雨破开，截获一小朵雷声。孤独善良的水啊，从平

原涌向山顶。鱼，快拿网来，我听见有人高喊。那些穿过麦地的人，从四个不同方向奔来，他们的脸黝黑健壮，是谷物的色泽，完美天地的盛开。

苍穹漂泊大块白云。一把陶土，谁的梦被塑成了一道道水声？紫电青霜，大雷炸响，风把所有雨水埋藏。鱼群走在鸟儿不能抵达的道路上。它们要像鸟儿那样，在天空飞。鸟儿把坟墓堆在了天上，一生的尸骨让清风来收。

下雨了。雨是天上的青草。

我已习惯风暴的力量，却无法适应阳光的平静。比如：一滴雨抱着一棵草。一缕风抱着一朵涟漪。一片雪花抱着一个春天。一群鸟儿，抱着整个天空的花香。

大雨潇潇而下。

盛大鱼群，遍游天空。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4期）

把那些多余的赶走（外一章）

黄曙辉

把那些多余的东西赶走。比如烦恼，比如懊丧，比如猜忌，比如不合时宜的口水和太烂的诗句。

比如寄生虫，比如吸血鬼，比如马屁精，比如某些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政客。

比如某些发臭的文字，比如某些不该存在的心结与仇恨。

把这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都赶走，然后从山间引来清澈的泉水清洗。从头到脚洗，从里到外洗，洗到灵魂最洁净的时候。

今天，天气晴好。我坐在明亮的窗前试图拆卸曾经留下的文字，掸去一生的尘土。

鸟雀在阳光里不停地鸣叫，它们惊惊乍乍，唱或者跳，抖尽毛羽之间的烦扰。

我的幸运在于对文字的钟情，我的不幸在于文字对我的戏弄。它们有时清清爽爽地出现，有时又如灰尘满面的我让人看不清本来的模样。

今天，我要趁着天气晴好，取来唐朝或者宋朝的泉水，让自己与文字一同浸入水中。

一横一竖地洗，一撇一捺地洗，洗出本色，洗出骨骼，洗出诗意。

是的，我们除了自己随时清洗，我们还要借助时光之手细细清洗。

我们要洗得让心如朗月，洗得让爱如骄阳，照人，照己，照亮那些背阳的心灵。

我们应该让这世界风调雨顺，阳光明媚，让所有山坡、原野繁花似锦，一直开到时间的尽头。

把多余的那些东西赶走，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认真去做好的减法。

我将你变成一个隐喻

我所能做的，就是将你，变成隐喻，变成藏在绿荫深处的鸟鸣。

你要时时啼啭，即使当我潜入梦的深海，你也要随我一起下沉，沉到暗无天日，沉到一粒鸟鸣能够炸开宇宙的宁静。

你一直在我的诗句中旅行。那么，你就在那个茶亭歇歇吧，喝一碗凉茶，在那个海边坐坐吧，挽两绺清风。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你渐行渐远，远成无边的剪影，而我，一直还在驻足远眺，等待一只小鸟啣来远天里的飞鸿。

（选自《中国诗人》2012年第1期）

我的秋天（三章）

黄亚洲

我要像秋天一样有条不紊

秋天精心地为叶子涂抹红色，在掠过原野的风里注入一些寒冷，并且每天坚持起早为植被盖上一层薄薄的白霜。霜是雪的预演。

秋天娴熟而专业地持续自己的工作，她的调色盘是从北方进口的，她的大小画笔一丝不苟，她同时也在考虑为来年筹备一个新的秋天，那时候叶面上的红色将会更加鲜艳，掺进风里的那些寒冷会给人们带来久违的舒畅。

秋天是我人生的写照。我学着秋天的样，一丝不苟地准备一切，只是，我的调色盘是手工自制的。

接着，我就将一个接一个打开心室，有条不紊，那里储存着严冬的各个月份。

我有条不紊，我一定要以秋天为榜样。秋天的颜料很充足，秋天装满了血。

秋风在我耳边说

秋风从河的上游方向吹来，河流的波浪被吹得渐渐黏稠起来，我知道那些波浪最终将结冰，掩护鱼和时间。

我迎面于风常会咳嗽，我的咳嗽与大雁的鸣叫基本上发生在同一时刻。雁阵轮流排出“一”字或者“人”字，无论哪一个字

都是我在这个季节的姿态写照。

在这个季节我是单数，并且容易沉湎于思考，思考是人做的事情；因为，冬天毕竟不远了，我必须在自己的思想里咳嗽几声。

我听见秋风在我耳边说，在结冰之前，思考结冰后的种种，并非绝望，非常合适。

无法省略的秋虫

这是他们最热闹的时刻。

每一块断砖或者草丛，都是他们完整的大旗；每一处丘陵、树木和河岸，都是他们的思想高地；他们肆无忌惮，欢呼并抗议，充分表达对不同季节的不同原则立场。

任何一双悄悄临近的鞋底都会使他们中场休息，他们会喝口露水润润嗓子，但是他们的不发声是暂时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强大。他们的历史比人类的要悠长许多，他们在某一个声部代表历史说话。他们的说话持久、权威而且可靠，他们从来不作战略退却。

而且据说，在未来某个可怕的时期，当人类的歌唱都丢失了声部的时候，唯有地层深处的他们还能自豪地代表地球的文明。他们将依旧推动土壤的颗粒，唱着劳动的号子，或者继续在月光下进行欢呼与抗议。

他们是史书上的一群标点。

即便那一刻，文字不再继续前进，他们也照旧聚集在最后一章，照旧行走，哪怕，只是作为一串又一串的无穷无尽的省略号。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11期）

屋顶，静听喧嚣（外一章）

霍楠囡

入夜，喜欢一个人悄悄地走上屋顶，坐在小菜园的畦与畦之间，安静地聆听小城喧嚣的声响。

慢慢地坐下，深深地呼吸，心灵仿佛一下子就沉静了，积郁也好像被一一地放空。而植物们白日里喝足了水，享尽了阳光，于夜晚开始缓缓地释放更多的氧，更多的让我灵魂倾心以许的清新和芬芳的情怀。

哪怕这四周依然喧哗，这城市依然明快和浮躁。

鸟雀们扇动翅膀，扑凌凌地张开，哗哗地拍打着晚风。夜虫在低声地吟唱，歌声里满是自由和快乐的曲调。植物拔节的声音，那是生长和成熟的渴望。花朵悄然的开放，饱含着热情与浓烈的爱意。几盏孔明灯冉冉地升腾，缓缓地飞翔。城市上空的云层，悄悄地酝酿着春雷和积雨。

这是一曲静谧与繁华合奏的交响乐，奏响在天地之间，留连于我的屋顶。

我时常在此徘徊，在此沉醉，就好像自己，一会儿忽然不见了，一会儿，又悄然而回。

刹那芳华

有幸见到过一次昙花。

一朵花苞极其缓慢地膨胀，用我几乎察觉不到的速度。又等了很久，佛手的纤指小心翼翼地，张开轻轻振颤的白色花瓣，露

出内里细嫩的花蕊，纯洁而雅静，她轻启明眸，羞涩绽开，形状像极了一朵雪莲，被谁捧在手心，欲语还休。

一丝若有若无的幽香萦绕于室内，又轻轻地舒展，无声地张开一层又一层的花瓣，悄然地荡出一波又一波的笑容，生怕惊醒了这夜晚的静寂，扰乱了万物平静的睡梦。

又缓缓地合拢，依然是未开放之前的花苞，佛手的纤指合拢，花枝向下，她的笑容已逝。

却深深地震撼了我。

这几个小时的开放过程，虽然极其短暂，却是一朵昙花的一生。

更别提这极致的美，哪怕只是一瞬，如同明媚的烟火，也要美得灿烂，美得让人陶醉，哪怕即刻凋零，尘归尘，土归土。

只是这一刹那的芳华，在我心中，却是永远了。

（选自《周口散文诗九家》，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

妈妈，我满世界寻您

贾文华

妈妈，这些年，我满世界寻您；而您，似乎从不知道，我啼血的步履，以及风尘仆仆的心。

自从与您挥别在开满山花的故居，妈妈，再也没有您的消息。这些年，我在心灵每个地点，都抒写过关于故乡的记忆。

我风里雾里地找，我梦里梦外地寻。甚至，我想从星星的微光里，读出安然无恙的家书。即使返乡的小燕，衔来一丝早春的忧郁，我的心，都会有些许慰藉。

妈妈，这些年，我辗转于异乡路径，与其说寻觅生活出路，不如说探究您的足迹。穿着您为我缝制的棉衣，我坚信，春风终会光临，终会携着阳光般的暖流，大地似的厚爱，给我心房，注入永不泯灭的希冀。

今夜，月明星稀；今夜，万籁俱寂。驻足于双乳峰之下，像依偎在妈妈的怀襟……我又张开焦渴的小嘴了，像要痛饮那养命的甘霖；我又探出急躁的小手了，像要箍住那饱满的乳晕……

在黔西南一望无际的开满油菜花的大地，在摇曳古琴，摇曳花溪的吊脚楼的月韵里，妈妈，您仿佛真的在此小憩。

可是，凝眸您安详的神态，您似乎真不知，我踏破铁鞋地寻您千百度；我浪迹天涯地觅您千万里！

（选自201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手　相（外一章）

江　耶

一条河在手上奔流而下，无端而起，在最后进入了微小的茫然。它指示一个人的生命疲劳地在弯弯曲曲地奔波，一眼可以看见的线条，永远不会峰回路转。它只是没有目的地向下，再向下，向下走去。

另一条河必然地跨入，横刀立马，让一个人的生命变得更加复杂。它的路程从来就没有平坦过，在不断形成的落差中有力地冲撞，冲撞出感动。它从一边流向另一边，在手掌的边缘转入虚无。所有的事情都是不明所以的，谁能在最后进行追究?

相信会有人来爱我的。一条路线的提示让我有了充分的信心。我可以从河流边上忽略，继续我的行程。我要让一段爱情更加自然，简单，朴素，成为物质生命的一个部分。

命运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是的，现在我握紧了这一只手。手上的江河湖海全都没有了。我成了自己的上帝。但我还是很清醒，那些线条仍然在手里，我可以握住，但不能修改，更不能销毁。

手掌打开，我可以同时跨入几条河流，也可以在一条河流里反复跨入。路线已经确定，人生没有更多的可能。是前世努力，是今世的机会，在河水上的人可以随波逐流。

但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在自己的河水里淹死，是一个铁定的规律。

怒　放

花儿都打开了自己。一朵一朵的，一丛一丛的，一片一片的。

像水花，一朵接着一朵；像水面，一块连着一块；像水域，一浪一浪推着，推开，推展，推向了无边，成为一个大海。

阳光下，她们成为一片一片的云彩，像镜子一样，在地上映照出天上的影子，她们是在天上飘荡的仙子，用无边的广阔把一天的天气改变，又一天接着一天，把一个地方的气候左右。

风吹过来，仿佛某个人的抚弄。一朵花低头，用娇羞表达内心的激动；另一朵花挺立，自信地迎接着一切；还有一朵花，花瓣片片展开，像一个人的心思，柔软地呈现，直到那一枚最深的地方。

她们在和谁生气，像是发了疯一样，在激烈地争吵着，用暴力的词句相互殴打。争奇斗艳，这是一个陈旧的词语。她们真的较上劲了，像是抄了谁的家底，翻出了一笔旧账，打败了一个又一个词语，姹紫嫣红，繁花似锦，国色天香，桃红柳绿，花团锦簇，色彩斑斓，绚丽多姿，五彩缤纷。

她们什么都不是，就是在怒放着，怒放着。

（选自江耶博客，2012年）

一个人在安源（外一章）

赖咸院

多久了，它在我的血液里存在着。

多少个日夜，我躺在它博大的胸脯安静地睡又安静地醒来。不抽烟，也不喝酒，坐在萍水河旁，听月光慢慢揉碎流淌的清水。

一个人在安源，我走上一条寂寞的不归路，手指苍空，看星星闪烁消失，风吹烟走，喧嚣的汽笛声淡去了愁滋味。

路越走越长，我看到一颗流星划过。

一个人不小心踩到了落叶，很疼很疼。

我一个人走在安源，仿佛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一个人，静静地，行走或者眺望，在安源，在安静的芒上

河水轻轻地冲击着无尽的岁月，一点一点地，收拢着那些映辉在河面上的无限月光。

冲　破

不容半刻迟缓，雪花降下来。

太多的愁，落在枝头上。醉了半遮面的月亮，梦回唐代，一枚剑舞落寒冷，舞落一生的白。

凭谁知，我心中的寒同样白，脚下的土地同样白，还有那条涓涓小溪，多少岁月随它去，听不到内心的声音。

我长酒当歌，对月，对雪……

心中的焰火愈烧愈烈，寒冷却在。

一棵树，撑起一片天；一条河流，让一个人懂得回忆，懂得对故乡表示思念，黑夜的眼睛——向着雪降下的地方，向着光明之处飞去。

（选自《散文诗》2012年5月上半月刊）

不是我，而是风……（外一章）

李 成

那点燃一堆篝火，赤着脚，也赤裸着半身在篝火旁跳舞，任颈项上的兽骨与石珠项琏哗啦作响，任火光在脸上一明一暗地闪耀，嘴里发出咿噢伊噢的快乐的喊叫的是谁？

那将黏粘的黄土均匀地捶扁，然后抟成一只陶盒，并用蚌壳画上鱼纹，放进烈火熊熊的窑洞去灼烤，自己转身去抱着几件亚麻布衣裳走向清清的小溪的是谁？

那将第一块砖头砌进万里长城，转身看见山岭下人们蚂蚁似的涌来，都竞相把肩上的砖头砌进长城，而回望自己的家园在望不尽的烟云背后，心头止不住一阵悲恸的是谁？

那躺在尸横遍地的战场上，忍受着胸口上的创痛，手握一支箭镞，眼望着天幕上星星一闪一闪眨眼的是谁？

在夜的深处，那坐在宫廷里那一把雕花的檀木椅上，听着宫漏哒嘀嘀哒地滴落，昏昏欲睡的是谁？

那出生在诗礼簪缨之家，经常在庭院里的亭阁、池沼、长廊上和自己的家人与奴仆做着种种游戏，稍稍长大，又在自家的厢房里接受严师督导诵读诗书，并在某一年骑着马、带着书童走向帝国的首都的是谁？

那白天在村庄外的池塘河堰里用网捕来一尾尾活蹦乱跳、鳞光闪闪的大鱼，夜间走进火把高烧的热气腾腾的赌场，把手上仅有的几枚铜币一起押上，最后输了个精光的是谁？

那驾着马车，疯狂地奔驰，直到路的尽头，再也找不到路途而只得痛哭而返的是谁？

那因为写出了几篇讲真话的文章，就被几个奸人死死地咬住，最终被投进监牢，抚摸着身上的鞭痕，坐在昏暗的铁窗下等待命运判决的是谁？

那和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聚啸山林，城寨攻拔，在忠义堂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斤称金银的是谁？

那撑一叶扁舟，出没于风波之中，散发披襟、举杯邀月的是谁？

那带着百万大军向南进发，集结于长江岸边，严阵以待，而自己却在月出之际伫立于甲板，听着滚滚的波涛，横槊赋诗的是谁？

那站在汹涌的激流当中，几乎赤裸着全身，背上深深地勒进纤绳，脚踩嶙峋的礁石，嘴里喊着“杭育杭育”，汗下如雨，拉着一艘大船逆流而上的是谁？

那骑在牛背上，在霏霏春雨中穿过桃花林，走到绿草茵茵的田埂上，把一支短笛悠悠吹响的是谁？

那……不是我，而是风……

那骑着骆驼越过沙漠来到了河口，勒缰远眺一座座雄伟高大的金字塔，并凝望着神秘的司芬克斯塑像，一脸惶惑与茫然的是谁？

那在埃及女王的战舰里升起风帆，然后坐在众人当中拼命地划桨，使船顺风直驶罗马的是谁？

那听了释迦牟尼王子说法，一朝开悟，托钵走向各个城邦，一心想普度众生的是谁？

那把特洛伊王子的尸体放进墓穴，盖上泥土，望一眼被毁的特洛伊城和碧波滚滚的大海，转身将眼角的泪珠抹去的是谁？

那在罗马宫殿里躺在温泉边，任几个奴隶轻轻地按摩着松弛的肌肉并遍体涂上橄榄油的是谁？

那混在众人之中，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犹太人之子被抬出城，在山上被钉上十字架、心头忽然一阵痉挛的是谁？

那倡导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度过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献身于祈祷、禁食和守夜且年龄最大的一位隐士是谁？

那为铸造弗罗林金币而在模板上雕刻百合花图案的是谁？

那跟随号称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5月29日攻克君士坦丁堡，第一个挥戈登上城头的是谁？

那作为非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君主阿凯末的使者被派往路易十四的宫廷，保证法国在与几内亚的黄金与奴隶贸易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谁？

那当哥伦布的快帆船停泊在村庄外的海湾里，像孩子一样兴奋，代表酋长向哥伦布和他的水手献上异国情调的礼物的是谁？

那在圣赫涅拿岛上，陪同法国皇帝拿破仑默默无语地度过最后一夜的是谁？

那在运送德军去柏林的火车上乱涂上“去巴黎吃早饭！一刺刀挑死一个法国人！”字样的人是谁？

那最后敲定可口可乐的配方，决定大批量生产，很快就作为青春和现代性的象征从美国销售到全欧洲、全世界的人是谁？

那……难道真的不是我，而是风？

（选自2012年8月11日《皖南晨刊》）

心

我发现我的心已经碎了。虽然它还没有碎成一块一块，然而它上面已有了深深的裂纹……

这是我的心啊，它怎么会碎呢？是那一次霹雳轰击，将山腰上的一株绿树劈断，也将我的心震裂；是那一年的严寒，空气仿佛都将冷凝，山崖上的岩石都被寒气撑开成两爿，抑或是这个夏

天的烈日持续不断的炙烤……

总之，我的心是碎了，布满了伤痕般的裂痕；仿佛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上面游走；我生怕动一动，它就再也聚合不起来了，它会成为断落下来的冰块抑或天上的流云……

不！这是我的心啊！它原本是一块完整的镜子，现在它碎了，它还会有知觉，仍能照见这个世界吗？我似乎觉得它的每一碎片仍紧紧地靠拢，它不忍放弃修复的可能，它仍在呼唤所有的血管向着它把热血输送！它要像断了尾巴的壁虎再生出一个尾巴一样，再生出一颗心，一颗全新的心！

心啊！但愿你会再生，哪怕碎了只剩了一小块，你仍会渐渐地、悄悄地长大！

然而，这要经历一个秋，又一个秋；一个冬，有一个冬。它会经受这复生的痛和苦吗？

我能！我的心告诉我：能！不信，你听，从我这颗碎了的心上，仍传来殷殷的雷鸣与大海上波涛席卷而来的澎湃的涛声……

（选自2012年12月18日《伊犁晚报》）

缄默泥土（外四章）

李　耕

默默中，生出些不怕冷风热潮的野草。

野草叶下的泥土，让蚯蚓犁耕，让被追捕的蟋蟀避难。

缄默的泥土，

让卑贱的野草乱生根须，在有序无序的纵横延伸中，自由自在吮吸泥下的雨水，泥下的温馨。

泥土融融于岁月之默默，默默于自己胸怀的融融坦荡。

不言中，

让野草芊芊而蔓蔓，让野草下的小虫在泥土上挖洞营穴，独享生涯的宁静。

泥土嘱托野草，

让蝴蝶表达自己的美丽……

蝶的情节

蜕尽爬虫生涯，弃丑陋与羞辱于暗黑的门槛边。

略觉愤怒。

未死于墙塌土崩，火焚水淹，马蹄践踏，世尘歧视，侥幸避开劫难，终萌出翅翼而飞。

有点欣慰。

初飞之飞，飞出了太阳的光泽，洋洋乎有了自己飞的形态。

感到喜悦。

前半生是爬的，后半生是飞的，爬的飞的，都是生命的自

己。

稍知自觉。

爬虫是一瞬，蝶飞是一瞬，蝶之亡，才是恒定于恒久的一瞬。

有感悟了?

墓志铭呢?

自己，是自己的墓志铭。

观野草

被践踏的萎蔫了，萎蔫了依旧被践踏。

被牛羊咀嚼只剩草根，

牛和羊，

拱松泥土，刨嚼草的根茎。

等待悲悯，

等待关怀，

只是在岁月的等待中等待。

野草，

从无“呐喊”之声，凄凄凉凉过自己瘦苦的日子。

鲁迅的“野草”：

见了这样的“野草”，不知有何感触……

铁的归宿

铸成佛，

听木鱼铜磬读出观世音之音。

铸成犁耙，

靠近泥土的收获之悦。

铸成镣铐，

便锒铛于囚牢，禁锢被禁锢者，自己也便禁锢于禁锢之中。戴镣的人出狱了，镣铐，仍旧锒铛于囚狱。

铸成刀枪戈戟，接触的是兵临城下，横尸血泊，马革裹尸。

铸成仁慈钟声，

便是警世的声音，并

宽恕包括叛逆在内的该被宽恕的人……

鸟，飞在空中

天空看鸟，看鸟飞出的自由。

天空听鸟，听鸟唱出的自由。

鸟看天空，天空是鸟的翅翼的自由飞翔的天空的自由。

鸟听天空，天空是鸟的啁啾鸟的飞的声音之自由的天空的自由。

天空，没有羁绊，有自由的风相伴。

天空，没有陷阱，有太阳的光星星的光相伴。

天空，没有闲言碎语，有云的轻柔雾的洁白相伴。

鸟，没有国界，所以没有碉堡，没有士兵。

鸟，没有国籍，只有雌雄的区别。

鸟有饥渴，所以又飞归大地……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4期）

班　长（外二章）

李　皓

曾记得，一位外国将军临终时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过班长。

你比那位将军幸运！你是班长，穿一身打着补丁的旧军装，在一幅画里，很生动地，笑着。

那时的你，正手执抹布，擦拭着那辆老式的解放牌汽车。那汽车，墨绿的油漆折射出太阳的光芒，耀眼而又好看。

你的笑，总是很开心的模样，透出无际的真诚。

你的笑，总是很自然的流露，让人打心眼里爱戴。

我知道你的快乐，我知道你的苦难，却不知道，你何时再次出差?

其实，不用我寻找，到处都有你的影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一个人的时候，我无数次在心里这样唤你——

班长！班长！

抚顺：好人的故乡

秋风沉醉的晚上，我在浪漫大连的不夜海港，向着抚顺的方向翘首张望，并投去景仰的目光。

这是个雷锋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雷锋经典的微笑。一直刻在抚顺人的脸上，抚顺是好人的故乡！

这是个煤炭储量丰富的地方，浑河静静流，在露天矿之旁、

在井工矿之上。流水就穿上了铮亮的衣裳，抚顺是矿产的故乡！

这是个出产琥珀的地方，诗人雷锋让抚顺挺起了精神的脊梁；这个城市开采诗情的宝藏，抚顺是诗人的故乡！

礼遇好人就是礼遇大地的血脉，善待诗人就是善待内心的高贵。当漂泊的好人与诗人一齐落叶归根，那煤城便拥有了浑河水般永不枯竭的善良。

啊抚顺，从此不需要你特地的邀请，那些诚挚的心早已抵达吉祥的城乡。太多时雷锋纪念馆就是一个坐标，我们无法不来此寻求参照，以便决定心灵的走向……

我要再次大声喊出你的名字

我说出你的名字，通常在三月。现在并非三月，我要再次大声喊出你的名字。

谁拥有了如你一样灿烂的笑容，谁就具有了旷世之美！

这些年，三月常常如一丝鹅黄的柳枝一样容易被人们遗忘，那些老人和抱小孩子的妇女一定像我一样，坐在角落里怅然若失；他们偶尔露出的笑容稍纵即逝，一段网络文字见死不救的新闻，顷刻间夺走了我的信仰……

火车都在提速，好人都被电脑隔离在显示器的后边，丑陋的不再虚拟，好人在讹诈的人群中得到恶报。出差千里的你怎么还在路上?微博、邮件早已先于你抵达四面八方，那一火车的好事是否还传扬在故乡他乡。

故乡——他乡，望城——望花。聚集了雷电锋芒的骨骼和钢铁的解放汽车，谁更坚硬?身体碎裂的声音还在抚顺的上空回响。穿越东三省的旷野，穿越教科书，穿越典籍，却始终无法穿越我在马路边捡到的金属的一分钱……

我要再次大声喊出你的名字，温暖的春天绿得蚀人，一如那

些穿着军装的同志喊战友喊班长，你都在夏天里火热地工作;我写诗的时刻，秋风正在无情地扫着落叶，而猥琐的我，对敌人却始终无法亮出寒气逼人的骨头。

是什么在涂改或正在被什么涂改：春天，信仰，面相，文字，还是那条绵延的浑河?我的前半生多么潦草，你用20年积蓄的眼神帮我打开了热爱之门，而我只能低头，尽管低头的时候我一直在仇恨自己……

我坚信，你的名字还会让虚荣者生出感动和敬畏，你的日记于我而言，是草药，是良方。喊出你的名字就是将无数发霉的内心打开，

而那些轻度昏迷的灵魂正经历一次大考，在铿锵之吼之后，不提云烟，只口吐莲花……

（选自2012年3月5日《光明日报》）

襄阳之美（三章）

李俊功

绿意古隆中

我想在此倾听空空然有声的历史回音。

古隆中，它隐秘的吐露，像一滴滴雨水一样细切。

不得不放轻轻狂的内心，与一株株绿禾相拥，与一粒粒泥土相融。

一块块石头、一块块残瓦，或者偶尔的雷鸣、群鸟的翔集、褐蝉的禅语，可能就是它秘密的出口。

我愿在诸葛亮故居，躬耕一席阳光、绿叶般成册的史实；

我愿在无言的绿树，抚摸大地的温蔼、时间茂盛的青春。

不要怨恨黑夜的翅膀划碎了晦暗不明的文字，哪怕是微小的泥土，同样隐含着详尽的事实真相。时光悠长，只有我们目光短浅，随意、虚妄。寻访古迹，其实就是能够在其中寻找到一面面镜子，参照心灵。

恍然之间，你是否已和手摇鹅毛扇的智者相遇倾谈？

于亭下长坐，听四面来风，顿时思接千载，揽拥一角崭新的风景。

你是连通远古与未来的一朵觉悟。

并且，演绎出多重意义的隆中对。

和天空，和后土，和众人，和神圣，和前生与来世。

月照鹿门山

素衣，轻纱，在月光下轻轻走动。

一座大山的脚步，细微、轻巧，越过了万千浮云，重叠绿树，和一首首诗歌里细密的词语。

我相信，一座灵动的大山，在无边的月光下，能够轻轻地走动。

驾驭着透明的月色、光阴可见的年轮。

驾驭着古今诗人诗意的想象！

浮尘不见了，唯见干净和谐的山中景致；

喧嚣不见了，唯见静谧、悠长的清风的舞蹈。

它的静，它的无限扩大的安静已然高过整座大山。

像携家攀山采集灵药的皓发仙翁；像吟咏山水、独居幽岩、宦场失意的真情文人；像抚琴溪畔、半生贫寒、一意道德的无名隐者。

月光下，大山脚步轻缓，有谁能紧随其后，千年不变？

唯有岁月押着叶枯叶荣的韵脚，与之携手并进，留下一幅幅山水印记，让抒情的月光无尽地品思。

米公祠

愈看愈像飞扬的线条。

勾勒着一颗永不安分的心！

世人皆与酒同眠，独你甘与自然同醉。

冷眼俗世争扰，且以不羁的性情浸染不羁的峰巅艺术。——

并非颠狂，实是独舞，与无际旷野，与神性的暗示、奥妙的启悟，更与真纯的远空。

银杏枝头，阳光弹响的弦上，流动着几只红颈鸟清澈的鸣啭。

它不停转动的眼睛，仿佛探测到了北宋大面积的秘密。

——划出了多么灵动、会生长的笔画！

众人如织，慢慢走进祠堂，多像一下子走进了夸张的汉字里，诗的碑，碑的诗，竞相铺展出心的锦绣。

在情感的隧道穿越，星光闪耀，照见了人佛的辉光。挥舞的笔墨，天地人神的交汇，全在书法之间，在沉默的话语之间。

只能，只能以自然的广阔盛放生生不息的源流。

醉美其间，仿佛，

在一条旷古的河流里畅游。

（选自《通许文苑》2012年第2期）

金秋的向日葵

李　凌

金秋时节，那是一片辽阔的向日葵，在原野静静地绽放着凝固的火焰。

此时此刻，我的目光，我的身体，我的心都在燃烧。

那高高举起的葵盘，都是炼金的炉口，冶炼着一粒一粒的金子——结实而饱满的葵籽挤满葵盘，是原野上高高绽放的唯美鲜花，让人心动不已。

哦，向日葵！

停足凝视，这是一株果实累累，充盈沉思的向日葵。是低调而真实的回归，还是回味那悠远深邃而美妙的传说？是在等待梵高的点化，还是期待那铺满童话的月夜？

微风缓缓而来，原野上晃动着巨大的金色海洋。

款款深情。一海微笑。

高举的头颅虔诚而执著地追着太阳走。

此时此刻，一只辛劳的蜜蜂在葵盘上忙碌着，两脚挂满金色的花粉。

一些来不及退隐的露珠晶莹着一个个梦想。

明媚的的日子，向日葵化着无数的太阳，传递着光明和幸福，传递着秋韵美好！

此时此刻，我屏住呼吸，仔细聆听朝圣者虔诚的脚步。

那是一位穿着朴实的农人，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汗味。

他的手中没有画笔。他说，他当然不是梵高，也不会用一支画笔，去装点艺术。

但，我分明听到了梵高开始说话：这是最本真的图画，那些平常的日子，不经意之间就在大地上涂满沸腾……

远处的树上，几只鸟巢坐在枝丫上。几只小鸟划过天空的一瞬，地上滚动着一道道火花。日复一日，这些鸟，享受孤独和寂寞，在孤独和寂寞中燃烧激情。

年复一年，沉默中，每一个生灵都是梵高，在肥沃而朴实的大地上

留下永恒的杰作！

（选自《伊犁河》杂志2012年第6期）

野草莓（外一章）

李　萍

真爱用温柔搜索，你那娇羞的脸庞，在漫山遍野明目张胆地示爱。

那刻，我兀自为自己做了一个面具，而后且歌且舞，与你对视与你亲吻，末了，将你拉进我的胃囊，而后把一些思念用时光冲泡成浓茶，洒在牛蹄窝里。

我想，你在风中成长，从童年到自由的青春，将我的思恋紧紧缠绕，我匍匐于爱的大地上无路可逃。

我用痴迷编织的网网你，网你视野里的一切，甚至网住了一位采撷你的少年。从此，如缎的心事在脚下蜿蜒、伸展。

今天，我终于将你攒在指尖，让那抹红染透我的情愫，而后把你的照片贴满我记忆的四壁，把少年的微笑与你一起盘点收藏。

你相信不弃不离，是一生的誓言吗?

我把心里最纯真的一切带到你眼前，与你分享，也与大家分享时，我会在你的心海留下点滴语言，宛如你留给我的一般。

啁啾的鸟儿

我被一只啁啾的鸟声吸引，蹑手蹑脚举着内心的喜悦，向那鸟声靠近。

啁啾，啁啾。

我周身的空间溢满喜悦，啁啾荡漾着欢喜的浮云，也吸引着我的灵魂忐忑不安。

那啁啾，是对伴侣的呼唤吗?是对爱情的渴望吗？抑或是孤寂的吟唱?

我依旧蹑手蹑脚，不管不顾踩疼那些啁啾声，任性地在阳光下找寻。一颗纯真的心，渐渐平静如初，且随阳光的背影渐行渐远，去做短暂的流浪。

突然，啁啾声没有了，我惊叹地拨开花丛，试图让啁啾再度响起。

那些啁啾，于我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鸟鸣，一个易释的定义。

这风景——如诗如画。

其实，我无法欺骗鸟儿，亦无法欺骗思念，捕捉啁啾的鸟儿只不过是个幌子，我在沿着你来的方向追寻！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8期）

无序的短章

李松璋

1

风吹草却不动。

石头在空中飞，穿行在石头之间的鸟儿，羽毛梳理得干干净净。它们能够在巨大的恐怖里安然从容地找到自己的道路。

还有高度。

2

深夜的流萤，不知为何会伴随着一声声噼叭的声响而一只一只地熄灭掉。一点点微弱的火，如同风中寻找泥土而不得的蒲公英的种子。

强大的黑夜，令它们手足无措。

它们时而无声地聚集在一起，时而悄无声息地分开，每一次聚散都会有几只在黑暗中噼叭的声响里消失。

——暗处的枪声。

狙击手的枪法相当准确，他们在多处角落或树丛后面隐伏。那是无比的强大对于非常的弱小的无情杀戮！

谁雇佣了这些训练有素的杀手啊！又是谁，如此恐惧暗夜里那一点点流萤的光亮啊！

3

走来的，离去的，都是此时一个前世的约定。但我们能够做到如夏天河流一样的坦然和平静吗？不必问别人，问我自己就好了。我的内心，我面对世事变局的反应和态度。将来我不知道，但过去的表现，如今想起来令我脸红。

4

一块石头挨着另一块石头。它们相互激励着，抵挡海潮自深海带来的不可测的诱惑。它们像兄弟一样并肩坐在一起，皮肉和骨骼都被生活磨砺得异常硬。它们是内心里贮备了足够多的盐和悲伤的汉子，但绝不以眼泪的方式流出去。

它们在等候一个消息。一座黄金的山峰正在它们前方的海底悄悄上升！

5

一颗蒲公英的种子，驾着雪白的小伞，正想在一块松软的土地上降落，一阵轻风，又将它刮到空中。它不得不继续去流浪。

风改变了它的命运，改变了它的爱和生活。它飞过村庄的屋顶；飞过村路上荷锄归家的女孩子——本来，她会是将来的某一天采摘它的那个人——她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它飞过无边无际的田野；还有弯曲环绕的河流。有那么一刻，它曾惴惴不安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但随着眼前的世界越来越浩大，视野越来越开阔，它看见了那么多陌生的事物，它又在为自己庆幸了。

（选自《中国诗人》2012年第1卷）

瞬　间（外二章）

李　霈

只一瞬间，我就来到另一个瞬间。秋天的落叶覆盖了我曾经所有的脚印。

我不知道以往的瞬间，它都躲在谁的背后。就像我不知道以后的瞬间，它又会怎样来临和怎样消失。

坐在生活的窗口，那些急速的闪过，闪过，是多么的孤单，又是多么的温暖。

只一瞬间，我就远远地离开。但我相信，这并不是遗忘。此时此刻，我伫立在岁月的河岸，凝视着两岸青山，让一种辽阔，在我的内心舒展，无声无息。

其实，瞬间，它以存在的方式，掩埋着我们，也成就着我们。

有时，我俯身低处，心却在高处徜徉；有时，我站在高处，却又用目光逡巡着最底层的生活。

那一个个瞬间，我们有谁会躲过呢？

花红草绿，月升日落。我们让瞬间在瞬间里变得陌生；我们又让瞬间在瞬间里使我们愈来愈真实地存在。

辗转反侧，我们只能更加安静，坦然。

背风而坐，我们只能把那些破碎的记忆一点点抚平。

瞬间，我们已经老去。

而瞬间，我们又曾经多么年轻。像一枝肥硕的茎，托举着含露的花瓣。

飘　拂

燕子在春雨中飘拂，旧时光里的茇茇草和花朵，仍结满丝丝温存。

星星在天际飘拂，星星把梦给了喜欢星星的人。而我的亲人，他们却只把影子播种在秋天的原野。

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望天，望风，望一些不可企及的消隐。

有时候，月色很美。我的思念却像一棵草，在流泪中开始枯萎。

有时候，大地辽阔。我的目光只会在河滩一群羊的飘拂中，一点一点走远。

这世界，到底谁是谁的过客？

飘拂，一枚棘刺刺痛的一点点伤；飘拂，一根火柴燃起的一点点暖。

风寂。野阔。

我是被谁抚摸过的一根草？

谁是被我缠绵一生的梦？

今生今世，我要拿走我的幸福，我也一样要拿走神恩赐给我的磨难！

在佛前

在佛前，我用三尺尘土遮盖着我的灵魂。

放下铅华、虚伪。

佛的大有和大无，让我在这里像等了好久，又像从来没等。

一切都已在尘埃之外！而心中的波涌，仍激荡不已。

天际的风穿过大地的河流，人间灯火通明。

而我，此时面对佛的眼睛，像水里的鱼学会缄默。

谁是和我擦肩而过的人？谁又让我已经无法回头？

在佛前的一刻，我只是沉寂的星星。

在佛前的一刻，我偶尔也想辽阔，尽情地打开自己。

我相信， 此时此刻，对和错，都露出微笑，如佛的面容，至善至美。

尘世已了无遮拦，山河也失去了它们原来的走向。

（选自《绿风》诗刊2012年第3期）

红帆船（外一章）

林登豪

带上心爱的二胡上船。

从都市码头起航。要去丹麦，寻找安徒生童话的源头。

小船在海上漂浮，风雨过后，小船迷路了。这是个没有星星的长夜，拉起《二泉映月》《江河水》，旋律行云流水，无人翘首顾盼。

夜幕下，流淌月光，流淌音乐，流淌散文诗，灵魂犹如漂泊瓶。

水路上，化缘。呼唤鱼儿，呼应渔歌，却没能遇上美人鱼。

隐形的力，回旋水面转动时光的巨轮。

流星划过天空，也在我的胸膛擦亮一道光芒。

突然，我被乱吼的打桩机惊醒，哦，我只是南柯一梦。

灰色的天，暗示了一种时空的对峙。

都市的喧嚣又在身后紧紧追踪我。

蜗居高楼

从城之边缘穿越的铁轨，似两条巨蟒，闯过我们的身躯。货运列车的浓烟腾空而上，迅速掠过楼与楼之间。惟有正在觥筹交错的人群没有看见。

斑驳的老墙已被茶色的玻璃墙取代了，狭窄的木楼梯已被大厦的电梯替代了，褪色的雕花窗已被落地窗覆盖了；那么，都市还留下一些什么呢——发黄的老照片，超价值的古董，公园里的

亭台水榭。

熙熙攘攘的上班族，如一群又一群的工蜂涌动着，震撼电视发射台，搅拌一大批物质的名词。

走过都市，微尘纷扬，希望雨季早日来临，冲刷大街小巷的尘埃和标志性建筑物欲横流的疲惫。

二十多层的豪门家园，洞开一扇扇防盗门，喘息着许多梦想、欲望或诱惑；楼巅腐败的弧光刷过长空。

闯进都市，喧嚣合围，祈求大雪早日来临，让雪花纷纷扬扬覆盖水泥钢筋的丛林，冲涤城里人的心田。

突然我头顶上的骄阳躲进乌云。都市拥有甜味，更有苦涩……在这浮躁的时空中，有多少人保持一份理智和一种平静的心态？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4期）

南门山绿道

林汉筠

不用我说，这一壶山水早就印证了奇迹。绿的是水，绿的是山，绿的是那条悠长的绿道。

谁在这里点画着那坛春水，将远处的山、近处的人倒影而来。连那只横笛，悠然间吹出的一曲响亮的声音，也在青山绿水间荡来荡去。几只野鸭在湖中嬉戏。绿道上手牵手的人们品尝着绿的清香。

三五个手持画板的青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泼墨挥毫，举手之间完成了对美景的复制。

南门山绿道，是我们这里的一张名片。

小阳春里第一场温润的雨刚过，绿道两旁的桃花瞬间就红了。这个桃红柳绿的周日，因为一种缘分，让你我相遇在绿道上。

沿着绿道，轻轻地漫步。

我们一起走吧，踩着传说中那个皇帝走过的脚印。我看见，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南国早春盛开的桃花。

现在想来，我有一种淡淡的失落：在这个绿道上，我们没有能够相偎一起，留下可供来日回忆的照片。

期待有一天，我们再来此牵手吧。

（选自《客侨》2012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礼 物

灵 梵

1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每到这一天都会收到你的一份礼物。一颗心，被娟秀的文字一瓣一瓣解开紫罗兰的眼神，深情地望着笔画里一丝不苟的心跳。

那时，一群白色鸟在远方启程。时光尚未抵达，只有文字在纸上醒着。

夕阳总会逐渐慢下来的，你相信自己就是那个黄昏的主人。

从现在开始用礼物预支未来，践约那个等待兑现的今生。

2

我出生的那一天，蓝色的山脉有鸟清脆鸣叫，母亲这么告诉我，当她在淡淡的雾中醒来，怀胎十月的清晨在怀抱里已经睁开了一双清澈明媚的眼睛。

清晨，这是你给我的第一件礼物。黎明的第一瓣曙色是蓝紫，你轻声说，这是你的最爱。

到了黄昏，你会给我最后一件礼物，并且是最好的。

远天的落霞在玻璃上成群飞翔，而你偏爱树梢上的归鸟，炊烟在风中解开波纹，多像你的鬓发流动。在黄昏，你依然任性？但笑容的纹理一定浮云一样安详。

现在，黄昏还在路上，你背着过多尚未送出的礼物。一时半载到不了的。

你总在自言自语：都是你的。

3

启程的白色鸟还没有跟黄昏相遇。

一条路从远方而来，一条路通向远方。忙于生计的人们只能与现实和解，不仅仅因为没有功夫清算积压在每一个夜晚丰满的灯光，最动情的声音就隐身在日常单词的背面。

静下心来，你的礼物源源不断。没有人告诉我，你现在到达哪里？究竟白色鸟与黄昏的距离还有多远？也许没有人知道真相。

我显然已经债台高筑？

我还会继续不断地赊账？

我只知道，我实实在在收到了你的许多礼物。

4

没有一件不是你的：健康、快乐、苦恼……

而学问、诗歌、顾此失彼、忍痛割爱、激情与理智、拒绝与接纳……也都与你有关。

删除一段往事，更多的往事变得无法涂改；模糊一些细节，许多细节更为清晰。礼物承载着记忆，不会多，也不会少。

有一种膨胀汹涌澎湃，有一种收缩无与伦比，时间在长度里消弭，永恒终于露出了锋利的材质，礼物还原了馈赠的真相。

我，注定要戴上荆棘的桂冠，为你背起一座千年的宗教图腾，走向朝圣者云聚的山岗。

永恒的钉眼里，当血凝固成花朵，光环与虚无相互痴情。

5

所以，我只能用耐心与命运达成和解。

如果此生根本无法偿还你的礼物，那么请把这份偿还的愿望一并算上吧！我正在积攒我的月色，你只要备好你的河床。

一群从前世起飞的白色鸟，正在穿越蓝色的山脉，朝着今生的黄昏归巢。

黄昏，我将大祭我的生日。

让大地因此静穆无声，月色，把每一个夜晚的河床充满。

（选自《西部》2012年第6期）

千年咸平（三章）

刘海潮

斜码头

一直在斜。

村庄在斜，老屋在斜，街道在斜，就连庄稼地都在斜。

斜过了庞涓孙膑，斜过了宋元明清；斜过了收秋种麦，斜过了店铺舟楫。

一直斜到沙河，斜进淮水。

不斜的是袅袅炊烟，不斜的是男耕女织；不斜的是拾阶而上，不斜的是望穿秋水。

不斜的还有，还有麦子，玉米。

不斜的还有，还有人心！

寇准墓

背靴之后，便是雷州。

岭南的瘴气四处弥漫，湮没了遥远的咸平，还有比咸平更远的澶渊。

文死谏，武死战。参天的杨柳，满地的芳草，都化作绵绵秋雨，茫茫四野。

古树藏秋草，细雨罩古坟。织女萤窗下抛梭织得的红绫，成了寒窗课子的绢书，一字字，一行行，写的都是一个“忠”。

双沟夜柝

梆，梆梆。

遥远的梆声在线装古书中来回游荡，一声声，和着秦时明月，穿过沉沉夜幕，把余晖洒向千年咸平。

许国旧地，古蔡河边，打更的人用梆声打点一只只客船。

失落的文人，得志的官员，赚钱的商贾，双桨在蔡河上留下灯光点点。

双沟村，把蔡河一分为二的双沟村，历尽沧桑之后，谁还能打捞出那一片片白帆？

（选自2012年2月17日《开封日报》）

高悬的晨钟

刘鸿鸣

看到你高悬在寺院的空中，我觉得远古武士巨大的头盔，终于找到。人，早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你，是否还残存着战乱年代的血腥？

想撞碎你真是不容易。

——其实你天生就是被撞的命。要是沉默就好了，可你偏偏发出震撼心灵的响声。

停停撞撞，撞撞停停。撞你的人一个个离去，可撞与被撞僵持着，撞成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

看到每一次致命的撞击，我都替你感到疼痛；你每一次也都尽量躲闪着，可撞向你的那截圆木总是百发百中。其实每一次早晨的撞击，你都震落了一层挂上去的尘土，就像我也震落了什么，突然感到了一阵轻松。

被撞，可能意味着一次次接近毁灭；同时，也是自我的一次次再生。就像我每天要用凉水洗脸让自己清醒，我看见你青铜的面目又一次变得干干净净。

真想把你摘下来，挂在我的心中。要是翻过来栽上鲜花也很不错——美丽的人生，也需要美丽的风景。

（选自2012年7月25日《松原日报》）

倾　听（外二章）

刘克祥

是不是也可以把聊天当做一种美学?

眉州酒楼的晚餐厅里，此时已经没有了喧嚣。我们临窗而坐，在灯光的明亮里收拢夜色。星星布满明眸，摇曳身影如水。

咫尺的天涯，一条鱼已经无法到达彼岸。菜肴鲜美。鱼头冲你，鱼尾冲我，难道这就是河流的一生？我静静看着你，找不出可以靠近的路。我知道我已无法逆流而上，进入你的源头，进入波涛云涌的深处。

幸福的时刻，鲜橙汁的微笑依然灿烂，有花的芬芳和叶的招展。你可知道，我多么愿意在你轻柔的话语里沉醉，在相望的流水中穿梭。当我们老了，笑容依旧年轻，依旧春风荡漾，依旧是今夜淡淡的怀想。

没有音乐的抚摸，没有歌舞的演绎，是什么将我绊倒在你冰清玉洁的怀里？我的身体像玻璃杯子一样的透明。并非我立意不爱，也不是我没有能力去爱，我只是想把今夜这份通明的感动，融入我生命的字典。

一阵清风，一阵天涯飞絮。远方，有雪花轻轻飘落。

草　原

草香沾满花香，云朵复制羊群。静逸的天空，无边的蔚蓝滋养着草原的辽阔。

浑圆的地平线上，一匹瘦马，头颅高昂。成吉思汗的铁骑突

破重重防线，纵横驰骋。那雕花的马鞍上，挺立着一个血性民族的无限荣光。弯刀长弓的锋芒，让这块颤栗不已的土地充满力量和传奇。

一根长鞭，甩出一段曲折而悠扬的蒙古长调。

歌声不断，英雄回家。祖祖辈辈的草原，生长羊群和马匹的图腾。

洁白的毡房，奶茶飘香。高高举起的银碗，盛满草原人的豪情和粗犷，醉了一轮圆圆的明月，融化远方的蹄音。

真正的草原，孕育真正的兄弟、真正的英雄。

纳木错

什么样的蓝，嵌入你清澈的眼眸。

那蓝，不是蓝，是高原上的一面飘扬的旗帜，是一匹鹰劫洗过后的天空的宁静。

威严耸立的念青唐古拉山主峰，四周环绕着浅绿的草原。峰顶上的皑皑白雪，千万年羽化成蝶的飞舞，镶嵌成一副浑然天成的银盔。山体间红黑间杂，宛如古代侠士的披风大氅，不怒自威，日夜守卫着纳木错的往昔。

一滴眼泪的咸，诠释着爱的过往。我千里虔诚而来，并不是为了那美丽的动人传说，只想捧一把纳木错的水，濯洗一下疲惫的身心。啊，精神之水，灵性之水，天地万物之母！

四野空旷如寂，只有天空、云朵、湖水，带着轻轻浅浅的微笑，把一个异乡人内心的灯盏点燃。

谁说梦境不是真实？我捡起一块石头，连同我的心愿一起放在玛尼堆上，并许下自己的诺言，希望她能在这滋长过爱情的土地上雪莲花般地绽放。

（选自2012年12月3日《伊犁晚报》）

走天池（组章）

刘　虔

有关天池意象的几句话

活的火山口，五百多年前就醒过，只是又睡了。

地狱的毁灭之门，暂时关闭着。

又像洋人神话里的潘多拉魔瓶，瓶塞在颤动。

老天爷的一滴伤心泪落在了长白山，时间不忍苦难的漫长，把泪酿成酒……

想知道大地内心的坚硬与柔软吗？

长白山在等你！

那里的天池在等你哦！

让爱在高天上飞升

我和我的同伴一起登攀。一起攀登的，还有山野的阳光和深藏谷底的土地的爱。摩肩接踵。一步一趋。拾阶而进。

我们的头颅昂扬着，不曾低下，总是向上。脚踏一千四百多级石阶如水之流徙梦之飞旋，一千四百多只白鹤引载着我们在高天上书写浪漫！

静卧于九重天宇之下盛名不衰的天池呵，你的名字就是我们此刻的全部感动与感叹。在火焰里生，火焰里获得今生的平静。今生的平静岂能是永久的平安？

这凝定在山巅上的哑谜，歌哭着生与毁灭的诗篇。何事，何

时，何处，何因，是你最后的答案？

仿若儿时听见母亲的喊声

但我们欢乐着，从容而坚定，在攀登！

我们携手北去的风南飞的雁，向最远的星座发出欢声。我们心如磐石，却最向往这平静着的平安。去往山巅上的岁月，犹是去往母亲安居的家园。

我们能够抵达，让心沐浴那一池梦幻里的清荫。或许，那清荫里还留存着温暖寒夜的火之余焰？

信赖，是一片温柔而洁白的云。信赖，是儿时母亲夕阳下的呼唤。

护佑着黑夜里时光的明媚。护佑着所有憧憬登临与远望的我们的心……

一片小花，又一片小花

在这方无树生长的苔地上，幸有许多小花的生长。紫一片。红一片。白一片。黄一片。

多彩的故事一直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延伸。凄美的芬芳如光的音响进入了大地内心的宁静，且定格成这褪却废墟之苦的高地上最绚丽的画面。黄一片。白一片。红一片。紫一片。

生命，在这些多彩的星座上喧嚣着自己的顽强。岁月蹒跚，风一程，雨一程。挺过雷霆的击打，熬过暴雪严寒的肆虐。一年又一年，深情地呼吸，拚死地坚守。终能渡过灾后的磨难：

又是小花。总是小花。小花。小花呀……

一只山地野蜂的舞蹈

这个来自林野山地的小精灵是有福的。

昨日还在它的温柔之乡的花丛绿叶间怡红吮蜜。

今日却紧随我们的脚步也要做一次多情的登攀。

听它那嗡嗡有声环飞在我们左右不弃不离的神态，

除了它的祝福，或许还捎来渺渺天庭与山林里神灵们的吩咐？

莫非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人的叩问与踏访？

有感于我们人的高地探胜的欲望里流淌着关于土地的爱？

是的，迄今所有的故事都在告诫一个人世间的悲痛：

没有人进入的空间与时间，那是缺失文明的寂寞的虚空。

没有万物争荣如野蜂们的舞蹈与啸声，那是另一种虚空的寂寞。

野蜂为我们欢舞，我们与野蜂同行。

彼此诉说着彼此向往的高天与绿地，命运与幸福，

还有那些为了安宁的忧伤，为了攀登的梦想、勇气和受难，

以及阳光在彩云之上挥洒如水的恬静……

这只小小精灵美妙的翔舞为我们送来的正是心灵愉悦的信息，

那是一种同天庭之声与大地万物愉悦的亲近！

这一池凝定在山尖上的玄机

这里，道路止息，星空升起，悬崖壁立……

天池，终于以天仙般的情怀迎接了我们！

没有雾，凝静如玉，澄碧莹莹的芳容尽收眼底。一个故事的神秘瞬间就这样展开又结束。

池水深深，许是大地隆起的一颗碧蓝碧蓝的心呵！谁能读懂它的宽阔它的深邃和不可触摸的玄机？

为了曾经的苦难，它满腹忧愁，流着泪。它走过炼狱的沉痛，重获美、青春、安宁和高扬的神奇。它用平静的湖水掩翳住深渊的恐惧。它钝化着沉沦的悲伤，净化卑微者的血液。它使痛苦变得甜美，让寂寞有了光辉。

池水泱泱，如河汉落地。这泱泱池水却从不沉醉！

呵，大地开花，心灵吐穗。

它是苦难无垠希望无边的大地写在水上赠予我们的人生典籍。

写在水上，流淌在心底……

站在水边的祈愿

登临山顶，我一路翻阅大地生生不息的奇妙。

站在水湄，我凝视这片水域一往情深的精粹。

幸拥入怀的目标，已然销蚀于抵达的欢悦与欣慰。

高天厚土，却依然撳动着我的心扉。

此地。此时。此身。我有一种忧伤高过无际无涯的星空。还有一种渴望正畅游于莫测风云的苍穹。面向展开在头顶的壮阔的蓝天，面向铺垫在脚下的慈厚的大地，面向所有日子里的苦痛与欢乐、幸运与不幸，许一个愿吧：

让生之毁灭走进毁灭，

让生之平安成为永远……

（选自“刘虔散文诗博客”，2012年）

雪月亮

刘　琼

挂在那里，如一枚白色的纽扣，在灰蒙蒙的天空，你所散发的辉光，却夺走了一个冬天的光芒。

当雪花从遥远的天庭赶来，落在手上，从此我和寒冷的事物不再存有距离。就如我们，相互依赖，相互厌弃。

一些注定要消失的事物，忽明忽暗，扑朔迷离，总是让我无从辨别。有时候，我们言不由衷。有时候，我们返回唐朝，到一首诗里，相互抚慰。

谁能触摸到叶的凋敝，带着我们所不知的决然。一个季节的明媚，犹如汹涌的风暴，那些曾让我们忘记的时光，还会不会卷土重来。

那些曾经漫上我们胸怀的灼热，兀然间，如雪中的脚印，再一场雪后，就和岁月融为一体，乃至渐渐隐去。

如风影，世间总有太多的徒劳，注定了内心的疲惫。当一颗星子落下，划过夜空，划过你，落在低处，如宇宙中那些难以启齿的碎骨，多年来，都是我替它们疼痛、忧伤。

更多时候，你就像一片永不融化的雪，影子挪到哪里，我的疼痛就指向哪里。

更或者，你是我前世的泪水，挂在今世的树梢，只等一个人取下、收藏。

（选自2012年1月5日《伊犁晚报》）

枣　树（外一章）

刘天翼

一棵枣树，就像一位老人，守着自己的村庄，默默无闻。

这是华北平原上的一棵树，源于一只飞鸟衔落的枣子。生根发芽，繁衍生息。

一棵枣树，一个村庄。村庄，挽着乡情。

红枣，是一棵枣树的梦，也是一位老人的梦。终生托举着的，就是能结一树的红枣。

枣树下，一大群的孩子数星星。星星多多，枣多多。一颗颗的红枣，把孩子喂大，像鸟儿一样飞走了。

枣树也老了，已经结不了几颗红枣啦。

老了的枣树在数星星。星星多多，枣多多。一棵老树，立于村口。看，鸟飞来了，又飞走了。

柿　树

挑起千万朵红灯笼，为秋天开道。

秋天感动得咽不下一枚柿果。

一棵柿树，站在秋风里，守着清贫歌唱。

一个村庄，让一棵柿树领着走，追问明天。

其实，柿树上挂着的不是灯笼，是一张张少年的脸，沾满稚气和幻想曲。

一年一年的，柿树老了。努力地结出几枚柿子，高高举起。是照亮人生，还是封住人的口舌？怕说自己老了。

年老的柿树最终没能熬过季节，被时光带走了。可记忆的梦是不会破灭的。

今年秋天，一只鸟飞过柿树遗址的上空，跌落了一片羽毛。秋天深了。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1期下半月刊）

寻人启事（外一章）

刘星元

不知道你的名字，要是知道，我早就在滚滚人流中呼喊你了；也不知道你的住址，要是知道，我早就把老板给炒了，然后收拾好行李跋山涉水去叩你的家门了；更不知道我们是否见过，于人流中、于小巷里，于现在、于多年前，长久地凝视，或者只是擦肩，或者什么都没有。

只好贴一张寻人启事，在我日渐衰老的背后，或唯有你才看得见的心里。姓名不详、住址不详、籍贯不详、年龄不详、性格不详，甚至连我之所以要寻找你的目的都不详。期盼有一天，你经过这张启事，停下，把嘴巴凑向我的耳朵，若无其事地说一句：我来晚了。

我会像你想象的那样点点头，一点儿都不惊讶。

我会说，不晚不晚，永远都不晚，我还没有把要等的时间等老，你也还没有归于彻底静止的时间。什么都不缺，整个世界就缺这样的一次相遇了，你来得恰到好处：你能来，这世界多么好。

天黑了

天黑了，天一黑世界就小了，小到我的目所能及，小到我的忐忑不安。所谓远方就在眼皮底下成功逃之夭夭，来不及细究败绩，一场暴雨就顺势砸来，刚刚浮起的叹息声像个溺水的孩子，妄图挣扎着，最后淹没在空洞的街道里。整个过程，只有暗至昏

黄的街灯面无表情地看着。

天黑了，天一黑世界就小了，包括我。任何时候我都不敢确保，我是安全的，即便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我仍本能地先退后一步，给自己留出一段便于向后逃跑的距离。

天黑了，天一黑世界就小了，此刻，我才会小心翼翼地把浮华的日子挤压，缩去水分，剩下瘦小的真实的自己，在暗室里闭上眼，任那些自称记忆的多少年的风景熙熙攘攘地挤进眼睛，任泪水无数次冲击着眼皮，我也决不喊，疼。

（选自《中国诗人》2012年第4期）

江南雨（外一章）

柳袁照

多少天的雨，心里都起了泥泞。下啊，下啊，情绪都被下落。知道你会来，无一丁点消息。

西边的云还没有云游到这里，等云游到这里，也许就不怕这可怕的静寂。我想睡一会，睡梦里，好整理思绪。百般无赖，百般惹人无趣。

抑或，佯作笑脸，像湖石一样，坐起。在相思你的相思里，亭亭玉立。

奔向那棵开满花的树吧

我抓住你的手了，你的这只手。我知道，曾经被夏天的月光灼伤。我们往前奔去吧，那棵不事喧嚷的大树，就在那口池塘旁。虽然，天色向晚。矗立天宇的影子，有点悚然。

我握住你的手了，站在那里，会是很孤立的事。不要再犹豫，纵使路途会黯然，我们还是一路奔走吧，那棵依然美丽的大树，尽管枝叶上满是水珠，但那不是哭泣，它站立在那里，依然如我。

（选自2012年7月28日《湖州晚报·南太湖诗刊》第2期）

清晨，下起了小雨（外一章）

鲁本胜

夜，从梦中醒来。

风，轻轻地推开窗户，听见了已经远去的，另一条大河。

窗外，庄稼的香，引来了翠鸟。她们，陆续来到早晨身边。

饥渴的雨，在饥渴的时候，来到了一个饥渴的地方。

正在改变——

改变了农业的部分湿度，农村的许多焦渴。

红花啊绿柳啊响雷啊，渐次将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推向天空。

而远去的生活，身段华美。

她的婀娜，使春风吃了一惊。

怀　念

又是祖母的祭日了。弯月如镰，穿过月光下的麦地。儿时的记忆，在久别的念想中，飘过来。

已经记不清了，祖母那双小脚，走过了多少岁月；记不清了，她牵着父亲，抱着姑姑的手上，长出过多少老茧；记不清了，她额头上那些沟壑，储存着多少生活的辛酸。

与生俱来的责任啊，像刀子一样切割着她。

她的纺车，转出了无数的星光灿烂，把清贫的日子唱成了一支歌谣；把我清凉的童年之梦，纺成一只月光下面飞翔的夜莺……

她从我的身边经过，她的善良，她的美，照着我的脚步。

今夜，在清明而悠远、凄清的月光中，我看到了比黄花还要清瘦的奶奶，繁华落尽，返璞归真。

我知道，那虽是一支麦穗，我却总是习惯把它看成——

整个田野……

（选自《青岛文学》2012年第5期）

恋之火

——诗题旅美艺术大师李洪涛先生油画

陆晓旭

天空还蓝着。远山还绿着。

而我心中，已有万马奔腾的火焰，开始为爱燃烧。

一千双眼睛，一千双，都在这个热烈的夏天醒着。

这是一个适宜恋爱的季节。每一片叶子都在颤动，上面汹涌着激流。

每一棵粗壮的大树，都敞开了手臂，尽情拥抱着世界，甚至拥抱着灼热而馥郁的芬芳。

青春不再并不要紧。只要心有灵犀，仍会有命中注定的姻缘在际遇之间萦绕。人生原本就是一片开阔的大海，沿着曾经来时的那条河流，一定可以回溯到花开的彼岸。

这样的季节，唯有捧出一颗真心的人，才配拥有真爱。

不说地老天荒。不说海枯石烂。只需相濡以沫。只需相敬如宾。

缓慢下来的时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一起携手走过。不要逐风驰骋。即使思索如箭，也只要一个温柔的港湾。

卧看云起，或者细数风中的情愫。在燃烧不熄的浓荫里，与心上人共同抵达神祇的领地。直到期许已久的黑夜如期莅临。

那漫天的星光，依然还是我们彼此可以触摸得到的温暖。

（选自美国《常青藤》诗刊2012年第15期）

姑苏诗篇（三章）

栾承舟

拜谒寒山寺

头顶是烟雨阳光，翩若白鸽的钟声翠绿。
穿越生命的苦难之后，慈航看见了乱云飞渡，暮鸟斜飞。

看花的月，细雨与春之间，某种异样的冷暖，湿漉漉一片。
一个思想敏锐的人，还有那些守望者，沿着佛的慈悲，远离、走近或进出。
一股拙厚旷远气派，斜出东风，精神盛宴就此拉开。

每一寸净土，让每一句佛号生出暖意。
尘世如菊，在梵乐中徐徐漾开，它翅翼上的伤还没有结痂。

枫桥夜泊

最美的波涛，立在泠泠的丝弦上面，优雅起伏。千顷万顷的旋律，阔步而下，泊成了张继心中，一股横扫一切的激情。

嘹亮清越的钟声里，客船对枫桥小镇的呵护啊，梦幻一样缥缈。
一盏油灯，或许是被谁的思想捅了一下，火苗骤然疼痛，长高。所有吟叹爱情，惦念祝福，变成了春水中的，一尾极其冷隽

的鱼。

此时，夜是睡着的；诗与睡眠，伸张着翅，呈现安详本真之美。

心中，谁的微响，和如水之月并肩？

风吹沧浪亭

想象之岸，怎么也见不着一匹沉醉的风了。

时光嘴尖皮厚，把岁月啃得只剩下四根骨头。月光清瘦，倚着回忆，打盹做梦。

凝重之美古朴之美有墨的体香，满眼尽是体量的宏伟，吹着，吹着洗尽铅华的风姿。

有一个人，环抱着夕阳衔山，烟气乌云。

广场看不见的文脉人心，在历经钢铁一样的火焰之后，指向了朔风飞雪。

（选自《青岛文学》2012年第1期）

我把悲伤喜欢过了（外一章）

马东旭

这是个沉重的冬天。申家沟，封锁了太多的门。

我只想造一架梯子登天。因为我把褴褛喜欢过了，黄袍还没喜欢。土瓮喜欢过了，墓室还没喜欢，纸扎的房子、五彩的佣人和灰烬还没喜欢。

一匹乌鸦，衔着落日与落日的荒凉，在我的头顶盘桓。

我仿佛看见母亲在烧纸钱。她头顶的芦花多么好看，垂下的皱纹、深眼珠子多么好看。那个耕种我的男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树根和汁液，他添土的十指、泥泞的脸多么好看。还有儿子浑圆的泪水多么好看。

亲人们，我真的把悲伤喜欢过了，仿佛整个祖国的悲伤，被我一人所拥有。

在腊八的黄昏中，我把万物也喜欢过了。

请把我的灵魂打碎，把孤独打碎，让我随风飞，让我发疯，带着申家沟一起发疯。

落日

我热爱落日，热爱落日下的宁陵城，热爱宁陵城的五谷、杂粮、平静而美丽的村庄，热爱村庄的贫穷、黑夜以及黑夜里的孤独之蜜。

热爱以沙子净手的父老乡亲，拨亮银色器皿。祷告神，赶走有毒的蚂蝗，让半尺厚的黄土长出温暖的果实，长出绿玉杖。

热爱打坐的老人，饲养着体内的静寂与悲苦。

他摸不着自己的伤。

我相信自己的前世也热爱落日，热爱逼近火焰的落日，浑圆的荒凉。

（选自《诗歌月刊》2012年第10期）

乌镇印象

麦　子

阳光斑驳。廊桥弄影。
白墙黑瓦里的江南，如民国时的一帧旧照。
风，细到无。橹声欸乃……
一只乌篷，悠然摇过半开的南窗。

水声潺潺，如女子唇边轻浅的江南小调，在暮色里游走。
酡红色的黄昏，被怀乡的人一饮再饮。
暗影里，谁能看到他的眸中，落满漂泊的风尘？

逼仄的巷道中布满雨的印迹。
前尘往事，谁是谁心口上的朱砂，谁是谁衣服上的饭粒？
路过的，都是别人的风景。
阳光潜入阴影，一抹新绿总摇曳在必经的路口。

从灰白的墙上垂下来的藤蔓，像一把旧时光里的竖琴。
前朝旧事，弦音依稀。
一曲罢，白驹过隙。

（选自麦子新浪博客，2012年）

习　惯（外一章）

曼　畅

一些想象只可以抵达一些偏远的句子。这是岁月与时光的交融，或许这是一次巧遇。面对一些清风，麦浪一群又一群起伏在道路两侧。

好多年之前，你就感叹一棵树的遭遇，而我倾斜在一缕风上。有些梦谁能看见？实际上所有月亮被风刮得很远。如果有鸟儿落下，或许能给划出一些切面。

我说是花事。桃红开足一天一夜，那点疼痛也和自己的爱意一样出类拔萃。我真拿自己没有办法，一有冲动就在大街上赶路。桃花开在路边，一蓬粉粉的红，妩媚，微醺。

或许可以笨拙一些。风在哪朵云彩下面，是那样的轻，就像一缕细烟在水面上漂。完全静止的时候，泥土就会把种子抱在怀里，就像抱起一朵小小的幸福，很多植物立马茂盛无比。

一瞬间，正有露水将我接住。

体　验

沿着我使用的词语，夜雨慢行。暗在夜晚之后，亮着漆黑。如此丰富的内涵，活力充沛激情。

微小锐利的黑，在暗之深处生长，过程在结局之前，没有梦，清风去了渡口，这也不是夜的秘密。

暗又多了些许，不加掩饰，这里表现出一棵树的富有，夜色花朵一样，亮着一个又一个层次。

细节纷至沓来，许多事物在想象之外引渡你的目光，却有许多事物不及事物本质，光影摇曳，暗里诠释了幻想之外的幻象。

可别拉扯过往时光，事物互为两面，像浓和淡、深和浅一样吻合，风雨已著，暗中，能否看清一面更暗的脸庞？

雨下着，夜在浅淡之中。

（选自《周口散文诗九家》，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

麻雀与老鹰（外一章）

毛国聪

在我的家乡，有很多麻雀，也有老鹰。

麻雀与老鹰最大的共同点，都会飞；他们最大的不同，也是飞。

麻雀的飞，很快，很着急，仿佛不胜自己的重量，一下子就过去了。它的姿势僵硬，不停地扑弄着翅膀，害怕掉下来似的。它飞的是直线，路线短促。我总担心它一不小心就会像一颗石子，砸在树枝上、鸟窝里、草地上。麻雀在飞的过程中，总要叽叽喳喳地叫，好像背负着胆怯、恐惧。

老鹰的飞，是飞翔，轻盈、优美、安详、平静。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见它飞过的路。它穿云破雾，自由翱翔。雷，打不中它的飞翔；雨，淋不湿它的飞翔。我经常看见掉在地上的麻雀，从未见过从空中摔下来的老鹰。老鹰累了，想休息了，就歇在高树上、悬崖绝壁上。

老鹰飞得很高，经常飞出我们的视野；麻雀飞得很低，总在我们眼前晃荡。

我们常常看到麻雀在飞，我们很少看到老鹰的飞翔。

在笼子里，麻雀也能欢快地飞。谁见过在笼子里飞翔的老鹰？

老鹰的生活是在天空里，麻雀的生活在地面上。

麻雀就像有些人，只是想飞，而不像老鹰一样会飞翔。

可麻雀不这样认为，它望了望天上的老鹰，又看了看地上的母鸡。母鸡咯咯地说，我也能飞；一头鸵鸟也叫道，我也有一对

翅膀，比你们的都大……我也忍不住了，我说，我也会在梦中飞翔，比你们都飞得高……

心灵如风

风是柔软的。

如果想抓住风，就不能紧握着手，否则，不仅感觉不到风，而且会让风从手背上掠过。

只有张开了双手，风才会涌进手掌，荡满心胸。

这就像世上的许多物事。刻意去紧握未必真能把握住，而用豁达和包容，才能真正拥有。

风是一种空，就像我们的心灵。因为空，所以风才能无处不在，才能自由抵达想要到达的去处。

风也是敏感的。一片嫩芽的颤动，一缕细微的波纹，都能让风感觉到轻柔的抚慰，发出情人般的低吟呻唤。而当它触碰到冷硬的岩石，它也会疼痛嘶叫。

我们的心亦如此。只有铁石心肠才不会受伤，只有心灵枯竭的人才不会流泪。多愁善感不是我们的错，心灵本来就是柔软的，像风一样，它行走的一段旅程都落满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颤音。

人类最需要呵护的，是人的心灵。

敞开我们的心灵，让风把我们带走。

（选自2012年11月1日《四川日报》）

岸边的芦花（外一章）

梅里·雪

海的喧嚣夺不去芦花向天空歌唱的权利。

保持随风谦卑的姿势，缨络般灵动的穗子，沉默在浅海的岸边。

夕阳和长空知道，有一种情怀叫眺望。

在水一方，芦花，高高抬起渔村的轮廓。

出海人风波浪里的艰辛，莫名地熬白了你的头。

举一路海的歌谣，唤船舢点点，远航的人心中蒹葭苍苍，犹如看见村庄的眼睛和那缕飘飞的白发。

潮生两岸，落日浩大。一片海岸在芦花丛中轻轻摇荡。

归帆隐约，海和天空辽远得几近柔和。

大片芦花神情专注地看海，一如夕阳里看那片迷离的我。

一些梦睡在了自己的巢里

我原是为了看看花黄而来，不曾想被一种疼痛的美蜇了一下。

花事正浓，一场盛大的鸣奏穿越芬芳。

蜜蜂，这些小小的生灵。比人更清楚甜蜜藏在哪里，美丽呈现在哪里。

如果不与养蜂人拥花而坐，我真的不知道蜜蜂从不把香甜和美好据为己有，所有获得全部吐露给辛劳苦难的人间。

逐花而居的蜂箱内部，一些梦永远睡在了自己的巢里。

柔弱的尸体蘸着甜蜜，静泊在养蜂女人潮湿的心上。

累死蜜蜂的油菜花，在夕阳嗫嚅了几下落入山谷时，也低下了高昂的头。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3期）

虚设，或者理想（外一章）

弥 唱

零下十度的黄昏，只适合打开一个燃点，打开那个盛满想念的匣子。把视线中的雪当做燃烧前的底色，暗下来的天际则是封锁寒冷的幕布。当我作为一枚悬念被点燃，眼前的火场便是我们纵身的天堂了。

我愿意这样燃烧着。冬天这么长，小寒才刚刚开始。我的火势足够缓慢，足够延长一支旋律悠远的舞步。从头发开始，我简洁的额头、刚刚拭干泪水的脸颊都染上了火的颜色。还有这安置岛屿的身体——为你留存的水岸。直至跋涉过一座深林的脚趾。此时，都浸透于沉默的火焰。冷和空寂都成为身外的闲情，我的场景已经超越了抵达本身。

不管是不是被允许，你都是我此刻的舞伴了。两个人的火焰，能够点亮一个夜晚，也足以温暖余生。如果你还想等待风中的一个答案，我便含住那个决定，随风稍作停留。火苗的蓝始终饱含忧伤。这风声、夜色也都是蓝色的，它们都是我缱绻过的火捻。而你从来都在这燃烧之中。我从未松开过这一粒生命的火种。

我控制着节奏。火焰和夜晚一样低迷，不曾惊醒过寒星、冷月，包括窗台上的一页新年。

就像眼前的暮晚。像我正在关闭的这失火的天堂。轻轻。

慢

我努力让自己慢下来。当午后的光线闪烁于一条河流汹涌的

缝隙，当向晚的钟声渐次跌宕于怀中暗哑的香气，当白夜茫茫，远方的沉默反复暴动着掀开灯盏的暗语，当一只白色鸟再次舞动一束清晨的风声叫醒梦境里的深渊——我便拉住受控于你的这根绳索，让掌心的时间慢下来。让午后慢出河流，让黄昏和夜晚退到白昼之前。我要褪尽冬日的积雪，返回秋水、蓝山，返回一枚青果最初的枝头，听那只白色鸟的第一声歌唱。

我要沉入你的山谷。在最醒目的那个位置等待一行目光。这肌肤的光芒、涛声的流淌都是为你准备的。我预存于秋风里的微凉、裸露于叶落中的不安都只为你。我的沉潜毫无防备，却早已注定。

为一簇山谷而生，我多么无辜而幸运。你一定听得见这清澈的回声。

现在，我不再追赶落日了。我要再慢一些，胜过你的沉默，胜过你澎湃于湖底的淡泊。我要慢成一滴泪水，在谁的眼眶里堵住冬天，就要流出二月。　如果你不能继续含住我，就让我回归这早春吧。让我在你的泥土里发芽，种出血，或者火焰。

让我潮湿着保存仅有的矜持，被你完整地掠取。

让蓝色回到蓝色。让海开始。

（选自《西部》2012年第6期）

九寨冰瀑（外二章）

宓　月

水，不想动荡了，就成了冰。

或许是累了，倦了。那么，就停下来歇一歇。

卧在崖壁上，蜷在盆景下，躺在岩石缝中……随心所欲，在哪里都可以睡一觉，并且做梦。

诺日朗倦了，就站着睡觉，飞奔而下的姿势停在空中……

水的千变万化，凝固成千姿百态。冷，似乎不是唯一的理由。

这是时光老人用魔法定格的一瞬。

不要感叹，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

无数的瞬间，叠合成我们的一生。谁能说清，哪一个瞬间可以忽略，哪一个瞬间更重要些？

奔腾固然精彩，停下来思考，并且做梦，一样重要。

情人海

爱情是什么？一朵白云想得出了神。它沉浸在甜蜜中，忘记了飘荡，也忘记了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在水中。

风马旗轻轻飘扬，时间虫洞悄然开启，却没有谁想去穿越。

每一棵树，每一棵草，甚至每一缕风，都能找到另一个自己，并且，与之嬉戏。不苛求意义，快乐就是一件单纯的事。

你也可以，将爱情装满又倒空、倒空又装满，一次又一次。你不会感觉到沉重，更不会感觉到虚空。在情人海，爱就围绕在

你四周，又满溢在你心尖。

无穷无尽变幻着的世界，离它很远很远。

那顾此失彼的惶惑、匆匆追赶的疲累以及那真真假假的面孔，与它无关。

在情人海，你就是那朵痴痴地发呆的白云。没有人会讥笑你把时间放在一边，醉卧在山头，游荡在海子，一宿又一宿。爱的博大和浩瀚，爱的纯粹和神秘，任你探索，任你把握……

七彩的光影

晨曦，这锃亮的箭镞，射穿寒潮，刺破阴影。它很快就会把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安置在我面前。

古老的河流横穿山脉，穿云破雾而来，仿佛在追赶着什么。哦，太阳，很快就要变成一枚成熟的仙桃，空气中都有四溢的芳香。

我爱的人儿在匆匆赶来的路上。一则喜讯在等待宣告的激动时刻……

而我，要怎么才能兜住这突如其来的甜蜜和幸福？我急急地寻找，心慌意乱，手足无措。

晨曲美妙无穷，却无比短暂，正如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许久以来，我常把这个清晨当作一个梦。我不记得我错过了什么，因为我此刻正背靠坚实的过去；可我想我一定错过了什么，因为我总时时在期待能重返梦里，并且，祈望不会太迟……

（选自2012年11月9日《四川日报》）

流　星（外一章）

——忆故友

木　京

流星掠过夜空，陨落在家乡的土地上。

银州湖悲咽难禁。

泪水洗不尽侨乡的哀伤。

昨夜，我仰望星空，分明还看到您年轻的面孔明亮璀璨。

您想把光辉播洒在养你育你的家乡，然而您微弱的光照不亮灰暗的前路，驱不散身后的黑暗。您被夜挤压成忧郁的星子。

希望幻灭，您挣脱尘缘的牵绊，踏上远离名利追逐的天国。

流星般辉煌而短暂的生命，从我眼前掠过，不留痕迹，却让我终生怀念。

在伤口晾晒的地方

初春的朝阳温暖着未经风霜的梦，甜蜜且温馨。

你捧给我的美酒有琥珀的颜色，芬芳的醇香，和着含情的目光。

一时贪杯，香甜的醉意在唇边播延。眼前的景象渐趋模糊，只有你的喜、怒、哀、乐深烙在心壁，生长出甜、酸、苦、辣的根须飘曳在阴郁的雨季，独品夜的孤寂。此后，你捧着的美酒依然是琥珀的颜色，芬芳的醇香，和着含情的目光。

接过酒的却是一位年轻的女郎。

冷雨滴在心头的疼痛碎裂了梦的花衣，梦醒时分方知已经错

失生命中的春天。

伤口晾晒的地方，射入了几缕夏日的阳光。

隐约有歌声飘来，凝神细听，是心灵拔节时的声声颤栗！

（选自《散文诗人报》2012年总第38期）

石山兄弟（外二章）

牛依河

如果你的名字叫沉默，那我就不喊你，你也不用回答我。

即使我喊了你，我也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溪水穿过石头缝，一路而下，它们在说话，但我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

我相信，它们用的词语一定是澄澈的，像诗人的语言那么美。

我站在比你高一点的地方，是你赋予了我远眺的石。

远方多么遥远，你和你的兄弟一起坐着不动。

我叫你们群山兄弟。

十几年前我去了远方，你们坐在这里，现在我回来了，你们依然坐在这里。

你们，是在等我吗？

明天我又要远走了，你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等我吗？

光的暗示

夜幕降临。

我依然感觉到光的微妙变化和它纯色的价值。

你看到了么，那若隐若现的事物，在夜色中并不如实地向我们描述它们自己。

它们或许只是一种虚设的幻象，向我们暗示或象征，传达某种情感和寓意。

黑夜是如此的沉重而飘渺，具体且抽象。

有时它像铁一样砸下来，有时它又轻盈地托起某一个思想者，浮在魔幻的时空里。

我的触角一直延伸着，漫无边际的想象空间施展出它极其的诱惑力。

我承认了人的卑微，同时也承认了黑夜和想象的辽阔。

我在这和别人共有的黑夜里，触碰了一个微妙的词，就像一块火石碰撞另一块火石，迸出火星。

而匿名者向我发出邀请，我便不顾一切地，向黑夜的更深处里飞，沉入危险的风暴。

直到黎明的词语打开它们敏感的触觉。

（以上二章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2期）

擦肩而过的树

如果我老了，我也不会向你讨要一点点绿色。

因为那不是我的。

但如果我在人生的某个点上走累了，请允许我坐下来，借你遮挡一下这八月的炽热之光。

世间各色人等，匆匆而过，与你擦肩而过，也与我擦肩而过。

时光是如此无情，容不得我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相识，就稍纵即逝。

如果，我老了，我定然不会向你讨要一点点绿色。

你有你生长的年轮，同样有越变越皱的树皮，同样有落叶归土之时。

是的，我不能过多地停留，我要向岁月交出我的脚印，我的春夏秋冬。

你懂得的，我们生命中的绿色，并不相交，但我们相知。

（选自2012年9月21日《湖北日报》）

椰雕工：灵性在闪光（外一章）

倪俊宇

透过单调的色与形，你发现了鲜活的思想与具象。

五指山区柔美的绿风和万泉河畔鲜亮的阳光，浓缩在你手里，活泼了那把雕刀。哦，椰雕工。

不倦的雕刀，在粗糙的椰壳球面上追寻，追寻灵性的闪光，追寻艺术的火花。

小小的球体，旋转出黎山的传说，旋转出海南葱绿的旋律：五指山上红棉花绽放了，万泉河畔比翼鸟展翅了，金鹿欢扬轻蹄，山猴搔出憨态……

“鸟鸣染翠椰林”：是你低语的心音么？

“稻香卷动金浪”：是你翻飞的思绪么？

情感，在一纵一横中演绎成熟；梦想，在一刻一剔中尽意舒展。那些热带的花鸟便产生了共鸣，那些琼岛的山水便充盈了柔情。

一件件椰雕，一朵朵自然与灵性撞击闪出的璀璨火花；

一件件椰雕，一曲曲从心中流淌出来的黎家歌谣。

这些散发着五指山水土味的歌谣哟，陶醉了多少不同口音的赞叹，飘向四面八方的厅堂……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5期下半月刊）

江边，我抚摸纤痕

有野火奔突于绝壁，血光在峭壁上闪耀。

我看到，明明灭灭，是一条江生命的昭示。

一群铜雕，在江风峡雨中前倾，在沙砾礁棱间跋涉。隆起的脊背上，绽放嘶吼的涛声与灼目的炎日。

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让纤绳勒在古铜色的肌肤上。

折叠风雨，折叠湍流的纤路，折叠血与汗的记忆……

纤绳，搭在山的脊梁，牵出心底带血的纤号，能横穿沉雾暗夜么？能系住几缕黎明的曦光？

（选自《青岛文学》2012年第4期）

这个夏天（外二章）

潘永翔

这个夏天，像患得患失的思想。西北干旱得着火，而华中却暴雨成灾。

在这样的季节里，荷花注定不会在叙利亚开放。雨中的大马士革，正在哭泣。泪水是否会打湿饥饿而干涸的土地，我不得而知。

这个夏天，医院门诊部排起了长队。感冒患者忽然增多，这给医院增加了负担，也增加了收入。从医生的表情中，我们读到了喜悦和厌烦的双重表情。

这个夏天，因为多雨和干旱，注定不会收获更多成熟的思想。

一片翻过来的叶子

一片叶子，一片极普通的叶子，在这个平静的午后，如果它不把身子转过来，它也就是一片普通的叶子。

一片翻过来的叶子，从远处看，像是一朵花开在夏天高高的枝头，在一片绿色中十分抢眼。

一片翻过来的叶子，就像一个人在队伍中突然转过身，把真实的表情献给观众。用它的方式面对眼睛的选择。

一片翻过来的叶子，把自己的心情向夏天敞开。在这个繁杂的午后，它需要一次真情的流露。

在盛夏，一片阔叶杨的叶子翻了过来。这需要勇气和智慧，

也需要胆量。但在这个平淡的午后，它做到了。

五月的草原

五月的草原，不动也不叫。它托着天空中的一朵积雨云，像托着一块奶油蛋糕。

草们昼夜生长，它们望着远处的山头，渴望有一次比肩的机会。它们知道这机会几乎等于零。但是它们还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山上的那棵树，目光中充满了希望。

五月草原上的花，真的是种类繁多。山百合、野矢车菊、紫花苜蓿……它们嫁给了草，就一心一意地陪伴在草们的身旁，绝不像三心二意的人类，心有旁骛。

丰盈的雨水和温暖的风，使五月的草原像怀孕的妇女，丰腴而美丽。我真的不忍心看见它们满含希望地等待牛羊们的盛宴。

五月，美丽而又悲哀的草原啊！

我只好转过身，再一次面向大海。

（选自《岁月》2012年第9期）

大海不说话

庞华坚

天，是辽阔的；云，是高远的；人，是渺小的。

大海深处，蕴藏着多少不容置疑的肯定？

我不知道。大海不说话。

鸟，是英勇的；岛，是坚定的；灯，是辉煌的；船，是流动的。

大海的澎湃，汹涌着多少不屈不挠的生命？

我不知道。大海不说话。

大海不说话。它一直沉默。

大海的沉默，如上苍的手，抚摸着无常转动的命运的罗盘。

庸俗的骄傲大踏步穿越迷雾

大海升起来，护佑灵魂深处孤独而高贵的激情持续高亢；天空沉下去，踏实脚下坚定而艰辛的声音恒远永久。

浪花飞溅，涛声高远，笛声肃然，灯盏远行。

身边再没有别人，再没有顾虑和干扰。

海风朴实，拍击胸襟，庸俗的骄傲大踏步穿越迷雾。

和我一起走吧，到无边无际的海天间，挥手、鼓掌、胡思乱想——和大海一起疯狂！

（选自《西风》2012年第1期）

云水谣（外二章）

庞　白

盛夏做着深冬的梦，初春做着酷秋的梦……

一生那么久，现在只记取春秋。

春被滋润，秋被蹂躏。

别的日子，前生已签字画押卖给了无辜。

当晨曦在野草丛中升起，当高耸的夜空浮出微亮，当路边一块石头开始自言自语……

沁凉掩盖了梦幻，云潮涌而来。

毕剥燃烧的迷茫日渐清晰，而白昼消融，季节迭更。

那么，谁也别动。

都举起手来，向时光投降。

——包括天地！

旧　窗

我相信，荒漠布满心灵，孤独终生相伴，乌云不会从天空消失，暴力和邪恶是人类永恒的赞歌。

我相信，绿洲萦绕，星辰灿烂，掌心里的温暖，和大地上的植物一起，沉寂和成长。

我更相信，我的世界，和世间的悲欢一起，起落。

但是我的世界不是大千世界。

我的世界只是一扇开启无序的旧窗。

而且旧窗上的玻璃比往年更加锋利。

它们和窗里窗外的凶险，已经融成一体。

旧窗是我的世界，没有栅栏，没有疆界，只有玻璃上滴水一样起伏的光。

流动的光，不表达，只呼吸。

它们穿越光明和黑暗，发出我听不懂的声音。

因为不懂，我相信那些无法把握的光。

我相信它们引我走向茫然深处的道路。

白　云

一朵云飞过低矮的天空，并非因为迷恋而执著，并非因为大悲而大喜，并非因为仇恨而深情。

一朵白云飞过低矮的天空，仿佛仰望的眼睛，久久流出来的一滴眼泪。

仰望白云，白云使身体里的污垢逐渐得到清洗，变轻、饱满，变得神秘起来。连同天上的秘密，也被卷进了这沉静里。

这沉静暗淡了所有人的记忆，也漏掉了世上所有的光阴。

多么静，就像远山的交谈。

多么白，没有一丝褶皱。

它流畅地飞，慢慢地飞。

它一直向西飞，不隐藏自已的飞行线路。

它飞向坦途，也飞向歧路，飞进了更大的白茫茫的宏大场景中。

（选自《21世纪十年经典散文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4月）

古　藤（外一章）

乔书彦

我并不疯狂，我只是热爱。在村口的古藤下，久久地想着一件心事并不意味着它有多么重要。庄重年轻的思绪，缠绕在新鲜的绿叶上。被梦想揪住，对即将展开的穿越四季的旅行有着无限的憧憬。藤的缠绕都是为了生存。行走不能有一丝虚构，也不能杂乱无章。

春天布满了绿。风在春天的额头掀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滴滴答答，自问自答。内心淳朴的小孩奔跑着。我在梦中飞了起来，醒来后，落脚在村口的黄土上，头顶是缠绕的古藤。我就这样找到了自己的源头。风吹起一群小鸟，它们掠过小村，翅膀振动得古藤上下摇摆，如同跳秧歌的大婶。古藤终于开始醒悟了，它开满洁白的花，像小鸟的羽毛一样闪耀在春天。古藤是小村的图腾，是我的倚靠。

妈妈打开门，孩子的内心充盈着幸福。

妈妈只是微笑，像阳光洒在古藤上。

路　口

在一个路口，我看到许多店铺都叫“希望”、“晨星”、“光明”，充满美好的许诺，交织在一起。在更前面，风不断地吹，催逼着庄稼不断朝更深里黄，我收不住目光，直到天尽头，无边的黄才肯掉转头。日头依旧年轻，落下的叶子如同轻飘的呼吸，张弛在无尽的大自然里。手舞足蹈的庄稼跟着风，跑进人们

的喜悦里。

故乡的生活在路口交集。我变得澄明洁净，心情瓦蓝瓦蓝的，就跟头顶的天空一样。令人沉醉的秋水倒映着一簇胖菊，我们就像离散多年的亲人偶然相逢，说不完的旧情往事如同童年的风筝。在一个瞬间，我们成为彼此的身体，成为彼此的眼睛、耳朵、大脑和嘴巴。不停咀嚼的老牛倦卧在老树下，相映成趣的两只蝴蝶在菊花上打闹。

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乡亲，弯腰在鞋底嗑烟袋锅，缓慢的土话里饱含人世沧桑。我蹲在他们身边，接过烟袋，啪嗒啪嗒地抽着。瓦蓝的天空下，大风沿着老人平缓的语调朝下走，像个听话的孩子。

（选自《伊犁晚报·天马散文诗专页》2012年第4期）

两滴水（外二章）

清荷铃子

大水滴告诉小水滴，要想飞起来，必须借助风。

后来我在一个熟悉的城市发现了它们。它们已经满城风雨。

真的，假的，没人分辨清楚，到底谁越来越干净，谁越来越浑浊。

我无可奈何地从一个雨巷，走进另一个雨巷。

撞上一辆车，再撞向一辆车。后来发现，自己也是水滴。

但至今也不知道自己是咸的、酸的、甜的，还是无味的。

鸟　窝

你让我想起来了家，想起了外出干活的爸妈。

和你一样，他们将我置于耸立高空的楼房内，楼房外是陌生的风景。

我只熟悉窗外按时亮按时熄的十盏路灯。

是它们告诉我明明灭灭的人世间，被一双双大手推过来，又推过去。

而风暴，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助力器，它只是简单地把一些痕迹抹去后又重新镌刻。

所以，我对那些表面写碑的人，也不信任。

藤

死有什么可怕的，只要真诚地爱过，红过。

就算前路再渺茫艰难，只要横下心来，坚持走自己的路，总会有更多的奇迹、更多的圆满。

你只是因为善意的爱走了一条自己的路，所有向上的力量也是因为爱。

你并不孤独寂寞，是有人忽略了你攀爬的脚。

你乐意这么走着，让别人顺着你红色的幸福向上仰望，甚至嫉妒。

你飞起来的时候，墙知道，你枯萎的时候，墙也知道。

墙是你的依靠，是你的大地，是你的母亲，是你的情人、爱人、知己。

——这辈子，靠着一面墙诗意地栖息，足矣。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2期）

出　塞

青　玄

再轻一些，这些被风裹紧的沙砾在荒原的胸腔内，才能完成一世的圆满。

脚下，生命的胞衣律动风的嘶鸣，寂寞的鼓点布阵荒凉的柔软，万马奔突。这些长在荒漠里的坚硬，需要按捺住几世的寂寞，才能和你撞出满怀清流。

时间的长焦，幻象众生。被杀伐的草木攀紧灵魂的椎骨，弓腰匍匐。

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才能看清自己最后的宿命；身体要灌满多少风声，才能从严冬走回春天；心底要发出多少叹息，才能模糊时光间隔的悲凉。这些疯长的陡坡、石块，越堆越高的盐碱，无不快过了风的速度，海的咆哮。水草的梦想节节败退……

而时间的证人向一面陈旧的古墙举出炽热的证词，燃烧啊！山野滚烫的额头，荡开云的草原和光的疆界，出征的狂弩一般，射向被风追踪的靶心。

（选自《出塞》诗刊2012年第1期）

眺望家园

任剑锋

如果不是为了谋生，谁愿意选择离乡背井?

城市很大，却安放不下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床位，如同候鸟般的迁徙。机会很多，却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勤快是我们唯一的资本。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无心观赏脚手架上城市的风景。

我们在他人异样的目光中感知悬殊，放低身段从事城市人不愿意干的活，而又脊梁挺直秉持着乡村人特有的诚实宽厚。街道纵横交错，而站立路口的我们时常迷茫。霓虹闪烁，我们在深夜醉意朦胧，也用酒润滑着人际关系；翌日清晨，我们忙碌的身影又奔波在熙熙攘攘的街头。

流水线上，我们如同机器人，源源不断地输送出标注“中国制造”的产品，让自己的一日三餐有了保证；脚手架上，我们如同猴子般敏捷，让高度与广阔在城市的街道延伸。很多时候，我们也在由体力劳动向着脑力思维转变的方向拓展着……

高楼耸立，让我们明白楼高人为峰的哲理。路灯闪烁，犹如母亲盼归的目光，增添了我们出发和回归的勇气。不停扩宽的道路，让我们回家的路程更加顺畅，而我们回乡的次数却愈益减少。

城市日新月异，却患有过度发展的“膨胀病”，我们的社会福利在哪里? 老了我们要到哪里去?

故乡翻天覆地变化着，却成了只剩老人和小孩的“空心村”，发生了火灾都没有人救护。

夜深人静时，我伫立城市的门坎，眺望家园的方向。

石桥依然坐落在小溪上，已经疲惫不堪。乡路上闪烁着衣锦还乡的荣耀，也更多叠印着一双双默默无闻回家的步履……

（选自2012年11月20日《福建日报》，收入本书时略有改动）

太平湖春波（外一章）

阮文生

切开长长的波浪，太平湖露出洁白晶莹的品质。青色在峰峦和天空里上升，那里的热度是属于春天的，几块白云消融了。过往的痕迹，没有留下丁点儿暗影。

应该是湖面的写真或倒映。一朵浪花一朵白云，样子、性质差不多对等，不必用更多的心思去比对。那儿的差异是天地的作品，那里的方寸容我们坐下去，给了神的速度和心情。快艇斜向一边的时候，开始有点怕，几回之后，我领会了这种姿态，在接近深度和意境。水墙高过我们。丝绸的光滑，飘展出山水的胸襟。多么好看的湖，快艇之后亮开的双眼皮，全是水淋淋的波纹。相机对准阳光下的意蕴，就像金银一样永恒而诱人。

光芒和小岛连成旅程。兔子，一点都不怕人，不过要想摸捏一下这些生动柔软的小东西，还得费些精神。客人笑了，草地上的主人，正在追撵自己十七岁的顽皮和蹑手蹑脚的青春。大家分明听到了，太平湖的春波发出扑嗵扑嗵的响声。

（选自2012年5月30日《郑州日报》）

齐云山印象

高山猛地收起腹部，盆地才可铺开古桥和花容。一条江沿着山脚放开歌喉，汹涌或平静的都是徽州的生活。S的形态里泊满天地的玄思、学说。脚步进来，翅膀飞出，洞天福地十分深阔。

一夜的露珠挂上红崖上的青棡林，阳光之下，它们都是水淋淋的山货。

每回到这里，眼睛就亮了。黟山把时光的曲线描得马一样跑，山峰、凹地连起了鸟叫。看似零散的黑瓦白墙，其实码出了参差错落。在山道上，你会赞美山下平展的田园，油菜花金灿灿的美丽，山水清朗，鸟语花香。

（选自201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风是一只哀伤的鸟（外一章）

三米深

风是一只哀伤的鸟，孤立在我窗外的枝头，像漆黑的乌鸦，叫着叫着，天色就暗了下来。它把夕阳吹落，吹起孤独，加速秋天的来临，并在夏天的尽头发动一场风暴，把绝望延续到冬季。

有人站在废墟上，回忆起前夜。一只乌鸦陷入了洪水，相信谶语的人都摸黑逃上了山岭。所以，说起孤独的乌鸦，我绝无恶意。

风是一只哀伤的鸟，它也歌颂春天，把冬眠的花草禽兽唤醒。此刻它就孤立在我窗外的枝头，叫着，衬托出夜晚无尽的静寂。可当我打开窗户，除了月光和失语的人，什么也没看见。

乌　鸦

乌鸦出生时，嘴里叼着预言，嘶哑的聒噪，带着永逝的悲伤。它漆黑的羽毛暗含着不祥，它的眼睛在阴郁的词语间闪烁。

千百年前，它还栖息在天子身上，而今它停在枝头，如诅咒般，漫步在人们恐惧的内心和噩梦里；千百年前，它并不住在太阳上，而今它也不过是一只飞鸟，真诚，善良，却承受着莫须有的误解。

但乌鸦从不申辩，它害怕越抹越黑。它继续在枯藤老树后扮演昏鸦，在生命弥留之际赶去送行，哀鸣着，唱颂起大自然的经文。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1期）

悸　动

三色堇

多少年了，这片真实的疆域，在苍茫和凛冽中感受生命的坚韧。

请你允许青山与绿水如约而来，请你允许疲倦被春光所消弭，请你允许心与大自然在这里做最动情的演绎。

我面对的风景，你同样面对。

我不敢偷窥她的素朴与华美，也不敢打扰那些戏水的鸟儿，它们正在鼓荡着迷人的歌喉，拍打着被红尘弄脏的宿命。

还有什么奢望？只想拥抱丰腴的宇宙，爱就会停留。

我们吟着大风狂奔，将神的旨意再次抛向空中。

一千次的赞美，不如一次动情的聆听。

你让我感受到生命中的那种强烈，那种绽放的力量。更大的风还在远方，在我奔来的路上。

生命因为邂逅，黑暗便在光明的出口戛然而止。

波澜壮阔的人生总需要一些色彩来支撑自己，就像你的屋檐晾晒着一堆金黄的谷粒，它会驱逐你变暗的忧伤，让你内心怦然辽阔。你清除了体内的淤泥，使眼睛变得光亮，我只愿意为你祭献爱意，为你的美而狂饮。

我愿意用心跳包裹你的葳蕤之美，你的信仰，你无处不在的神韵。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6期）

晨光

申　艳

1

一只麻雀把六点钟衔到你的窗台，又飞向天空。

儿子，你伸伸双臂，天就大亮了。

推开朝东的窗子，打开微微变形的门，你站在晨光里，也成为发光体。

一个母亲的心亮了，今天的朝霞都是为了你而飘逸。

2

感觉很漫长，又仿佛在一瞬间，儿子，你已经到了十八岁的春天，到了你的青春期。

你的生日在盛夏，我已急不可待，想动用整个春天做为你的成人礼。

暖暖的风儿是母性的，用轻轻吹拂原谅了我的自私。

哦，她有遍地儿女，我，只有你。

3

从你的微笑里，我看到众多花儿的开放，不仅限于桃红李白。

对于这个春天，对于青春，你有自己的理解。

从你的目光里，我听到溪流潺潺：远山不远，你的视线能把

所有的美景拉近。

4

梨花已化作春泥，你一时沉默。

你父亲死于二十六岁，那也是一种青春：残酷，凄凉。

一岁多的你一路蹒跚地走到今天。

我们也很脆弱，每当大雪纷飞，每当梨花如雨。

5

我们习惯了适当的自我欺骗，放大幸福，忽略那些不如意，与外面的世界保持一定距离。

你的善良，清纯，从未因为苦难而改变，无论遭受过多少欺凌。

儿子，我常常被你的无邪感动。

但是，我们还是要走出去。

6

……你走出去，大平原上仿佛移动着一座小山。

青草跟着你，几只蝴蝶飞过去，是不是在勘测你的脚印？

一棵老槐树搭建了驿站，你在树下徘徊，发短信……

美景如斯，谁能读懂一个母亲此刻的悲喜？

7

一条杂树掩映的小路，有人从那头慢慢走来。

是我，在寻找失去的青春。

一个人对生活失去热情，无论年龄在哪个阶段，都属于不正常的老化。

因此，我要感谢你，儿子。

8

希望的种子再次发芽，我推开心中的石头，无论它们多么沉重。

把灰尘也拂走，让阳光缓缓流动。

顶掉一些腐叶，我开始抽绿。

儿子，你的春天就是我的春天，我没有理由不返青。

9

我的心里还悄悄下了一场喜雨。

万物复苏。

一切充满生机，皆因一颗心充满了生机。

儿子，你长大成人，我所有的缺憾都不再是缺憾。

10

我再一次爱上柴米油盐酱醋茶，爱上酸甜苦辣涩。

你的饭量又大了些，我必须爱上这甜蜜的负担。

儿子，从叠好你的一件衣服开始，我驱散内心的阴霾。白云升起……

以往的日子，我通过你的生存而生存。以后的日子，我要通过爱你来爱这个世界。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3期）

刨　花（外一章）

十　月

不是所有的花都是鲜艳和欢笑，不是所有的微笑都是来自内心的绽放。

怎么变成了花儿，牺牲换取的残片。梦断南山，飞翔起来又扑倒的翼。

如果能够组合一些温暖，让每一个肌体安顿，让或美或恶的梦境在有月无月的夜里有叶的翅膀，有鸟的歌唱，是不是一种抚慰？抑或一场更大的欺骗？

如果让我瞬间即逝，变成一种花，火红四季，让炊烟为梯升天，把我带到天堂，是不是最美好的归宿？抑或一次无奈的抉择？

我从来都没放弃茁壮成长，不信，去问大地温暖的胸怀，去问幸存的童伴，去问那些远去的鸟歌。

甚至那些颤抖的斧头，大地忧郁的伤口。

烛　花

狂风暴雨之夜，窗外的百花已残，我是不是那一抹不怕风雨的春花？

可是你们看到了头顶闪烁美丽的光环，那些滴落的忧伤是否也已经看到？

我是给你们报喜的春色和温馨，根本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的流泪我的忧伤。

叫我花儿，是不是我快要残落破败，会不会也把你们的春天一起带走，因而你们用一种挽歌的仪式、花的美丽祭我？

花儿美，只是残红落尽，我的青春难道也应该走到尽头？

思念寄了远方，明明灭灭。斑驳的泪渍里不知有没有一个春天的种子和火焰。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8期）

南瓜藤（外一章）

拾 柴

午后，微风拂动了谁的脸颊，恣意的北方女人爽爽朗朗走上了南方的大街小巷，舒展的笑容向天空攀升、迎送。这里也是一个广阔的院落。歇歇脚吧！金黄色的号角轻吹，窃笑者呛出一嘴泥土的润湿。它们是我对于这个夏天唯一的感知。蹭凉了我身体内部升腾的火焰。

剁菱角

钢刀挥舞在她手中，去棱削角，几秒钟的功夫，藕白色的果肉像个人样骨碌着跑出来。

永远的植物，永远的坚韧。不甘心的我们，钩沉般的耐心，一网打尽时光中永不褪色的它们。似乎我又看见时光描摹出妈妈丰润的紫色唇角，迎着一缕光的温暖，喂送到我贪婪的唇齿间。

妈妈，早已从记忆的湖边隐退。扯着妈妈衣角的小人儿，锋芒渐露，转而又有了丧失的痛苦……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3期）

麻　雀（二章）

史松建

偶尔落到楼顶的麻雀

偶尔落到城市高层楼顶的麻雀，风吹乱了它的羽毛，甚至时不时推动它站立的脚爪，它只有通过不断的移动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

也许这样的高度属于鹰——君临一方的飞禽霸主，它那坚硬的骨头，足以对付任何一种风的侵袭。

可如今城市里早已没有鹰，只有麻雀，这看起来最卑微的飞禽。

适者生存。最刚烈的未必就是最坚韧的，最弱小的未必就是最易逝的。在人类与自然的博弈中，越来越多的飞禽追随森林成为牺牲品。

只有幸存的麻雀们穿梭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在残存的绿意中寻找活着的快乐。

就像此刻，偶尔落在城市高层楼顶上的麻雀，正感受着风的强劲动力。

它时而抬起小小的头颅，举止中俨然已有了王者的气度。

在丛林里歌唱的麻雀

它们不是百灵鸟，有专业歌手的歌喉。

但它们在唱。

你一句，我一句。

生活美好啊，丛林惬意。

纵然有被鹰鹞追捕时刻，有风裹着雨掀翻家园时刻。

但并不影响这一刻放声歌唱。

每一只麻雀都在用歌声寻找着生命瞬间释放的快乐。

看着它们，我总想起那天在路上碰到的管道工，两个人一面抬长长的铁管，一面哼着我听不懂的家乡小曲。

生活的光在那一刻长出了翅膀……

（选自2012年8月30日《伊犁晚报》）

自 问

树 才

1

甲亢好了吗?

它让我更经常地感觉到心跳，更猛烈地惊惧于心悸……我现在做事，兴致起伏如浪涛，抓住起时，才行。

2

被“意义”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要脱身出来，并不容易。非洲六年，帮了我大忙。我目睹了非洲朋友那种再穷再苦再绝望也要跳舞也要歌唱也要哈哈大笑的“穷欢乐”！欢乐，更该属于过朴素生活的穷人。

3

练习节奏?

习诗，就是练习节奏。节奏，邀请我的想象力去活用语言。我相信节奏是不二法门，它敞向每一个诗人的语言潜能，并把每一首诗视作语言创造的一次历险和机会。说到底，每一首好诗都自成节奏。

4

是什么让我们兄弟相称？

对诗歌的爱和某种责任感，把我们的真心像佛珠一样连在同一串念珠上。

5

诗人是闲人？

我上班，一周一次。周二。我十年前就摆脱了工作。但始终未能摆脱诗歌。我努力想摆脱，但没成功。它与我的生命，从此如影随形。我只好容忍它，与我一起经历这条命。

我是闲人。我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写出一首诗来，有时也就几分钟。诗人散落在各个职业中，但没有一个职业叫诗人。当代生活，诗性被物质击碎了，似乎。

6

没有自律心，怎么去抵达？

肯定抵达不了。我认同这种说法：自律其实是一种情商。古希腊的智慧就是节制与匀称。

7

人生是阶段性的？

早期诗作，其实透露更多心志。所谓过了这村没了那店。不过，村和店，仍在路边。我们只顾行路就是。

8

分裂？

心理上觉得累，但身体是想出去玩儿的。这是某种分裂。好在，我一直伴着它生活。分裂其实不怎么可怕，日子不也分白昼、黑夜嘛。它是一种悖论，或者说这类人总是对悖论更敏感。

9

肉体和灵魂怎么比呢？

灵魂就生活在肉体里。它们俩“被罚”彼此相处。肉体的衰老和腐烂是掌握在时间手中的。灵魂呢，也许正因为有很多“放不下”，所以肉体灭时，它只好逃离，以飞升的方式。肉体归于土地，灵魂飞向天空：它们重返生命那“不可见”的虚无源头。是的，虚无是汩汩渗水的源头。

10

“轮回”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人类对时间的一种理解。佛讲，时间是轮回的，但同时它又被否定了，因为刹那无所谓轮回。高级或低级，这倒无所谓。高因低而高，低因高而低，禅不分这些。执著，让妄想显形，露出狐狸尾巴。这就是执著的用处。

（选自2012年7月28日《湖州晚报·南太湖诗刊》第2期）

父亲们站在高高的山巅（三章）

宋长玥

颂　诗

道路向天空高高升起。

每个早晨，芬芳的气流抚过我们的脸，父亲们推开木窗，听见天籁越过钴蓝色的峪口的阳光，泊在心脏上端。

父亲们的孩子在冬天的麦场上玩耍，他们向周围的西风不断放飞想象中的蝴蝶，或一只大鸟。他们回忆去年秋天，父亲们涉水而来，满身夜的痕迹。那时，父亲们拥有健康。

我们怀念父亲，并以三种以上的概念理解父亲：首先是父亲们的诞生，当夕光退出黑色沼地，冷艳的梅花依然回到深秋，他们突然从一面深渊横世跃出，接着便踏上殉道者的路，挺进并不存在的灵魂的家园。父亲们最后是一位满心伤痕的男人，坐在土地内部，凝望又远又近的家乡。

因而，父亲们率先归入泥土，但他们不仅仅是泥土。

也是沉静的太阳，也是种子。

履　历

父亲们果然在子时的山头出现。

经典工具，闪耀秋天的光芒，我们一心一意，爱护这些人类无法触及的意义，我们只理解存在。

历史也出现了。

父亲们没有言语，静观一匹主宰过去和未来的白色公马向他们走来。

再没有另外的仆人。

多少年，我们始终如一，在收获和失败的旁边，放牧劳作的牲畜，我们满怀感激，穿过冬天以及海上的风景，我们感觉着，我们体验着，火焰之上的目标啊，最终高高在上。

一生渴望的方向，父亲们首先到达了，父亲们首先尝到了苦难和卓绝。

高尚的词语历来就高尚，父亲们果然穿透了自己。

回　归

通往村庄的路上，洒满一世的泪水。

四周是一片洗劫过的荒原，伤感的植物倚着秋季，感谢良知的指引，我们来到了父亲们居住的经典，我们看见父亲们高高在上，如金子一样高贵。

敬畏的土地啊！

我们苦了，我们累了，是谁把我们复活？

父亲们说：不，你们没有经历艰难，你们必须经历艰难。

在厚厚的云层下，我们以少年的神情，注视时光，父亲们无处不在，他们用红牧马的语言唤醒兀鹰，他们坐在植物上，吸食泥土和天空，他们只在黑夜里独自走向高处。

没有一页历史是父亲们，没有一页历史不是父亲们。

当所有的心灵归于一处，河流不再流动，石头和灵魂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室被异常的力量涨满，我们感应到父亲的呼吸使世界博大空旷。

父亲们说：上路吧。

（选自宋长玥新浪博客，2012年）

不断地挖一口井（外一章）

宋晓杰

不是挖许多井——浅尝辄止，贪婪地攫取，打上私有的徽章——而是挖一口井，刨根问底，追根溯源。从木头里逼出火星，从风里抽出嫩芽，终归要有个可交待的结果。

不是挖许多井——像开启一个又一个魔瓶，我只钟情于一个，哪怕是最狠毒最威猛的一个——我只挖一口井，并且还要挖出与井口等同的天空，接纳独一无二的清风和云朵。

不是挖许多井——像旁不相干的许多藉口，我只说出其中的一个——我只挖一口井，日夜不舍，直到筋疲力尽，泪如泉涌。

打开土里的水，水里的火。

打开玻璃里的光焰，光焰里的花朵。

我扶着铁锹，站在蓝天之下，哼着不成调儿的歌，看井口咕嘟咕嘟地冒泡，沸腾的温泉，幸福地上升、堕落。

不断地挖一口井，就是不断地重复一种劳作，一种模式——不在其广，而在于其深；不在于变通，而在于执著。

这重复的必要性有多大，最好谁也别说。让大地上的伤口，慢条斯理地去讲述不为人知的隐秘生活。

即使没有找到泉水也不要紧；即使找到了，又枯竭了也不要紧。否则，怎样与世界言说……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祈盼这一天，并不是因为具体的你，并不是因为你无声地

离去。

第一缕秋风如约而至，暑热渐渐退去……

我信赖阳光，信赖和风，信赖无欺的季候，信赖冥冥中的机缘。

——执迷而宿命。

我从溽暑和眩晕中醒转，渐渐恢复心智和理性……

给荒原上的野花命名——以自己的方式，记住那些即将凋零的生命。

像我短寿的爱情，一文不名。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跟随而来的，将是秋，将是冬，将是我没有收拾干净的缓慢脚步和深重的忧悒。

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雪，转瞬之间，将把一切弭平……

（选自宋晓杰新浪博客，2012年）

结香花（外二章）

孙新华

结香花开的时候，你远走他乡。

你说外面的花或许更加芬芳。

结香花欲落的时候，望穿秋水，你仍然悄无声息，漫无归音。遗憾的目光渐次渐远。

结香只能让思念如蚕，心似桑叶，在这个行将走远的季节里被吞噬殆尽。爱人呵，你在漂泊之中寻到真爱了吗?

结香要对你说：真正的香，没有远近；真正的爱情，或许就是你我相结的那一刻。

结香花向着远方的爱人，发出滴血的呼唤：结香啊，结——香。

八月桂花

八月是桂花的舞台。

天鹅绒的帷幕才刚刚开启，绚烂的灯光还未来得及打开，一切预设的场景还都没有到位，桂花就悄无声息地出场了。

它只是以静默呈现。

这时刻，风在轻轻走动，四处传递着这一讯息，而桂花却不露声色，默默地绽放在被人们淡漠的角落里。

它不愿把世界弄出巨大的响动，惟愿把喧嚣回复于平静，把奢华回归于平实，它想从心底咏唱这首无字的歌，与你，与我，与他，在心与心的交融中去感悟这首歌里散发出来的芬芳的力量。

在斜阳夕照的风影里，“一枝淡贮西窗下”的桂子，却让我们“人与花心各自香”。

其实，打开八月心结的不只是桂花。

刈后的田野

我决定把自己放低，一直低到田野里，低到能和泥土自由自在地亲吻，能倾听到它们急促而兴奋的呼吸。

或者，就做它们中间的一根金色的麦茬，就这么坦坦荡荡地敞开心扉。虽然曾经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孩子们，一个个都被农夫欢天喜地地抱回自己的家里。

有什么好牵挂的呢？只是有一只小麻雀，站在我裸露的肩膀上痛哭流涕、伤心不已。

索性就交出所有的秘密吧，在雨季还没有到来之前，在阳光正处于最兴奋的时分，你可以约上一大群好朋友，诸如摄影家、诗人，还有画家们，都来这里采风吧。

在这一望无垠的麦收过后，在田野的心海处，太阳正迈着碎步，慢慢地为我们的全身镀着金。

（选自散文诗集《结香花》，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

香港，黑色记忆（二章）

孙重贵

黑色圣诞节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圣诞节。

维多利亚港湾愁云惨雾，香港总督杨慕琦高举白旗，匆匆走进日军司令部。面对酒井隆中将胜利者的狞笑，大不列颠弯下腰来，投降书上留下无可奈何的签字。

往事不堪回首，英军号称坚守十八个月的香港防线，日军十八天一举攻克。黄龙旗降下百年之后，米字旗黯然降下，太阳旗骄横升起——东洋侵略者取代西洋侵略者，一个血淋淋的圣诞节来临。

圣诞老人倒在日军的刺刀之下，圣诞歌声被枪炮声代替，圣诞灯饰化作日军焚烧楼宇的火焰，圣诞礼物竟是日军空投的重磅炸弹！

上帝在自己的生日里哭泣——面对残暴的日本鬼子，上帝也变得无能为力。

黑色圣诞，香港人挥之不去的苦难记忆。

日本炸弹

一枚炸弹，一枚没有爆炸的二战日本侵略军炸弹，赫然出露在香港一处地盘。

闻风而来的目光：震惊、诧异　恐慌、愤怒……锈迹斑斑的

日本炸弹，仿佛一名战败投降的士兵，心惊胆颤地等待宣判。

太平洋战争爆发，风云突变。日军空袭香港，成千上万炸弹从天而降，成千上万香港人倒在血泊中。

一枚炸弹，一枚没有爆炸的罪恶炸弹，深深地钻进土里，在黑暗中渡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默默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忏悔。

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重见天日的炸弹面临不可推卸的历史承担。

历史博物馆成了炸弹最应当的归宿——它低着头站在历史被告席上谢罪，站成日本侵华的铁证，站成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警钟。

日本炸弹，香港人直面历史的沉重记忆。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11期）

抒情的渤海湾（二章）

谈雅丽

鲜花盛开的渤海湾

今晚月光会漫出海面，海那么大，今晚我一心想奔向你——无边的天涯。

海那么深，宏博的胸中包容着珊瑚、暗礁、鱼群、水鸟、船艘、浪花……

日出日落之时，梦的漩涡带动海潮翻转这股蓝色激流。今晚，我呼应着身体潮涨潮落，看一只洁白的海鸥划下时光中迷人的起伏跌荡。

今晚我盛开了。在你眼里，如渤海之上一朵朵小小的、甜蜜的鲜花。

一束遗失的光芒

我爱铺在岛屿之上的光芒，小云雀一般听凭云彩降落于湖面，夕暮下沉一点，我感到这个岛为我轻轻一晃……

岛的边缘像极渐行渐远的歌声，童年摇篮里我曾听到的那曲，多年前随波远行，如今又返回梦中。我贴近岛屿，因它为我含满寂静，另有一些悲伤，在消隐。

有薄薄的雾在无尽的蓝色之中飘浮，有仙茅草在礁石与树木之中练习起飞、降落，有大蓟带来的辛辣，我被包裹，在云烟之上——

在云烟之上，淡淡的青涩下沉。淡淡的爱也下沉，岛屿宽阔无边，我在岛上空荡地飞着、飞着，如此孤独！一束离地的芦苇，满含柔软，停在了世上——谁也看不到我的地方。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2期）

中国瓷

唐朝晖

谁?

在家里待了很久，具体多久我不知道。

我躺在床上，女儿就坐在我的手上说有个人睡在她身边，一睁开眼睛，那个人就跑到窗外面去了。

回来了

醒来。

生活浮出地平线。

不需要站在镜子前。麦芒浅黄地铺天盖地，期待阳光，等待雨水，和雪花的冰晶。

速度，在静中平稳靠港。

城市的明净，伸出硬质的手，抓住我的心。疼得平静。

心在哪里?

我找不到疼的位置。

为什么要选择天堂?

因为，我们的土地太脏。

她的生活

他永远在铁路尽头，他握着铁路，走向远方。

太多的时间，她像儿时课本里的烈士遗孀一样，与儿子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小镇样的城市，每天起床、早餐，送孩子去学校，她去上班。

晚上散步，与儿子一起，儿子陪她过活。

铁路永远通向远方，上面有疾驰而去的火车，没有一列会在她的身边停下来。

铁路永远通向远方。

我是一味药

这么多人，都一一走进了黑暗的队列中，我又有何恐惧?

黑暗，也许是我站在这里所看到的颜色。走进去，会有不同?

我在寂静的人群中寻找远征的诗人，寻找那位安静的智者，与他们轻缓温暖地对坐。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8期上半月刊）

村姑的小布衫

唐成茂

村姑手拿一件小布衫，村姑手里一个晴朗的上午轻轻飏飏。小布衫从左手移到右手，就有不少时光和目光，在手臂上移动。小布衫移不动的是村姑的感情。村姑的感情，可以溶化坚硬的钻石和顽劣的大山。

村姑的小布衫压在箱底，许多散发出檀香味的故事被神秘地埋没。

村姑用核桃树晾晒小布衫，核桃树的枝丫，就把憧憬指向天空。

晾晒在核桃树上的小布衫，蓝底碎花，留有贴身的温情。如一只青鸟，在天空中舞动翅膀，带着天生的美丽低飞。

村姑的小布衫扑棱扑棱，把一家人的梦想，轻轻地，带出村庄。

村姑的花布衫，薄得透出光亮、柔得摸得到希望。因为一次次在民俗中洗涤，清澈得如我村庄的品质。

我村庄的所有少女，都有这样一件压箱底的花布衫。穿着这种花布衫，她们飘动在城里，传递一种温情，如春日的阳光。

（选自《山花》2012年第7期）

他　们

唐鸿南

他们，一群群的。

生怕哪天丢失了，父母讲不清他们正在学说的话。

大山，高高低低，彼此起伏。

看来，他们的生活，就要如此坑坑洼洼翻越过去。

站在远处，他们的人影，尽收眼底。

一群群的，你追我赶，背负着未来的自己，也向往着未来的梦想。

清晨，他们的身影仿佛阳光豪迈。

大山站在脚下，一次又一次地翻越，好像捧读胸前的大部书，一遍又一遍翻来读去。

就这样，他们放弃了早餐，忘记了午餐，苦寻了晚餐。

回家吗？回家得要翻山越林。

砍木柴，找野菜，养家畜，去牧羊……

这些功课，他们每天都得复习。

同样要紧的功课，他们还要废寝忘食地读书，学好家乡话，说好普通话。

大山，在他们脚下。山道九曲弯弯，他们的心，力求挺直。

他们知道，乡亲在依靠他们，村庄在等待他们，大山在仰望他们。

他们，就是一路扛举大山的沉重，寒窗苦读的我的兄弟姐妹。

（选自2012年10月8日《伊犁晚报》）

旅　程（外二章）

天　涯

梦想，被禁锢。

“生不逢时”的年代，青春，是一件多么昂贵的奢侈品。

拿什么来填充苍白的空洞？岁月，在你回首时断裂。

有人说，夕阳无限好。

你转过身，把后半句丢在城市的人行道上。

去沙漠。去旷野。去远方。

驼铃响起，天边回荡那首《送战友》的歌。

久远的记忆，被一层层剥离。

重叠的迷障，曾经让你怀疑天空的颜色。征途漫漫，有的人走进了历史，有的人背弃了信仰。而你，在平淡的日子里，等待。

黎明，钟声响起。

听从心的召唤，背起行囊，开始生命新的旅程。

燃烧的云彩，瞬间击碎你的沧桑，新鲜的血液在体内奔涌，那是力量的象征。

把时光踏在脚下，苍茫宇宙，你就是来去自由的风！

生命之光

在黑暗里挣扎太久，光明，成了一种幻象。

包裹在坚硬的地壳里，梦是你内心最柔软的触角。即使风刀霜剑，也无法斩断你对世界的渴望。

一条漫长的跋涉之路。脆弱、无助，还有漫无边际的寂寞，似汹涌的暗流，淹没你单薄的身影。

“放弃吧！”有声音不怀好意地说。

不，在你的人生词典里，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一念执著，你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舒展第一片生命的嫩叶。

夜，依然深沉。

这世上有太多的姹紫嫣红，没有人会关注一棵卑微的小树，在怎样努力地成长。

梦想的舞台，离你很远。这里没有观众，甚至，连飞鸟都不愿暂停栖息在你的枝桠。你是唯一的舞者。

从失落的迷障里清醒，你终于明白，放弃是懦夫的行径，放下却是智者的修为。

独舞。独舞。独舞。

在黎明来临之前，完成对命运的救赎。

卸下欲望的舞步，越来越轻盈。在如蝶般的旋转中，你看到纯净的天光已悄然拭去尘世的沧桑……

无　题

我总是在梦中，回到春天的那个路口，怀念你看我的第一个眼神。

比云烟更轻盈的，是我的笑容。

透过今生迷障，打捞前世沧桑岁月，你我未曾终结的缘分。

从江河到湖泊，我多么渴望是一条能与你相濡以沫的鱼，怀着单纯的愿望，奔向你的怀抱。即使遍地罗网，也无悔爱的执著。

青山含黛，起伏的曲线，是季节轮回的节奏。明知无舟可渡，仍想借这片刻的宁静，在红尘之上，与你比翼双飞。

现实是一堵厚实的墙，让我的思念无处发芽。

秋风吹乱我的黑发，从没有一个女子可以在你心里成为永远的守候。当我以树的形象出现，注定这一场擦肩而过的邂逅。

望断秋水，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我无法走近，又不忍远离。人生就像一枚硬币，一面快乐，另一面暗藏忧伤。千言万语从唇间滑过，最后只化作轻描淡写的叹息。

夜色渐浓，渔火与灯光交织缠绕。谁，临湖而立，凝视这浩瀚的幻象？舟，停止不前。就像时光，在某个瞬间，失去多重含义。

月亮，穿过流云而来。

她说：圆满，是一种希望。而残缺，恰是生活本来的面目……

（选自天涯新浪博客“沈珈如的春天”，2012年）

列车驶过家门口及其他（三章）

铁　柔

列车驶过家门口

阳光洒在我身上，像很久以前一样，一群飞鸟飞出了那童年的部落。

我的手在河边，映见它搅动。世界无意义地迁移、降临，像狗尾草，又像是心脏的烟囱，住在风的喉咙里。

我的头颅生于杨草果树，如月亮的巢穴，交织着翅膀，由河底升至奶奶的蓝色天堂。我的影子传播着身体开裂的声音，像剥落的青铜碎屑。

在清晨，新绿田野的尽头，仿佛我从未年轻过。仿佛我看到隔世的母亲站在门口拍打灰尘。

黑色书包

明天，我将背起沉重的行囊，悄然离开故乡的晾衣绳。母亲为我洗好黑色书包，它曾放在老屋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像我被时光囚禁，一个暗哑手语的召唤。

明天，我将在另一个陌生之地，翻出它里面的干粮、泉水。我想告诉亲人我已经成为生物学教授、沿海高级船工、一座山上的寨主，或是一条江里的龙王。

那时我是个孩子，他们说我的书包，是黑暗而富裕的矿井。每个夜晚都能看到星辰，母亲缝制的针眼，漏下黑色天幕

小小的光。

动　身

动身之前，还须给新种下的植物，浇浇水，说不定它们会迎来新的迷失自己的常住客，比如蜜蜂，比如蝴蝶。

时光之耳和斑斓的心，将从嗡嗡声与飘忽中拔出，重复打扫一遍房间，再写一篇日记，扶正桌上的相框，拾一根不知何时脱落而将继续飘向地板的头发。

如果时间还早，就再抹一把脸，再洗一个头，再梳几下。我将走在崭新的春风中，去迎娶我陌生的新娘。她颈上有一颗红痣，我永远记得，像每天东升西落的太阳。

每天，我都机械地重复着，对破碎的时间的粘合之术。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2期）

草原的月光（外一章）

王德云

夕阳渐渐隐去。月光升起，天空变得安静而澄澈。一个光洁的盘子，把偌大的月亮盛下。草原的光滑曲线，显出少女般的柔姿，静卧在时光之上。

夜色像一把低音大提琴，在马背上不停弹奏。游动的帐篷，似大海浪涛间拍打的礁石，生性顽强。取下的马鞭洗去了灰尘，在月光下轻盈透亮。芦苇翩翩，格桑依依。月光下的白杨，俨然成为穿越高原时空的连接线。

青草无声，冷风无语。仰望星空，月光拂动着你的思绪，让你看草原的另一面。夜行的脚步，携带着真心梦想，在广阔无垠的草地反复排练，奏响人生的精彩乐章。

行走草原，坐看月光。世界是安静的，心也是安静的。月光尽头，或许有新一轮光芒出现，延伸到遥远的角落。

我喜欢这种草原月光下的漫步。一天的疲累消失殆尽，鸟语花香充满了一个人的心……

江边聆听

谁能告诉我，这支船队，是多少次经过这里？数年前的那片水域，为何变成了茫茫的沙滩？

无数次浪拍堤岸。无数次月吻江面。

心绪茫茫，总想将最初的梦想还原成一叶帆影，驶出港湾，奔向大海。我想借山鹰的翅膀，将年少的梦带向远方。

阳光灿烂，潮声起伏。沙滩上，一个飘动的丝巾在祈祷，愿江水平静，没有风浪，童年的梦想一一实现。

江水任性，如无拘无束的野花在废墟上开放。每次风暴过后，多了几分沉思，多了几分惆怅。

野花的香味，陪伴着江边的又一个不眠之夜。

（选自王德云博客，2012年）

父　亲（外二章）

王尔碑

你走出世界，我走进世界——

在同一瞬间。窄窄的门槛上，也许，我们曾经相遇？命运注定，两个苍茫的影子，错过一次相识，便终生永不相逢。

你的遗像，被放大成原始森林绵绵山脉；你的声音比生时美丽，生长在故园每个角落。

——它们，于我总是陌生。

我因别人哭你而哭你，年年祭奠你。许多年以后，我又因别人诅咒而诅咒，在某页十行纸上写着你的“罪孽”。

—而我和你素不相识。

岁月匆匆，忽忽已是暮年。当我走向生命的尽头，野草丛中拾起你遗落的一首残诗。第一次，我以战栗的手指，镶嵌你的灵魂。第一次，我轻轻呼唤你：

父亲！

你去何早？我来何迟？

晚　潮

望海亭和我，看海上黄昏。

落日归去，寻梦者次第归去，树叶和树叶互相道别时的黑色剪影渐渐跌入暮色。

此处独有的深灰色的海洋，岩石厚重的波涛，佛国经典和香雾弥漫的波涛，澎湃着，辽阔着几多宗教气氛的神秘！

海，不尽是蔚蓝、碧绿的吗?

帆在水天茫茫处独自的白。

而千步沙海滩，像一个长长的梦境，淡金色的长长地毯，正闪烁着柔和的光亮。无论何种暮色，总也无法掩盖它守护大海的深情。望海亭说，沙上有许多足迹：轻盈的，沉重的，恍惚的，庄严的——如隶书如狂草如岩画，或若断断续续的朦胧诗……

晚潮来了，一幕一幕闪电的大哭大笑。天鹅们张开激动的白色翅膀，正在抹去沙岸上所有的痕迹。千步沙，你将还原为一尘不染的长镜吗?望海亭诡秘地看了我一眼。

远寺的风铃重复着音乐的童年。

法雨寺那位“沉思罗汉”，在暗壁独自辉煌。此时，不知是谁已将他放大成彼岸那座高高的山影了。

“不肯去观音”走出神殿，以她曾经震撼天宇的痴情独对大海。

三毛的影子如云鹤无声飘过。最后一次叩访成都的三毛，也曾在柳荫街在锦江河岸喃喃自语：“不肯去，不肯去……”可她终究去了，不再回来。

潮声，或远或近起伏着无可名状的祈祷。

石　屋

圆门昼夜开着—— 一只黑沉沉的眼睛，在凝视荒原。

这里没有主人。是流浪者的王国。是牧人躲雨的地方。是岩鹰栖息的巢。

石屋，温暖一切生灵。

冬日的夜晚，雪落着，石屋变成一座白色的宫殿。

一个穿红旗袍的女子，仓皇、镇静地走了进来。

从此，石壁上便有了一束火把的浮雕。

从此，石屋封闭。

许多年以后，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在石屋门前站立了许久。离去时，他种下一棵小树。

又过了好多年好多年，小树长成一株高高的红梅。

只有大山知道，那梅树，酷似那个穿红旗袍的女子。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9期）

突然间，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外二章）

王幅明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头发稀疏，目光呆滞，精神恍惚，口齿木讷。

更可怕的是，说不定在某一天，我会患上老年痴呆症；抑或，一觉醒来，突然变为卡夫卡笔下的那只甲虫。

哦，当年那个心直口快，坚守良知，有几分血性，从不看别人眼色说话和做事的年轻人，如今，他在哪里？

人在不断的生活挫折中成长。曾几何时，我变成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个以静制动的人，一个忘我工作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在众人眼里颇为成熟的人。一个有集体无意识基因的人，一个失去自我的人。

我终于明白，我也是赫拉克利特河流里的一朵浪花。已经死去千万次，也重生过千万次。

是的，我还有机会再生。

我坚信未来的生命更真实，更长久。

有一个词

有一个词，说起它会感到脸红。它被曲解过，成为“小资情调”的代名词。

有一个词，曾被遗忘过。一个古老而辉煌的民族，却一时陷入幼稚，狂热，猜疑，隔膜，虚伪，血腥，掩盖，迷茫，孤傲……十年过去了。痛定思痛，她又渐渐地变得清醒，理智，成

熟，自信，强大。

有一个词，被一些人滥用，在崇高的名义下，干着罪恶的勾当。

有一个词，能产生无穷的能量。它让沙漠变为绿洲，沧海变为桑田，庸夫变为超人，神话变为现实。

有一个词，直到老年，才悟出它的真谛。它是人生的全部，也是世界的全部。

一位前辈说得好，有了它，便有了一切！

收藏幸福

幸福常常只是一种感觉。

收藏它，在记忆里。幸福就会永久属于你。

这样，当你失意或孤独时，打开记忆的仓库，幸福就会一遍遍温馨地再现。

（选自王幅明新浪博客，2012年）

滴血的梅花

——写给一位跳楼的女孩

王　剑

水，从崖上跌落，成为喧腾的绝响。叶，从枝头滑下，成为轻盈的舞者。而你，却用潦草的青春，在雪地上，撞出一朵梅花。

十五米！一段黑色的距离。你像一枚钉子，楔入大地的心脏。我不知道，你的梦里有着怎样的挣扎，但我看得见，你心中那无边的黑暗，以及几丝被风裹挟的绝望。

血气在向世俗弥漫。在口舌之间，在远方之远，在网络的缝隙。硬硬的地面还在。可你，却已经走远。只留下一个难解的谜，掐疼一颗颗柔软的心。

我不想说这是谁的对，或者错。我只想说，谁都喜欢花开的美丽，可有谁知道花开的疼痛？从萌芽到绽放，有根的养育，也有枝的呵护。一朵花，想勇敢地挣脱，快意地凋零，可曾顾及风的悲伤？

多少年了，我眼前的这朵梅花都不愿褪色。她藏在一段血色的文字里，一段拒绝被稀释的记忆里。当我的耳朵竖起，我依然能听到，那一声扑向大地的闷响。

（选自2012年9月19日《漯河日报》）

想离开，却没有找到归途（外二章）

王猛仁

六月。在北疆。在西部。

我对风景没有任何着意的热衷，只是感受一次过程。

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如同进入一个陌生的冰冷的清澈的湖泊。依附感存在感尤为强烈。

想象中的高原不是这样。这里的安静让人放松。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暗绿色的叶子闪烁出光泽，结出一颗一颗浑圆的红色果实，让急切驰骋的心充实了许多。

渴望自己成为沙漠中的一粒石子，一株白杨，一只展翅高飞的苍鹰。

渴望在我认知的某个地方有亲密的生命联结，有精神和情感的渗透，有过某段时刻的灵魂认知及追随，或者说拥有最终被实践和兑现的诺言。

即使我们故作镇定，但在内心深处，都有救赎或被救赎的期待。

有时，我对外界持有一种抗拒。常常被人捉弄，渐渐失去自主行动的意志与自由。

难道这不是一次适合出游，或者安静读诗挥洒的时代?

时间，一定会让所有的观念与评判在各自的命运中分崩离析。

我自知一段路程的终结，不是沦落，不是觉醒。

因为，我们面对和希望的，总是不同的现实。

只是表明一种存在

我们去向哪里？

谁能成为这些疑问的对证者？

四周空无一人，没有言语，没有鸟鸣，没有箫声。

只有潮水般起伏的呼吸。

像秋天干燥果实中趋向泥土和生长的种子，纷纷坠落于灵魂深处，融解扩展的沉默。

这沉默，如同七月的月光，远方的大海，失去音讯的山谷，绽放，沉醉，破碎。

也许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洞见荷花盛开，让一个过早消失于记忆中的故乡逐渐清晰。

在一个追索的城市里。

在一列行驶的火车中。

那一刻，一种漫无目的的悲哀，像水流一样，漫过湖岸，漫过心房，漫过沙漠，在眼前晃动。

继而，在等距离间来回穿梭。

我注定接受这个事实。

并且感受强壮而活跃的动脉发出的振动和血液流动的轻响。

让过早敞开的灵魂裸露，融合，让它在时间的某个顶端并存。

这些看似为某个人留下的微小线索，只为表明一种存在。

那是无须暗示的默契。

那时刻牵引着我的

回忆真实可靠，现实却喜怒无常。

偶尔有稀疏的灯火从窗前掠过，夜色浓重。

旅途已经展开，一切井然有序。

那里的湖水，草原，沙石，静如处子。

有些场景，从未消失，在梦里，在入睡前的恍惚中，在每一个意识与现实界定不清的时候，空兀如同一面镜子从胸口升起。

决定独自穿山越岭走向月光花影的少年时代的无所畏惧，决定在茫茫原野探访一座古老廊桥的年轻女人的感伤情怀，决定从不放弃的挣扎与摸索。

寻求真实、美好、闪耀出光芒的事物，信任它们，从不背弃。

真想放下牧鞭，重新丈量跋涉的脚步。

貌似强大的表象之下，似乎隐藏着内在长久的缺损与匮乏。

如同一个有勇气的人，独自遁入一座夜色中的深邃森林，苦于手中没有猎枪，没有火把。

此刻，从飞机的匀速航行中转过神来，耳边再次响起巨大的轰鸣声。

有五颜六色的光炫耀，又有许多动听的声音潜入耳畔。

窗外，山峦起伏，青翠连绵。

我很清楚。

我已如时抵达心的家园。

（选自《河南诗人》2012年第4期）

胡　琴（外一章）

——写给父亲

王　平

星星眨眼，胡琴的歌唱敲打着人心，年轻的父亲站在破旧的剧台上。

父亲的胡琴，常倚墙沉睡。燕子呢喃，菜园的香气飘进小屋。

冬天来时，寒风追赶着乡亲。父亲坐在火炕上，拉响胡琴，不连贯的曲调，如几十只麻雀屋檐下的合唱。

父亲一次次举起酒杯，然后踉跄着回家，忧伤在父亲的心中喑哑。

我渴望那把胡琴，却不敢把它抱在怀中。是怕父亲训斥，还是不敢触摸胡琴洁净的灵魂?

狗吠鸡鸣，一场又一场雪漫过冬天，父亲似乎没有拉出一支完整的曲子。

我期待着父亲圆满的演奏，像期待一场丰盛的晚餐。

大地

一片阳光，几场春雨，嫩苗欢快地挤出土地。

挥锄的父亲，卑微的身影，高过世俗的目光。

父亲在绿色的舞台上，进行着一场精彩的演出。蓝天在上，阳光在上，父亲的舞台上闪着不老的容颜和发光的汗水。

成熟的麦子民歌一样鲜亮。玉米和大豆，一曲声势浩大的交

响。阳光轻抚着庄稼，就像一阵轻风吹开父亲的心扉。

冬天，雪覆盖了大地。父亲的心，又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冬眠。

（选自《岁月》2012年第9期）

绝版的乡愁

王文海

青草之上，黄土之下，月色之中。石头里开出的花叫死心，骨头里开出的花叫心死。我的亲人，不知化作了哪只蝴蝶或蜜蜂，使得这个春天依旧无法辨认真伪；低于心头的苍茫和高于山头的沧桑，让一只燕子徘徊良久，无法落下。

我其实更愿意相信沟沟峁峁里藏着的真理。如一棵草或者一块石头的长久坚守，被一束阳光温暖起来的鸟巢，爬满了老年斑的柳树皮的微笑，抑或一只蚂蚁在寻找乐园的路上幸福地陶醉。泥土和草丛能教给我的，远远要比无数的教材内容更生动、更实在、更易贯通彼此的心灵。让无为成为一种境界，让无上成为一种高山仰止的风景。

永远不会再有年少的时光能齐眉我内心的茂盛。让炊烟软软地飘着，让暮色缓缓地罩着，让肠胃小声地歌唱窑洞内的灯火，让我攥着绳子背着一捆青草挪腾出的手慢慢擦去汗珠，让在村子西口的狗吠声掀起莫名的悸动。这是一天的尾声，担水的人晃着身子从雾色中走出，那些黑瞬间就缝补了他们撕开的裂缝，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一切像从未发生。

对一根炊烟的命名会耗费我的一生。因为关于村庄，这是一门大学问。越深入其中，我才越感到自身做为一粒尘埃在真实地飘动。一头驴的“厄哇”声，命运在交替显现。站在背光处，我看到哲学爬上了屋檐的高度。屋檐之上的苍茫和屋檐之下的幸福，是所有哲学命题绕不过去的二元理论。当一只老鼠半夜出来偷粮的时候，透入窗口的月光照出了那些蹑手蹑脚的身影，做为

黑夜的引领者，老鼠的出现，是隆重而严肃的事件。它们洞穿夜色，它们贯穿村庄，它们是村庄不灭的灯盏。

雪落北国。落在窑洞上、土路上，这时的村庄就如一幅安然的石版画，一动不动，安静得让人突然心疼。只有村东头率先升起的一缕炊烟让好似睡着的村子醒过来，接着狗叫了，接着雪地上会留下轻轻的猫的爪印，接着有人干咳着出门了，接着石版画开始立体化了，接着大雪又下了一天一夜。

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么多大雪都是怎么融化掉的。因为我以为那些大雪足够封闭住整个世界了。我以为大雪可以断绝一切的联系，甚至连春天也找不到来这里的途径了。我们好像暗无天日地在雪天里等待着，等待着看不见的机会。

忽然三两滴鸟鸣就从树枝上落下来，忽然静止的一切好似集体行动起来。后来离开村子多年我才明白，村庄的耐心和潜力是惊人的，村庄的生命力就如那些野草一样，枯荣有时，生命无期。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6期）

杨　花（外一章）

王小忠

杨花飘落——

一团一团飘落的杨花，持久不能散开。

每天在小镇上打打牌，喝喝茶，聊聊天，然后抖尽灰尘，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

一位长者给了我一把钥匙和一颗智慧的心，然后离开了我，一树杨花悄然飘落……

一团一团飘落的杨花遮住我的视线，来不及转身，杨花已落在我心上。

多年来，它们回旋在心田，让我久久坐在河边，看着秋后萧瑟的风景，满目怆然而多次失语。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踏上坡地。

坡地向阳，油菜花沉睡。它梦见一名赤足的仙子，走过坡地，留下一地灿烂，一片世俗世界里所谓的艰辛。

积郁太多的耀眼，甚至不能掩饰内心的悲苦。

我的母亲就在这片坡地里，油菜花灿烂的时候，她就出来看看尘世的繁华。

我的等待也在坡地里，油菜花开放的时候，我来赴约，守护三千世界里的轮回。

什　物

一些陈旧的什物弃在角落里，它们包含着我对往日的怀念，

可还是被我遗弃了。

那些什物静静躺在角落里，孕育着自己的思想。

我回家的时候，看见了同样的什物，这些什物来自遥远的年代，并且有着岁月的烙印。

我的母亲在暗淡的时间里数着飞逝的光阴，她深陷的眼睛像箭矢，停留在那些什物上。什物被我们丢弃在角落里，霉变新的生命。

她说，那些什物是我们的胎盘。

童年的襁褓被流水漂走，被流水飘走的不仅仅是时光，我就此看见一个女人劳作的形象，它令我在幸福的时候往往痛彻心扉。

被丢弃的什物，让他们感觉到了被丢弃的沉痛和无奈。

（选自王小忠新浪博客，2012年）

伊犁的颜色（二章）

王新鑫

三月，雪花

三月开满大地，恪守着贞洁。

下雪或者下雨，桃花都在水里殉情。水红得像酒，只想酒杯里躺着我喜欢的女人。

我承认，一直在忽略三月，不计较你眼角的蛊惑来自泥土，还是雪山，只想吸收你，反刍成我的诗句。

一首诗来自元月，二月的密谋被三月戳穿。相对于结果，更想知道是不是你曾来过，我一直在怀疑，你就是凶手。

不再记录三月的天气，只想安静等待。天蓝得像水，混沌的声音变得明澈。

我知道你安静地来过，又走了。

八月，向日葵

向日葵，秋日里伊犁河谷里最明亮的微笑。

寂静中热烈地绽放，人们的眼睛无法拒绝的明朗与热诚。

仰头跟随斑斓的光影，明亮而灿烂的向日葵，包裹着暖意浓浓的幸福味道。

收起双臂，几近虔诚小心地用手指触了一下花盘，顺着轮廓画了一个圆，明媚，热烈，希望。

湛蓝的天空泛着阳光的明朗，空中的浮云懒散地飘动。带走

一抹盛夏的浓香飞入梵高的《向日葵》，点缀着城市的色彩。

伊犁河谷的向日葵不仅仅是花，她是人们秋收的“庄稼”。

（选自《绿风》2012年第5期）

山菊花（外二章）

王忠友

秋风将大地的忧郁，吹了多少遍。亲亲的山菊花——

薄命的花朵，悲愁袭击的花朵，无助的泪水打湿过的花朵，饱含泥石土的苦香，在两目山的坡坡岭岭摇晃、走动。

还有一朵初雪里夭折的山菊花，山村的泪水，至今还没滴完的花朵，睡在我眼前伤痛的山冈。人们路过这里，都捧着脸走开。

站在风口，临水而望。淡淡的斜阳，有点苍凉。

山路翻过山梁，望不见的是忧伤。草萎地，水断肠，流不动的是空旷。望一眼心就疼的山菊花啊，颤抖着故乡的心事，守着贫穷而温暖的篱笆墙。

白雪花，红窗花

薄薄的雪片，点亮了我的窗花，我的心跳，雷雨闪电，思想细雨——

奶奶剪的五福，残留淡淡的灰尘。寄托的祝福再多，也没过一天幸福的生活；母亲剪的喜鹊噪梅，翅膀落满隐忍和沧桑，探出墙角的曲枝，举不起雪花薄的命运；姐姐剪的并蒂莲，露珠在蕊心滚动。叶子下面，藏着孤苦的爱情。

雪花飘啊飘，绕啊绕，飘过窗棂，绕向一窗褪色的红。

让我想起，走出村庄多年，和坚守村庄一辈子的，善良而执著的亲人的面孔。

推开窗，白茫茫的大雪，苍茫着银河，覆盖了泪飞如雨的篱笆墙。

红高粱

天底下无畏的一群，从高密东北乡辽阔到两目山旁。

漫山遍野火红的潮涌，染红高远的秋空。

风吹辽阔，秋捧高粱红而来。

胶莱河运载着不忍打开的记忆，逶迤远行。

一朵瘦弱的花，依偎在折断的高粱上，紧紧握住一抔带血的泥土。这弱瘦的爱，让这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火红脸膛，磨刀擦枪，随风狂舞。

有些事物在秋天渐渐衰败，不能挽留。

有些事物在秋天悄悄生长，精彩纷呈。

红海之上，两只山鹰，一只点击厚土，一只翱滑苍天。那一片火红的高粱，伸展着千万条手臂，作更多的飞翔……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4期）

走在离天很近的九寨沟

温陵氏

从成都到九寨沟，航机一起飞就扎进茫茫的云海中，降落时才发觉雪山和峡谷就在机翼下。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吟咏还在耳边回响，飞机已平稳地降落在海拔三千余米的断壁危崖上的黄龙机场。站在舷梯上，放眼四周尽是覆盖着皑皑积雪的崇山峻岭。时近黄昏，仍然一片亮丽。

一样亮丽的，还有身材高挑、健康活泼的藏族女导游，腰间织锦的围裙，像是绕着的彩云。旅游车奔驰在松潘高原的公路上，暮色中不断闪现着五光十色的旗幡。导游说：旗幡后面的树林深处住着藏族人家，竖立在天地万物间的旗幡写满着经文，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事，藏民们把心中的信念和祈祷，托付给徐徐吹拂的风。

小心翼翼地伫立在静到至极的五彩池畔，清澈的水净到令人有“鱼在空中游，鸟在水里飞”的错觉。屏息间，突然下起了雪，若即若离的纷纷扬扬。我仰起头张开口、舒展双臂伸出双手迎接漂亮的洁白结晶，任其融成琼瑶玉浆，滋润双唇沁入心灵。

人说：每朵雪花都有六个瓣。可是，用手接到雪花的瞬间就化成了滴滴晶莹的水珠。终于，在伸延到童话世界深处的木栈道手扶栏杆上看到了朵朵六瓣的雪花，在阳光的折射下，正展示她的冰肌玉骨。

走在离天很近的九寨沟里，我一路沉默，一路沉思。沉默中思索着：“心净”和“净心”的真谛，“心静”和“静心”的境界。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5期）

从心出发

文　榕

当我们顺着来路回归时，季节已交出了所有，一切留在昨日，今天在匮乏中生长，翠枝的嫩芽指向迢遥的海岸，那儿有一张永恒的笑脸？

从心出发！

再一次抖落内心的尘埃，向远方望了又望，诗歌在每个角落茁长，当我们反复衡量自身的缺陷。

从左手到右手之间闪过，不致贫乏？像在春天的室内坐成一丛盛开的鲜花。回到昨天并非空想，奔向脚印的源头，洗净每一阙过往。

从心出发！

时令的眼神把我们唤醒，仿佛返回梦里挽住夭折的誓言，一步一回首的颤动，是那束恒久的牵挂。

誓言不怕失去，回归一抹笑容。

当海在海上，心在心内，我们扭转身，爱仍在爱里。

（选自香港《新少年》2012年第7期）

午后池塘（外一章）

吴长忠

我梦见这座山顶上有晶莹而芬芳的雪莲花，像秋夜穹隆上的星星，一片片，一点点。于是我背起行囊远足，去寻找，去攀援，去摘那朵属于我的雪莲。我知道有一朵属于我的雪莲花，正像天上有一颗属于我的星星。

我不知道这条崎岖的山路有多长，也不知道我走了多么远，走了多少年。在这一池清澈的泉水边，我似乎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唤：行人啊，在这池边歇息片刻吧！你看太阳爬过这道山梁也放慢了脚步，它投下的光影懒懒的，乏乏的，像人到了中年。你看那池边，山菊花漫自开放，野山雀藏在竹林里呢喃，水曲柳和山榆树也在风中摇摆着，摇得一池秋水这等斑斓。

我停下脚步，驻足池边。任清冷的山风梳理乱发，任凛冽的泉水浸濯双足，纷乱的思绪像这池斑驳的秋水，陆离而茫然。

樱花赋

像那只寻寻觅觅的蜜蜂，我在这片樱花丛中驻足不前。看那风中摇曳的枝条，鲜亮嫩绿的枝叶，细颖绒绒的蓓蕾，映衬着这水红色的小花，在阳光下绽放着灿烂。

像那只寻寻觅觅的蜜蜂，这灿烂的樱花令我神思眩迷。我知道，你曾承受炎炎夏日，在暴晒中垂下颈枝；你曾直面瑟瑟秋风，在冷霜中落叶飘零；你也曾在冰封雪飘天寒地冻的漫长冬季，品味寂寞清冷。你默默无语，坚韧自守，为灿烂积蓄力量，

为生命谱写华章，为春天奉献礼赞。

像那只寻寻觅觅的蜜蜂，这灿烂的樱花令我遐思无限。人生一世，犹草木一春。明道若昧、幽玄不可揣度的造物主总是这样安排：让那些美好的同时也是短暂的。譬如樱花，譬如人生。樱花无悔，她在短暂中绽放灿烂，并用她的灿烂叩问着我们：应该怎样安排短暂的人生。诗人泰戈尔吟哦：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让短暂的同时也是美好的、灿烂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应努力达到的人生的界点。

（选自2012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我的手足（二章）

武　稚

卖鞋子的妹妹

妹妹，在十八年前辞去乡村小学教师工作，像赴一场约会似的，离开了我们这个不冷也不热的地方。

多少年后，她和妹夫开了一爿鞋店，有了孩子，买了房子，雇用了工人。她上午卖鞋，中午数鞋，傍晚进鞋，生活千篇一律。

她和妹夫就像两只鞋，一只在左一只在右。鞋子被他们一双又一双推销出去，卖不掉的这一双永远在和她闹着别扭。

妹妹的嘴里说的是鞋子，怀里揣的是鞋子。寒冷的冬天里，也舍不得关上店里的门，似乎一关门，就再也走不出一双鞋子。

妹妹穿着宽松的服饰，穿着自家进的鞋子。她不和我说品牌首饰，不和我说身材、年龄，她起身，给我找了一双鞋子。

有一会，她问起那些孩子的事，问过之后，她的眼睛就盯着那一双又一双的鞋子。

我看这满屋的鞋子，它们是妹妹印在生活中艰辛的脚印。

下岗的姐姐

头二十年，人们叫她富余人员，也就是下岗工人。

现在，人们叫她全职太太，也就是家庭妇女。

她做过代账会计，保险公司推销员，学校仓库保管员。四十

多岁时还想送礼，再谋一个职业。

别人通过改制，招商引资、买地、圈地。变成工厂主、农场主、房地产商人。她不炒房 不炒股，只是下岗就业，没能创业。

后来，她生病了，我们家的房梁提早坍塌了，我们摒弃一切困难，跑到上海给她切甲状腺、切脾，姐姐为此感激得泣涕淋淋。

病后的姐姐不再想外面的事，她像专注一朵花似的，专注家庭，专注父母。她的微笑常越过油烟，落在尘埃杂物上，日子被她漂洗得一遍又一遍发白。

现在的姐姐双耳寥阔，有空的时候，她经常和佛坐在一起，为每个亲人祈祷。她以姐姐的名义，重新命名了自己。

这个小人物，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做过一件错事，她应该受到关爱与同情，……生活却以她不是智者，不是健全者而淘汰了她。

她左手写下苦涩和磨难，右手写下承受与憧憬，世界也该为她落下眼泪。

（选自2012年11月2日《蚌埠日报》）

中英街（二章）

夏　马

界　碑

界碑，你是天地间一个感叹号，为九州岛大地诉说悲怆与感慨。界碑，你又曾经是一把历史的利刃，穿插中华大地的胸脯；于是，界碑啊，你挺立百年时空，不停呼号：天何如是之苍苍，地何如是之茫茫，悲何如是之深重……

百年不老的界碑，腥风血雨洗礼后，更显现你那铮铮的气质。你不只是民族耻辱的印证，你更是一首民族抗争的史诗。

界碑，我心中的界碑，细细读你。心中自有一句警钟响起：应切记，毋忘国耻！毋忘国耻！

警世钟

敲响“警世钟”，让你随悠悠钟声，进入那段渐渐被淡忘了的历史时空。

梧桐山下，犹有黄龙旗的抽泣声，在“警世钟”的宏亮声中，微微地回响。走不出的历史阴影，难于愈合的历史伤痕，更倍感钟声的深沉与厚重……

听钟声，似在谛听一位历史老人谆谆告诫：国弱民穷，定遭凌辱，国耻勿忘，殷鉴在兹……

钟声，惊醒一切醉生梦死的幽灵。可知否？我们的祖祖辈辈，就曾经是在米格旗下匍伏行走的“阿灿”。

警世钟，长鸣警世。让不停鸣响的钟声，荡涤去一切精神锈迹，让不停鸣响的钟声，唤起民族的自信与自尊。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都需要“警世钟”。

（选自《香巷散文诗》2012年4月第41期）

献词：水之思

鲜　圣

（一）

在水的世界里，没有贫贱之分，没有高低之分，水的世界永远是一个整体，底层的水与表层的水，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托举。

如果能成为水的一部分，如果血脉里流淌的都是同一元素的水，谁都相信，身处底层的水，干净而有力。水把水托举起来，底层的水，才是水的领袖。

事实上，水的世界，完整得无法划分层面，就像躺在水里，无法区分哪一片是水的过去，哪一片是水的未来。

（二）

是一个水手，说出了水的魅力。

也是一个水手，说出了水的威力。

水手的眼里，水是他的敌人，也是他的胜利品。战胜水，或者成为水的俘虏。水手的故事里，水，都是他的主角。

对一个水手的表情，需要想象。真正的水手，脸上的波澜，是一生的财富。

在水的笼罩下，水手活了一生一世。水，是他生活的物资，更是支撑他的精神。

我，是哪一片水域的水手并不重要，我看到了水手脸上的波澜，浪花朵朵簇拥在身边。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5期）

神农架印象（二章）

向天笑

神农顶

沿着山沟行走，才知道什么叫峰回路转，转了多少圈，才转到山顶。

一条条白雾一样的小溪，纯净地悬挂在奇峰的背脊，把低矮的天，抱在怀里。

在神农顶上，抬头看不见一只鸟的飞翔，低头看不见深不见底的峡谷，只看见白雾、石头、山风。

只看见一边山头阳光明媚，一边山头阴雨绵绵，中间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像冰凉的溪水一样浸泡着我。

森林深处

多么安静，一枚叶子飘落的声音，一滴水从叶片、松针滑落的声音，比虎啸、鹿鸣、鸟喃，更惊心动魄。

我置身原始森林的深处，一个人的脚步，是如此无能为力，幽暗，没有半点阳光，只有轻轻的薄雾，在轻轻游移。

再进入一次，伸到原始的森林深处，感觉诗人已是被人类抛弃的孩子，确切地说，像一个野人在不断地行走、寻找，来去无踪，很难留下自己的足迹。

多么安静呀，仿佛隐约听见的脉动，遍布全身，我感觉身轻如燕，穿过森林，像是羽毛掠过。

（选自2012年2月10日《湖北日报》）

旅途行吟（二章）

向　迅

青铜峡的黄河

这一晚，他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将收容我的全部！

——题记

我坚持在这里，比一块突兀的岩石更倔强。

我在多年前就已备好了纸和笔，沸腾的词语和夸张的修辞，还有闪亮的马鞍！

生活太过于沉闷了，需要那么重重一击。

那些在胸膛上冲撞而出的火花，把灵感燃烧成古铜色的火焰。

来的时候，身体里那道江水的水位线持续下降，一个镇子一个镇子地饮啊，再注满的已是我熟悉而陌生的语言。

另外的一道河水，置换了我的昨天，今晚我的身体，将在他的岸边下榻。不知道还有多远哪，我已隔着胸膛听见了血管即将发生暴乱。

一切都是我想象的样子，一切又都不是！

我曾千万遍幻想过他的样子，我在郑州见过他的样子，在鄂尔多斯高原也见过他的样子，而在这里，他竟陌生得像我青年时代的父亲！

他在落日余晖里敞开的胸膛，是我见过的那些老艄公古铜色的历史。

很多人都入睡了！整个白天已被卷入漩涡！

那些远山，是还未被擦拭干净的铅色笔迹。

河水中裸露出来的礁石是村庄，几点灯火，是几颗漂浮着的黄河水珠。静极了！嘘！月光在淡黑的叶片上，发出钟表指针走动的声音，而整个北中国，正枕着一条河水的波涛汹涌。

我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青铜色的岩石前，我还是暴露出了一个南方人的软弱。

那些纸和笔，词语和修辞，都是软弱的。那马鞍也根本套不住一匹惊起冲天巨浪的猛兽。

我在一次次嘶声力竭地呐喊之后，又一次次陷入岩石巨大的沉默。

我的身体日夜轰鸣！一支瘦弱的笔管怎是他的对手！所有的准备化为乌有，我的身体成了他热爱的南岸，斯文的过去被冲刷殆尽。

而这，我竟有些怀疑是不是另一处故乡？

青铜峡边，一人独自饮醉。

这一晚，我是他千里浪花上的一朵。

使至塞上

从长沙到银川，时空小小地转动了那么一下。按我现在的速度，以往出使塞上的人，非得累死十匹快马。

这是我多少年来一直仰望的地方，那地图上的一小块绿洲，现在却大得惊人。

你喊出去的声音，最终累倒在途中。

夜空低低嘶鸣的，是那古老的河水。我白日里见过它的样子，那是一场从未停止过的战争。

偌大的宁夏平原，以辽阔的静寂，悄然抚平了一个人的孤

独。在这样一个地方，不写点诗，不喝点酒——简直就是罪过！

我怀念那些古代的朋友，在长安城里，发了一肚子的牢骚，在这里却陡然熄火。平日的文弱书生看见了长河，就凭添了一些英雄气。

可他们哪里晓得，拐了一个弯的黄河，仅仅属于一次醉酒事故。

很久了！我所见到的那些景致，总让我一下子改不过笔误。一个江南人，来到塞外，竟误以为只不过是在故乡迷了路。

只有窗外月光的寒冷，提醒我是在哪里。

我这个替内心出使塞外的人哪！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1期）

女书私语（外一章）

萧　琴

1

把一天喝成茶，洗尘。
诗化了日子，醉透了历史。
纷繁的世界，沥洗成一种逍遥。
如果这一生非得与天地抗争——
拿起还是放下？！

2

爱情与友情的距离同样美丽，这就是幸福这就是生活。
采菊归来的路上，莫等待有人把你拾起珍爱的时候。
走自己的路，别留恋同样的人生模式，这是比彩虹更绚丽的诱惑！

3

真真假假的花朵已经盛开，一场热闹的化装舞会。
赞美你的辉煌，天地之外也有优雅的和声。
为了明天无怨无悔，让我们学会感恩。
尘世的玄机，请它随风而去。

4

美酒的滋味令人怀旧，无法把你收留在我的青史里头。

风花雪月离天堂很远，有什么能让我心驰神往？！

我终于看到了东方红太阳升，又总爱凝视着月亮久久出神。

生命朴素的色彩里，已经有一座华丽的天堂。

（选自《福建文学》2012年第12期）

平遥古城

一座古城的精神能走多远？

聚两千七百多年的文明，不衰的微笑；我从这头走向那头，取决于我对古城的向往。

怜惜或是敬畏，都以迷醉的方式拥抱。

我像一个皮影戏里的小人物，在石板路上走来走去，穿梭在历史的时空里，出没在街道、小巷的喧闹里：旱船、花脸、皮影、推光漆器、牛肉、长山药……无意间踩响了晋商的马蹄声，听见了跌宕的黄河浪……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说来就来了，古城墙再高，城门开着。

那就以小女子的方式，顺便买下两条大红大绿的花裤子，带回江南慢慢怀念，穿着它在客厅里忽悠忽悠地走来走去，或是穿着它做一个锦上添花的梦。

（选自萧琴新浪博客，2012年）

无雪的江南

箫　风

1

江南的雪，一向姗姗来迟。

只有满湖滩满河岸洁白的芦花，千朵万朵，纷纷扬扬，雪一般随风飘舞，与北国漫天的飞雪遥相呼应。

可是，毕竟是冬天了。

降温的消息接踵而至，令人猝不及防。

而你的叮嘱总比寒流来得更早一些：天冷了，别忘了添件衣裳。多年如此，使我深深地感动。

我终于明白：爱，其实很简单。

有时就是一句叮嘱，就是天冷了有人为你披件衣裳。

一朵雪花在梦里盛开。

就像你，在我的梦中翩翩起舞。

在我这个北方人眼里，没有雪的冬天，该多么乏味呀。就像春天没有花朵，天空没有云彩。

你说过，有雪的世界是温暖的。

与雪相拥，就是与爱相拥，会使那颗蒙尘的心瞬间纯净起来。

一朵雪花翩然而至，摇醒我的梦……

2

命中注定，我们在一场雪中邂逅。

无法拒绝，也无法选择。

在这“数九”的寒夜里，我怀想一个关于雪的童话，还有童话里踏雪而来的你……

想你的时候，就盼望着与一场雪不期而遇。

从一场雪到另一场雪。

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

谁也不能阻止一场雪的到来，就像不能阻止我对你的思念……

想起你，就想起飘雪的北方。

你就是我梦中的雪花啊，就是雪中那朵含笑的梅。

一朵雪花，就是一分刻骨的思念。

飘雪的北方，是我梦中最美的风景。

站在江南的肩头，我眺望着北方那座飘雪的小城。

眺望着你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如何妆扮着那座城市的妩媚……

3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

这首九九歌，我们一起唱过许多遍，每唱一遍心里就增添一份温暖。

而今，我已客居江南。河面上已经无冰可走，再也不用扶起你一串串滑倒的笑声。

没有冰封没有雪飘的冬天，心中总有一种淡淡的失落。

就像没有你的日子，思念常常彻夜难眠。

在我的心空，漫天飞舞的雪花都是你温暖的名字。

我知道，再也走不出那个飘雪的冬天了，正如走不出你思念的梦！

结冰的日子，我分明听到花开的声音。

一如你梦中的呼唤，在耳边渐次开放，真实得近乎虚无。

必须用心倾听。

必须用心感应。

就像大雁北归，就像喜鹊筑巢，感知阳气的回升那纯粹是一种本能。

其实，相爱不就是这样么——

彼此说出的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能否感知对方心的呼唤。

4

你知道吗？

我在为你写诗，在这个冬天最后的节气里。

窗外，是冷飕飕的寒风。

而心里，却暖融融的。

想起你，又想起那个舞雪的日子，又想起那些晶莹剔透的往事。

已是大寒，还没有雪的消息。

无雪的江南，少了许多动人的情节。

就像离你远行的日子，我只能以梦来填补思念。

一片雪花，从梦里飘到梦外。

——那就是我写给你的诗笺啊。

过了大寒，便是又一番节气轮回的开始。

轮回，是自然界的规律。

日出日落。月盈月缺。花开花谢。春去春来……

而人生，却是一趟单程车。

你说："宁愿相信人生也有轮回，因为来生——我还想做你的新娘。"

因为这句话，寒冷与我无关！

或许这就是爱：朴素。纯洁。自然。

——就像一朵晶莹的雪花。就像大寒门外

温暖的春天！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2期）

冲山之夜（外一章）

小 海

暮色中，冲山只是些朦胧的线条在雾气中摇晃，一切皆不可见。色彩已被黑暗的夜晚吞噬，最后一切界限都不再存在，天地没有区别，整个太湖恢复到泰伯奔吴之前蛮荒时代的形态。

宇宙混沌，江海横流，山岳无名。

“今晚吴国安稳无事了吧，伍子胥先生？”

可是，那孤独的漫游者向谁答复呢？

一群狐狸从山岭上跑过来撕扯他的裤脚，他惊恐万状。狐狸瞬间变成了人，畜生修炼成人，这咄咄怪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催命的江涛正在澎湃，狐狸们顿时遁入远山。

吴王和西施安居于湖山之中。

“大王喜欢在黑暗中沉思吗？”

“我喜欢人山人海，不太喜欢明月桂花和菜园的粪臭！”

宫殿中的钟声提前敲响，沉闷，像患了流感。

素不相识的人在一起，彼此搀扶、注目，令人想起死亡、广场，旗帜和干将。

流星的瀑布挂在梦中，更深处的黑暗像窟窿一样空洞，阴影只闪烁着黑洞鞭子一样的黑色光芒，却无法修复地球生物的创痛。

车水马龙的街巷和天上涌动的白云都令西施心驰神往，天上和地下互相信赖，彼此延伸，就像人间的泪水和欢歌。

雾

雾会让头发、衣服上长出一层细绒毛，手一摸就变了水。因为夜里开着窗，大雾从夜里、从外面钻进来，挤进这间房子，轻轻落在昏睡中的家具、书籍和衣服上，尤其是上衣领子，就似乎挂在外面的树枝上，却又全然不知，只是稍微沉了一点点，全因笼罩冷涩发白的气息，像被两只夜枭蹬踩过一样，留下可资证明的羽毛。

抹去额前露水的时刻，我们明明就是属于夜晚的一部分。你想起关窗，可跳起的朝阳开始“咚咚咚”敲着窗玻璃，是的，在早晨关上吧，破旧的铁钳忘记在窗台上，遗落的草籽一会儿飞人头发似的蓬乱灌木丛，我希望那只大鸟儿还在，它肯定飞去了，它昨夜栖身的灌木在哪儿，谁知道呢？夜雾就像何仙姑手上的神奇莲花，包裹住整个春天的城市和郊区，也包括丛丛荒凉的灌木和大鸟，而常人是无法透视到的。

起雾的夜晚，你也许会梦到八仙之一的何仙姑披挂绿荔枝给你送来大团大团的羊毛，挂满家前屋后的树上，好多啊，它们丝丝缕缕的，还在不断翻滚着涌来。只有在早晨，高空中的长风和太阳四散的热力才会涤荡这一切，托起青翠的山峦，就像洪水送来的孩子，像洗过牛奶一样清亮，站在身后的窗台边上。

（选自2012年7月28日《湖州晚报·南太湖诗刊》第2期）

二　胡

谢家雄

盲者的眼睛，靠它，摸索到映月的二泉里。被仁者残酷地见了仁，被智者粗暴地见了智。

身披银蓑衣，谁垂钓水边。一只风铃，终于立地成为佛；一叶扁舟，回头才见到岸。

沿着七条音符的小溪，天上的瑶池下嫁民间。花好月圆的幽径，采摘着红红的玫瑰。这，与你有关吗?

乐曲风还在吹，音乐雨还在下。意志如磐石，中流砥柱。心却柔软如潭，任何落叶都能砸碎梦想的水。

含在嘴里，喷珠溅玉，又是谁默默的情怀。

理理眼中的黑色忧伤，眼中只剩满眶的黑色忧伤；拍拍耳上的白色霉点，耳上只余满壁的白色霉点；不知觉中，你已站到了路口。

头顶的月亮，公平地照着每个人的天空。光芒救赎着心，心救赎着生命。还是有一涧细水点燃灵台的蜡烛。

啊！上帝在为你关上一道门时，一定又为你打开了一扇窗。你笑了。

窗外：色彩斑斓，光明灿烂，绿色的小树插满你的瞳孔，你有一种想飞的感觉。

二胡体恤，如歌，如咏，人生的赞曲一支支；二胡贴心，如吟，如唱，生命的颂诗一首首。

你醉了。二胡呀，体恤贴心的二胡，已把你拉进醇香的春天。

（选自《精彩》2012年第2期）

距　离（外一章）

谢克强

1

黎明的太阳与夜半的月亮之间，
开花的骨朵与灌浆的果实之间，
迷离的爱情与真诚的友谊之间，
单调的现实与多姿的梦幻之间，
该用怎样的长度去度量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2

抬起目光，通向岁月的远岸，目光丈量着距离。
远岸有你的港口么?

3

距离，是水不同的流向，
距离，是山不同的角度，
距离，是人不同的关系。

4

或许，距离是一种瞬间的存在；

或许，距离是一种永远的迷失；
或许，距离是一种甜蜜的许诺；
或许，距离是一种铭心的相思；
距离是时间还是空间，
也许你站在距离之外，你才会真正理解距离的涵义。

翅膀

掠过风，留下风的形状。穿过雨，挥洒雨的情韵。

有时飞得很高，有时飞得很低，只要一张开，不是掠过风云就是穿过雷雨……

燕子飞翔着，拍打轻捷的翅膀，这不曾为风雨折断的翅膀，穿云破雾，剪裁人间春色；

蜜蜂飞翔着，扇动迷离的翅膀，这不曾为季节束缚的翅膀，追花夺蜜，酿造生活的甜蜜；

航船飞翔着，旋飞铜铁的翅膀，这不曾为时间锈蚀的翅膀，劈波斩浪，冲向理想的彼岸；

有翅膀的都在飞着，飞着，不倦地飞着。

若问我向往什么，我向往飞翔。是啊，谁不向往有双翅膀，好驮着自己向往的梦呢？

我知道：只有插上信心和力量的翅膀——在一次一次的追求与挫折中培育的信心，在一次又一次的奋斗与失败中采掘的力量，才能不息地飞翔！

在这个飞翔的世界，愿我的手是一双矫健的翅膀！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3期）

游丝与碎片

心　亦

1

所有的手，必须穿越宁静，才能击响鼓声。只有鼓手知道，另一个人何时清醒。谣言比外界所知的更加锋利，但所有亲临现场的人，都要保守秘密，因为这是一盏能烧穿黑暗的灯。如果已清醒，它就不再是完全需要描述的隐情。没有隐忍做不到的，只是你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像刺绣里的游丝，韵脚、人物和村落都是缓慢更新的行程。某种存在，不可再次触及，它已脱离了生命的轨迹，被命名为需要追忆的梦境。提起鱼竿时，必须屏息凝神。因为另一个世界，也需要精、气、神。所有的曲线，都是直线融化后的变性……没有完整的孤独，就不可能让诗歌苏醒……某种抽象的力量控制着局面，但用来刻画的线条，必须靠呼吸活命……

2

一只小鸟落在树枝上，啾啾歌唱……突然展翅，箭一样飞向远方，歌声中变得渺茫……小鸟是会唱歌的树冠，而树枝和树干，在火焰中烧光，小鸟消失在心上……眺望远处，空空荡荡，只剩下寂寞，在枝头：摇晃……

我也要歌唱，为了忘却真正生活的虚伪，要牢牢记住，虚伪生活的真实。在光的抚摸下，歌唱已成了瀑布。在鲜嫩的花

瓣中，人性的花微笑着：诞生……春意盎然……你的眼睛，是云中隐藏的闪电；是泪水的家园；是花朵盛开的寂寞；是撕裂云朵的雨点；是静止的海洋；是笼中囚禁的鸟鸣；是冷漠冰清的白玉；是林中透明的秋天；是布满火焰的海滩。让我的歌唱，把你覆盖……人性的花蕾，面带笑容，在花蕊里：诞生……灿烂且荣光……在光的抚摸下，人性已成了瀑布。在甜蜜的花瓣间，人性之花，微笑着悄然开放……

（选自《敬亭山》2012年夏季卷）

沙之韵（外一章）

邢　云

是那一阵风，把我吹到这片沙漠。那是生平遇见的最迷人的沙漠。

相约的你，垂钓黄昏，披一身夕辉与我相视而笑，驼铃。

声声，在远方把谁唱醒？让我在沙漠里，读你风中的表情，读你不倦的期待，并以一种古典的手势，深深地，凝住夕阳的永恒。

沙于是成为一种象征，随着风儿的沙粒在现实中裸露。激情随风，在沙面上涌起千万层波涛，绽放青春的光芒而充满寓意，我第一次深刻地体验到沙的情绪、沙的语言，是那般率真与丰富。

几度经沙浪撞击的心逐渐平静，星落的沙峰似水墨图，高悬在心的角落，而沙的乐章，再一次以其博大的深沉与金色，深深地撼动着我。

多么迷人的沙漠，何时跨越你的界限，让心与心的呼唤遥遥相应；何时抛弃旧日的恩怨，携手同舟，让未来的帆船飘满温暖的旗语。

我已不需要承诺。天色已晚，我要在沙的歌声中，抵达我梦中的家园。

一峰骆驼，是否为我引领前方的路。

黑城遗址

面对你，我痛恨每一粒沙子。

黄沙湮没了一座城市，孤独的塔尖在证明什么？
我的一滴泪，走进了历史的年轮。
坍塌的城市在沙漠里，骨折的岁月在眼里。
能不疼吗？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7期上半月刊）

桫椤湖抒情（外一章）

徐澄泉

其实是一叶巨大的绿肺！

桫椤湖，静静躺在马边河下游的河面上。仰望天空，一片澄明。一只燕子飞过，撒下几声呢喃。几只大雁掠过，投下一行影子。阳光布满远山，近水一抹斜阳。渔翁荡桨，浣女歌唱。渴了，累了，掬起一捧碧绿的水，沁心地凉。

桫椤树，紧紧偎在桫椤湖的胸怀里。博大的桫椤湖，慈爱的桫椤湖，曾经养育过多少恐龙，正呵护着多少桫椤？五十二万株桫椤树，又能哺育多少恐龙？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只恐龙从此出没。那些如山似海的桫椤树，身姿优美，芳名动听，像历朝历代失宠的宫女，孤寂地打发着时日。多少万年了？她们仍然活着。即使失去恐龙的宠幸，也仍然坚持活着。这种恒心和毅力，人类没有！动物没有！其他植物，也没有！

什么力量，给予桫椤树如此顽强的生存勇气和意志？

其实就是一叶巨大的绿肺！

马庙传说

马庙无马。

马庙有煤！

一片孤零零的小镇挂在一座大山的腰间，悬在马边河的头顶。一段通往深山的古径，成为马庙唯一的街道。木楼。青石

板。小酒馆。铁匠铺。煤码头。远山和近水。马庙的风景，正被那个斜倚在酒幌下的女子，用多情的目光和痴迷的心，十遍百遍千遍地抚摩，一直望到秋水深处。掘煤的汉子，运煤的艄公，他粗犷的歌声，有力的足音，此时正在何处响起！

夕阳西下。一叶扁舟从马边河以远漂下来，一个汉子从太阳的光辉中飘上来。这个粗鲁的汉子，只在酒馆门前一顿，抱起美人就跑。

木楼里，隐隐传出幸福的声音。

马庙，坠入夜的深沉。

唯有马边河水，仿佛一则优美的传说，从远古流淌而来，向远方流淌而去，还在不知疲倦地为马庙的寂寞抒情，为马庙的古朴歌唱。

（选自《国家湿地》杂志2012年第4辑）

梳　洗（外一章）

徐金秋

有人说，秋天干净得只剩下风了。

听了赞美，秋天打着风的牌子恣意地梳洗。梳洗头发，梳洗月光，梳洗虫鸣，梳洗思绪……

越梳洗越清晰。直到交出干净的内核。

一枚经年的思想掉落下来，砸痛了石头。

秋　月

安静地绽放她的白玫瑰。

挂到西山上，丢失了乡村麦子的，瘦瘦的镰刀。历经五百年，闪着寒光的残缺的白瓷碗。美人无期的等，愁塌下弯弯细细的眉。

今夜，谁丢失了月的魂？打开诗人千年的寂寞与孤独：陶潜的菊花是淡淡的凉，东坡的疏桐是苦色的凉，阮籍的泪是凄清的凉，郑板桥的竹是穿风的凉。

还有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阅不尽人世的凉。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11期）

青花，午夜的遥望

徐丽玲

午夜，点一盏萤火，听风。

醉在梦境里的遥望，渐次清晰。

一阕散落的词章，跌落沧海红尘，化作沉香一缕，兀自萦绕……

紫衣一袭的女子，云髻高挽，环佩叮当，于月下轻盈。

纤足款款，步入心之深处。

心湖遂轻漾莲舟，一亭菡萏出水而来。

烟水苍茫，是谁在远方，缓抬柔荑，弦音轻弄，低吟浅唱？

忘却世间贪、嗔、痴，入我五蕴皆空，拈一粒舍利，修一世浮屠。

穿越尘世云烟，回望身后，浮华聚又散，渺若晨星，淡至无痕。

又有几许，留在记忆深处，刻成此生缱绻不忘的印记？

那些苍白的过往，如瀚海尘沙，寂寂，且默默。

青花点点，散落成歌。泪作菩提，凝成琥珀。

罢了，陌上花开，终究逃不过花落。

我亦可缓缓归去。

（选自《散文诗·校园文学》2012年第11期）

铁匠铺（外一章）

徐　泽

我们常常想到冷的铁和温暖的炉火，想到穷人的力量和最后一线光亮。

刚刚下过雪，雪花飘落在铁匠铺的草房上，一只冻僵的麻雀的黑眼睛失去了希冀，那屋檐的冰凌挂下来，每滴水都是晶莹的，像易碎的珠宝。不怕寒冷的鼻子，一直听到春天的钟声。

一块铁和另一块铁的撞击，溅飞着火星，铁是坚硬的也是柔软的，就像一个时代。饥饿有时比刀锋还要冷酷，黑暗在风箱的呻吟中越来越短。

城　市

我们来到陌生的城市，我们睁着眼睛睡觉，我们的金钱没丢，却丢失了善良的本质。

我去灯火通明的工厂上班，机器和城市吞噬了我的灵魂。我时常做梦，我没有了故乡，也失去了生命的根，那飘忽的影子，像故乡坟头的灵火，不能燃烧，也不能照亮通向地狱的路。

活着，是一个人无望的选择。就像一个盲人在黑暗中走路比喧嚣白天的还要安详。

（选自《中国散文诗》网刊，2012年）

北方的风景（三章）

许　淇

北　方

北方，你辽阔。

大地，广大的田地；因土地的广大而辽阔。

你的形象是单纯的，你的仪容是严肃的，你的胸襟是博大的，平川、草原、瀚海……

泥土是油黑的，常常被白雪覆盖；黑与白是分明的，是不容置疑的。

你沧桑的高原；你芜碛的狂野；你裸垩的丘陵。

你白头山峰的无纪年的日月。

你极地星光的翠亮的人生。

诗人说：北方是悲哀的，是因为干枯的河流么？那像泪水一样吝啬的细袅的弱水。河床是盲了瞳仁的眼眶。

你从不曾年轻过，自从我厌倦你的夜幕，滑向闳深的大漠月牙形的涡轮，沙的羽翼便湮埋了我的飞翔。

孤独的猎手在心的高原迷失，迷失且凝止了。连同高原那绵延起伏的荒崖，是雕斧塑造的汹涌的浪涛，千年停格在那里。

到了严寒的冬天，一切线条都躺倒不再游动，竖立的仅是拴马桩。亚细亚种群的马脸上挂着冰砣，僵硬似无表情的岩石。锋利的风刺向人们的心脏是不见血的。地上所有的生物伪装死亡，期待着涅槃再生。虫豸们都要把自己的梦想隐藏到最后。

从前，一位诗人曾说：北方是悲哀的。

伟大的悲哀。因为北方你
无比的辽阔。

白　桦

乌拉山里的白桦林，每一株白桦都像感应的琴弦，从叶梢到根须，灌满了乐音。

他们快乐地弹唱，从春唱到秋。

北方的寒流滚滚而来，用风的鞭子抽打他们，剥夺尽他们多声部的键也似的叶片，他们赤裸着身子，摇曳臂膊，在冷峭的劲风里低唱，直到冻结歌喉，铸成了铁一般的死寂。

然而，桦林里激荡着音乐的潜流——无声之声。

不久，春风来催促青条。整个白桦林欢噪起来，迸发出连珠般的笑之奏鸣曲。

新栽的苏醒了的幼树，第一感觉便是沾露的新叶上凝敛的春风，她嫩尖的芽儿颤栗着，尽情啜饮着哺育她的乳汁。

生存的要义便是歌唱。小白桦请教她身旁的老树爷爷。

“向山峦、草原、大地、阳光和风学习，让内心的音籁出诸自然……”

小白桦弯曲她弹性的细腰肢，俯到老爷爷跟前，辨认出老桦树皮上刀刻着一些蝌蚪形的符号，据说那些蝌蚪是活的，遇到活泉，便会舞蹈，便会发声。

老爷爷告诉她：那是一位住在林中小屋的大音乐家的灵感——《敖鲁古雅森林圆舞曲》的主题旋律。

音乐家死了。他的遗言是：把我的骨灰埋在故国北方的白桦林里。

他终于留下了不朽的墓志铭——纹身似的刻在老白桦树的身上，刻在小白桦树的心里。

刻入晴空的紫霞，刻入微露的晨曦。即使无声的隆冬，依然激荡着音乐的潜流。

火车闯入旷野

你见过隆冬严寒时那北方无边的旷野么？

夜色消沉，旷野孕育了星的苦闷。星群拥挤在一起，像闪烁的雪雨，和冻结的旷野默契。

冻结的旷野是清醒的，彻夜无眠地清醒，锐利的痛苦地清醒。

夜，如同无人能启的封缄。忽然……

轰隆隆！轰隆隆！龙腾着，冲决着，沸跳着，

（旷野在谛听，在战栗……）

风驰着，呐喊着，捶击着。旷野被击痛，被振奋……

历史的闯入者！大无畏的勇士！粉碎了黑夜，锤击它的胸膛，起来，起来，旷野！

土地，山岗，河流，闪亮的车窗和星的雪雨交辉。烟像射出的翎箭，伸长的巨手，攫住赤霞。

在无边的旷野上，黎明奔号着。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3期）

高原之上（二章）

许文舟

阿细跳月

这组跺脚的动作，模仿了一场山火。

树高千丈，躲不过火的肆虐。

九个太阳落到阿细人生活的村庄，火轻轻地抹去山的青、云的白，少女的笑容。

传说还很多版本，都有山火发怒的表情。火将白昼烧成黑夜，将星光烧成乌云，将河流烧成叹息。

阿细人赤脚上阵，驱逐着一场旷世的灾难，经典的跺脚动作，实际是在被山火烧红的土地上，艰难地劳作。

舞蹈着的民族，把种子带上收获的路，金的汗珠落地，染醉了满山的红土。

锅　庄

围起来，以这种方式亲近火。

火是比语言更具表现力的姿势，火舔着锅，锅煮着传说，藏粑尝出生活的蜜意。

其实是驱逐寂寞的仪式，庄重而典雅，一万只流萤，朗照舞台。

歌声比鹰还高，舞姿比水曼妙。男人转身，如雄鹰展翅，女子拂袖，比柳飘逸。

这时候，高原睡下，三条大河，相约着赶路。

羊毛锅庄，再现劳作的辛苦，吉庆锅庄诠释爱情的幸福，兔子锅庄流溢生活的元素……

围起来，爱就不会出现缝隙，围起来，火光就是幸福的表情。

（选自《散文诗》2012年第11期）

画里画外（三章）

亚　楠

农民的舞蹈

这是乡村的狂欢节。一幅诗意绵厚的风俗画。

看哪，晴朗的天空下，这些人用激情点燃岁月，也照亮了他们朴素的人生。

欢快的节奏还在继续，时空被沸腾的烈焰叩击，血液奔流着，生命中所有的旷达都在这一刻凝固。

这是尼德兰一个夏日的午后。不远处，小教堂正用肃穆见证人性的解放。而小酒馆门前，微醺的饮者意犹未尽。

吹风笛的人神情专注，他把欢乐带给乡亲，也在忘情的演奏里获得快乐。这时候，一个年轻人手执酒壶，面对吹笛人，他还能说些什么?

而大地听到了天籁之音。我知道，那流淌的音符里涌动着纯朴与绵厚，意味深长，就像我家乡的那坛老酒……

日出·印象

也许是盛夏，或者某一个秋天，印象主义的莫奈，怀着一颗童心，刹那间，把日出挥洒得如此苍茫、静谧。

海面上，两只小船沐浴在曙光中，斑驳的碎影，闪闪烁烁，仿佛童年的梦，每一个憧憬都绵延着生命的渴望。

一轮红日渐渐升起。金色的光波，从地平线传来，就像最深的祝福，把冰冷的海缓缓照亮。此刻，温暖只是一种心情，只有敬畏和感恩，太阳才会照亮我们。

而瞬间的感觉多么真实，时光在苍凉的足音里衰老。我看见，大海的律动，埋藏着远古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晨曦对我们人类有多么重要。

啊，一切都在改变着。一切都从来不曾改变。

此刻，刚刚跃出水面的朝阳，已经在海的深处，澎湃着激情。之后，它无声地把人类阴郁的天空温暖、照亮。

酣睡的维纳斯

夏日的午后，阳光透着隐秘的柔情。这时候，维纳斯刚刚入梦。她是圣洁的，虽然也曾淘洗浮尘。让影子亮起来，在这尘世之上，所有的梦都是温婉的。

走进这幅画里，仿佛时光也在淘洗我，用美和柔情。可是，一切都沐浴在朦胧虚幻中，就像此刻，一只鸟忽然不见了踪影。

我不知道，这静谧的安享，如影随形，怎样才能够让时光倒流？在蒙昧的瞳孔里绽放花朵，自由的风徐徐，瞬间的幻觉已经足够。

而远处，风景也在沉睡。没有风，只有一腔血在脉管中遨游……

（选自《星星诗刊》2012年第4期）

母亲的瓜果（外一章）

杨修华

母亲喜欢种瓜果。

她心细。每逢下雨天，总会翻遍一只只瓜，找来稻草、纸盒垫在瓜下。母亲说，这样能防止挨着地面的瓜皮被腐蚀。母亲娴熟的动作，就像呵护小时候躺在摇篮里的我们。

我们吃掉了一个个夏天，母亲手臂上留下一道道齿痕。

在化肥、催熟剂泛滥的今天，母亲仍坚持种瓜。

母亲的瓜果，清凉、甘甜。

东马坊的马

前蹄腾空，仰天嘶鸣。

它驮着高盐文化；驮着如火如荼的东马坊；驮着应城、云梦、安陆的白云；驮着孝感的月亮。它睿智的目光，朝着汉口方向。

它牧草、饮水的古皮洼，开出了十里荷花；它印在菊花坡的一声响鼻，引来了火车高亢的鸣笛；它背上读书、画画的那个十五岁少年，捉住蛙声、虫鸣，写下了一种现象。

它马尾一甩，幸福的生活飞速运转。

（选自2012年9月11日《湖北日报》）

祈福的声音（外一章）

杨志学

让我们向山野或平原上的小草祈福吧。祝福它们得到应有的抚爱和滋养，这样，它们虽然会在秋天变得萧疏，且在冬天进入休眠期，但它们依然会在春天醒来，在夏天再度繁茂、葱茏。

让我们向河流祈福！祝福它们拥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无论是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河，还是欢腾跳跃的小河小溪，我们都祝愿它们：自由奔流、滋润土地、赐福人类。当然，人对河流的敬重应是必要的前提。

让我们向森林祈福吧，为我们从中获得的庇护和清新的呼吸，以及无边的绿色和诗意。

让我们向天空，向照耀人类的日月星辰祈福吧，为了那些光明和温暖，以及年复一年的风调雨顺。

让我们向大地祈福！这是我们繁衍生息的居所，是我们活动的舞台。愿它摆脱贫瘠走向富庶，远离灾难永远祥和。

让我们向人类祈福吧。每一个同胞，每一个兄弟姐妹，我们都处在一条链上。让我们永远提醒自己珍爱生命。尊重他人，尊重万物，就是最好的尊重自己。

听，我们的祈求，在宇宙中激起了经久不息的回声。

（选自2012年10月22日《郑州日报》）

新汉源遐思

“5·12”劫难之后，昔日汉源城淹没于低陷的水中；而一座新的汉源，在内外力量的作用下，高高矗立于两岸的山坡。

——题记

1

汉源的历史，会不会被时间淹没？阳光下走动的新人，该怎样把过去的事情向后人诉说？

2

许多时候，新与旧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在重复中享受着春风、秋雨。我们在欢乐中欣赏汉源的梨花。啊洁白的梨花，如雪如仙的梨花，你又一次如期而至。只是，我已记不清你是多少次盛开。我茫然地快乐。只是，再也不能在茫然中回到从前。

3

如果，一次新的诞生要以灾变为前提，我们宁愿不要这新生；如果，一场巨变要以涅槃来呈现，我们宁可选择不变。我们愿意在不变中延续贫瘠、苦难。我们愿意慢慢地走——慢慢享受，慢慢变老。一切不快（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时间或速度上的），我们都能承受，只要是自然的更替，只要——在又一次汉源梨花盛开时，依然能看到亲人不变的笑脸。

4

在海上航行我们常常缺乏经验。话说回来，即使有一些经验，我们怎能应对我们无法抗拒的风暴。

我们可以承受一次次的必然。我们却无法承受如此巨大凶险的偶然。

5

逝者如落叶，我们悲；柔条舞动于芳春，我们喜。

春风。春鸟。春雨。春花。看我中华大地多锦绣，多少美景在默默地神秘地呈现。

在川西南，我看到了新的汉源。我看到的美，已不是简单的画卷。我看到怒放的梨花，壮美的梨花。我看到仿佛没有阴云的脸。

我看到蓝天中从未有过的蓝。那是承载着昨天的单纯和明天的斑斓的蓝，那是风雨后的人们承受着刷新的痛苦大手笔地书写着今天的历史的蓝。

（选自201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彼此不再是经过（外一章）

姚　园

在你为我颁发的美景里呼吸，每一缕酿成的良辰在眸子里流淌……

那是一股愉悦的洪流吞没思绪港口的吐蕊，也是隐秘的心思紧贴灵魂的羽翼远航的不动声色。

我在骤然间变为自己外的自己。

而日子的颜色依然由一个生活的姿态抒写。

不管此时谁在种植谁的晨曦；

不管彼时谁在挥霍谁的光阴。

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记忆的天平就向你的慈悲，你的才华倾倒。你所有的好，随着阳光在我记忆的土壤里愈来愈纯青。

这是生命给我的暗语，在我缓缓俯身紧攥之时，

谁都不再是谁的经过。

垂钓一滴水

当枫叶成为一段无法挽留的光阴，我成为那万卷阳光的一个侧影，我骤然想到与天气有关或者无关的时间，想到生命中那永远无法垂钓的一滴水，想到记忆是记忆的接纳与出走，我第一个想原谅的是我自己。

原谅我在岁月的风雨里，用一朵花的柔嫩去与一块石头抗衡；

原谅我以相信为礼物，馈赠给熟悉与陌生的人；

原谅我把信念当成一生不可匮乏的维生素；
原谅我以秋为春，以夜为昼，以书为友，以字充饥；
原谅我在枫叶的皱褶里温婉地谦卑；
原谅我俯身抚摸枫叶的脉络，拾起的却是记忆的碎片；
原谅我试图用忘记，还你一个自由；
原谅我常常袭一款理性的黑色外衣；
原谅我把天空当成壮阔柔软的海洋；
原谅我在此刻，视放飞，为我欲垂钓的一滴水。

（选自《常青藤》诗刊2012年第15期）

桃花依旧，我依旧

夜　鱼

一

当绯红刚刚缀上枝头，我便开始向着北方，低声呼唤。

压住渐渐炽热起来的呼吸，换上素朴的春季薄衫，用旁枝上不起眼的一点绿，向你微微颔首轻唤。

你能听出这卑微之姿所蕴含的全部热望吗?

四月，鸟鸣婉转，我长时间地谛听。

你的沉默，像空谷，我沉下去，一直沉，见不到底。

原本是预料之中的啊，我的花瓣簌簌飘落下来。

二

我独自向遥远的阮江走去，两岸芦苇磅礴，遮住了南方艳阳下手足无措的我。

回眸一场邂逅，命运的密码铺排在脚下，似卵石一粒粒圆滑地抵着脚心，

温润的水流在不远处辉映闪烁。

被暂时安抚的我静下来，想要将凝噎的话语打磨成沙，缓缓地铺进河床深处。

如果还能回到那冰封的时节，我愿避开这场盛大的花事，继续我的逼仄和冷凝。

再以铺天盖地的方式纷扬而下。

如果，从此不再有人听我述说。

我愿终日托着夜晚的河堤，衔住流星的余晖，与坚硬的岩石静默相对。

三

那些云蒸霞蔚的桃花下，已经聚满了鲜亮嘈吵的人群。

我避无可避了，伏在一只蝴蝶的翅翼上，伺机寻找你隐约浮现的蓝衣衫。

其实你并不在场，你坚定的骨骼一直在原地，清凉晶莹。

在漫长的岁月里等待着又拒绝着，桃花的体温兀自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你说："把风景还给风景，我只是业余爱好者。"

四

南方的风太过柔软了，馥郁的花香让我有了轻度不适。

我想该是回去的时候了：点头、微笑、握手、再见！

哦，不要去攀折，我不打算带花上路，我甚至想还回尽收眼底的全部桃红。

各自炫美到孤寂，各自死得其所，各自记取轮回的路。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

在我的归途，只有天空的蓝，一幅幅顺着窗框滴淌下来。

（选自《散文诗世界》2012年第4期）

伤　痕

伊　甸

伤痕是一道撼人心魄的闪电。

一条嘶嘶叫唤的蛇。

人类睁大双眼死死地盯着伤痕，提防它猛扑过来。

伤痕无处不在。你往哪里逃?

劈柴的时候，伤痕挥舞着砍刀来到你的手指上；吃饭的时候，伤痕骑一根鱼骨深入到你的喉咙；失恋的时候，伤痕从情人寒风刺骨的目光出发，毫无顾忌地闯入你的灵魂；更多的伤痕乘坐苦难的飞毯，在大地上成群降落，到处追逐善良而不幸的人们。

面对伤痕，就像面对你脚下那根长长的圆圆的黑黑的独木桥。你必须通过它到达彼岸。

这是一次历险。失足坠落的威胁像凶恶的兀鹫在头顶盘旋。

所有后路已经断绝。义无反顾也罢，逼上梁山也罢，伤痕是你唯一的通途。

伤痕是一种死亡，更是一种新生。伤痕是凤凰涅槃的火焰，它放射出炫目的光芒，照耀天空和大地。

最小的伤痕也能照亮一块荒原，一个森林，一条河流，一座城市。

我们为什么惧怕伤痕？

伤口绽裂之初，一些血液挺身而出，以自己作为牺牲祭奉于苦难之前。于是伤口愈合。身体内部的血液更鲜红更灼热地流淌。

伤痕是一个祭坛。

流过祭坛的阳光和风充满庄严。一切与伤痕有关的事物都涂上了圣洁和神秘的色彩。

我听见伤痕在歌唱。

这是一条漫漫道路的歌唱。一艘疾驶中的探险船的歌唱。一列山脉的歌唱。

战胜疼痛之后，爆发出更强大创造力的生命的歌唱呵！

（选自2012年10月27日《湖州晚报·南太湖诗刊》第5期）

扉　页（外一章）

语　伞

静默，取代了所有的修辞。

这样的夜晚，我在空旷的黑里，点灯。

我所追寻的万里晴空，一口吞下通往远方的路。来不及收好茂密的脸谱，一天的二十四小时就已破裂。

抬头望，银白色的骨头弯下脑袋。我脖子一晃，它就掉进了凄怆的深渊。

故乡，越来越像一个谜语。

时间不断更改谜面，我不知道，我一眼还能认出多少乡亲?

唯有田埂上的马兰头，像偷懒的媳妇溜进了城，偶尔在菜场朝着我羞涩地笑。好熟悉啊。她们让我时常怀抱乡愁，带我回到蛙声与蝉鸣中间，重读我浪费过的那条小溪。

这么多年，天上掉下来的碎步阳光和正步雨水，我统统都接住了。

唯有一些萍水相逢的人，渐渐被迁徙的脚步挤走。

永远挤不走的，是故乡的身影。

任我怎样挥霍距离的自由，把一行诗句藏得有多么偏僻，她都能将早已陌生的一切，像风筝一样拉回来。

她安住于我的时间扉页，不是由我来定，而是半块月亮主宰。

读

读山，就要读岩浆、荆棘和悬浮风中的尘词。

读海，就要读暗礁、鱼化石和潮水写在沙滩上的祈祷。

趁排队的句子爱上漫长的足迹，我就将你装订成册，读你让燕子藏在我屋檐下的咒语。

遇天气晴好，白玉兰从窗外陨落幽香，失散的花瓣伏地长眠，我左耳停靠泥土深处，等不死的童话和寓言。

遇雨雪霜冻，路旁的蚁穴溃堤，八千里路云和月怀抱隐忍的泪水，我手指归家的方向，血液烫起一座坚强的桥。

读久了，风景就成了幻境。

只一道空白的闪电，你就让我坠下病根和呻吟。

一把刀，有形容词作前缀，动词作后缀。

你召集无血的伤口，万物沮丧，死亡或者消失；你又在伤口上开花，生命带着颤抖的幸福，孕育或者新生。

你在，我目不暇接。

当所有的美都被称为遥远。

在叫你一声“时间”之前，我还是没有忍住，那声哀怨的叹息。

（选自《十月》2012年第6期）

村庄里的女人

扎西才让

村庄里的女人，刚娶进来，新鲜如桃，浑身散发着香气。

用过一次，就旧了，但还是留在房子里，一直在用着。

生过孩子后，旧得厉害，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在田野里，在路口，在节日里，都显得疲惫，仿佛被油污浸透的抹布。

但她们还在给我们挡风遮雨，像我们头顶的蓝天，不会像大桥那样突然垮塌，也不会像空气那样突然消失。

许多年了，她们一边喂养着儿女，一边忍受着男人们的呵斥和背叛。

后来，又旧旧地站在村口，目送儿女离开家乡，走向更远的地方。

山　祭

夜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们手执火把，上了高山。又一次，在祭祀山神的夜晚，那些山顶的积雪，被火光照亮。

我们跟着大人，在山腰的祭祀台下跪着。风很冷，像看不见的细细的钢丝，抽打着我们的脸。有人念念有词，突然高呼起来：神领了，神领了。我们也跟着呐喊，似乎这最后的仪式才是最重要的。

对面南山上的那些树木，也跟着我们喧嚣起来，弄出了大海的波涛，然后就渐渐平息了声音。山野，像我们的内心一样空寂。

桑烟在夜空中升起，没升多高，就被北风吹散了。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地咳嗽，还是惊醒了那些熟睡的山神、地神和泉神。在古代，他们是活生生的英雄，现在，他们依然守护着我们的领地，想在我们中间，选出几个可以传递他们的精神和意志的人。

想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激动，不安。从生下来的那天起，我们就为这一切做着准备，渴望被选中，被任命，肩负神圣使命，护佑一方平安。

但这种殊荣不会很快就降在我们身上。在桑烟的召唤下，那些在山野里长睡的先人，也苏醒过来，化身为灰烬、雪花和树木，骑着风马在我们的身边呼啸着，盘旋着，或者静候在一旁，冷静地观察着。

仿佛他们在世时未完成的夙愿，此时也会回来，并且再次被人一一实现。

（选自《大沽河》2012年第4期）

在西塘，生命爱着一切（外一章）

张敏华

在三月，在他出生的日子，我们相约去了西塘。在何仙姑茶馆，看着他接过老板娘手中一杯浓热的铁观音，一口喝下去，连茶叶都吞了下去，这时候，眼泪才流了下来。

但我的心里却感到特别的欣慰。看着你靠着一扇旧木窗坐着，窗台上的吊兰长出嫩叶，桥下的河水无声无息地流淌。你的神色像明清古宅上空的天空一样晴朗。

似乎一切都是宿命的。两个人，最终让彼此发现，原来会有个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灯火阑珊处。

黄昏降临，坐在钱塘酒家靠窗的长椅上，望着窗外夜幕下的西塘，一盏盏红灯笼顷刻间明亮起来，那种快乐和惊喜是难以表达的。

身临其境后，西塘老酒是不能不喝的，那醇香的味道堪称至美。酒酣之际，突然想起了弘一法师的一句话："不为自己来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夜泊西塘

夜晚，一盏盏红灯笼，让人觉得无边的暗夜不再那么空旷和绝望。站在石桥上望去，心里会生出些许温暖。

是的，只要你在这静夜里用心听，你便能听到这座古镇上的许多声音。你能听见狗或猫的叫声，你能听见树叶细微的声响，你能听见木门被风轻轻掠过的声音，你也能听见河水拍岸的声

音，你还能听见石板被皮鞋的钉子敲击的声音，

从这些声音里，你多少领略到了古镇的魅力。而古镇人的生活，正像这些声音，变得有些喧闹。

从历史回到现实，数百年来，廊棚接纳了多少在屋檐下避风躲雨的乡亲和过客，那些廊棚的瓦当上所积淀的沧桑岁月，就足够让人遐思无限了。

（选自2012年7月28日《湖州晚报》）

一个人的瓦屋

张　平

我掀开锅盖，香喷喷的地瓜彼此挨着，褶皱的皮，软软的，我掐了一片往小嘴里送。

这是我一个人的瓜香，母亲很早到单人校去了，弟弟也拿着笊篱到水沟里捞鱼去了。香喷喷的地瓜是母亲事先准备给我们充饥的，此时，瓦屋安静，木窗是我一个人的，门前的石凳是我一个人的，院落是我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瓦屋，我还可以尽情地画着，美术纸摊开在石凳上，门前一片碧绿的田野，再远一些是逶迤的群山，再远一些是京城北京。父亲总是说起我们的首都，说起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他当兵的时候曾去过，多少年了，他没有去过了。

我想去北京念大学，那样就可以到天安门、故宫、人民大会堂，见到亲爱的毛主席的水晶棺……然而，至今，我也没有去过北京，在一个人的瓦屋里想实现的愿望，我至今也没有实现。

一个人的瓦屋，我也会翻箱倒柜。我悄悄地翻着母亲的藤箱。我知道母亲将钥匙秘密地藏在哪儿。这是母亲没有发现的，是父亲和弟弟没有发现的。母亲的秘密也是我的秘密，我替母亲保密。翻阅藤箱，我看到了我儿时戴过的百家锁，银器闪亮，旧时光闪亮。翻阅藤箱，我被母亲少女时的一张照片迷住了：胖乎乎的小脸，扎着小辫，粉色的皮肤。母亲青春的印记就这样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多少年了，当母亲的皮肤越来越松弛，皱纹越大越深，她青春的印记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有时我疑惑，那是我母亲吗？一张青春的照片，一张永不褪

色记忆的青春的照片。

一个人的瓦屋，我悄悄地翻阅着。当我发现谷柜里藏着的枪支时，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那是大队里民兵训练使用的枪支。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秘密也被我发现着。我抚摸着枪支，像是抚摸着父亲——一位民兵营长的神经，像是抚摸着大队民兵营的一根神经。那个时候 ，天空偶尔也会有一架高远的飞机，从我的头顶，从瓦屋的头顶、村庄的头顶飞过。那时我和伙伴还奔跑着去抢飞机洒落的纸片。我们期待的是拾得美元、罐头什么的。

一个人的瓦屋，我喜爱折叠着纸飞机。当我放飞折叠的纸飞机时，我也舒展秘密的翅膀，飞向渴望的远方。在远方。一切在远方。一个人的瓦屋是那样安静。当我凝视瓦缝透过来的光线，我也在心里折叠着一个又一个梦。楼板被我震响了。在光线里，我舞蹈着，旋转着。

一个人的舞台，我表演，我快乐。

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已梦想的舞台，舒展的舞台，然而，在舞台上，每一个人的角色也是曲折的。喜、怒、哀，各异的表情诠释了我们复杂的人生。

（选自《厦门文学》2012年第7期）

关乎光，一而再的语录

章闻哲

1

清晨起来，它们已经包围了房子。沿着墙壁奔跑着多方研究察看从哪里可以入手。

终于它们找到窗子，狂欢般涌进屋子，迅速占据床铺、桌子、椅子等位置。有的跑进了杯子去喝昨夜剩下的水，有的被案上的名片吸引。

——可惜看不懂文字，睁大了天真的眼看了半天又转过头去看别的。对书本它们也有天然的爱好——一看到就躺上去依偎狂吻如同见了久别不见的情人。

这些阳光带来永远不会衰老的早晨，带着草叶和果实的香气。

2

一条贝壳做的龙对天才的阳光却显然有点不屑，它依旧昂着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这让阳光起了戏弄之心，它们在它的龙鳞上照来照去，企图找出一个难看的疤痕，可惜没有如愿。

——于是它们又掉头找到了茉莉的气息，在一个装着湖水的瓶子里。

它们钻进瓶子游了一会，把一个浅藕色的瓶子涂得金碧辉煌后感觉有点幸福的疲倦，懒懒地躺在那里，顺着湖水漂来漂去。

是惬意的源头，那种透明的光色的摇晃。

湖水中的茉莉似乎也很满足，搂着它们晃啊晃——这个临时的天才们的母亲。

3

但薄荷走向了反面，显得无精打采。

“光合吧，光合吧”，它们一直对薄荷这般放荡地召唤着，她却黄着一张脸，好像快要告别世界。

对她的冷遇，阳光们不以为忤，反而更加热烈地包围着她，好像一群白衣天使在抢救她们的病人。

这些光明之躯，我指着它们点名：布谷，黄鹂，仙鹤，鸽子。如果喜鹊曾用嘴沙沙地裁剪阳光赠给它的布匹，从它充满喜悦而激动的声音里可以看到那是一件五彩缤纷的太阳裙。

世界因此而明眸皓齿，它的脸颊飞满朝霞，它手舞足蹈，从它茂盛的藤蔓里随时分娩着新的苹果。

田园的规则可以随时在斗室中被宣布：丝瓜、茄子、青紫的杨眼豆、西红柿、蒜。中间有一些栎树和杨柳。蝉，以及香柚树曲折的枝杆上的美刺。

陈设走出了陈设的概念地带，火柴盒充满着庭院的理想：到处是阿波罗宠爱的臣民。

4

有时是百合，切断了阳光通往一棵薄荷的路。是吗？我明知故问。

如果一窗深蓝色的牵牛花从阳光深处浮上来，该把这归功于谁呢？在斗室之内，我四处寻找。我故意这么寻找，好让更多的

阳光围拢来。

它们看着我，当然要问：难道不是我们吗?

我紧闭着嘴，不然，它们还会放肆地爬上来，敲敲我的嘴唇和牙齿，自作主张地从我的喉咙里搬出一个光芒的答案来。

5

显然，我也总是在回答光的答案。

好像这里容纳着许多庞大的东西，我栽下庞大，在这个屋子里。难道真的是祖国和大地这样的庞大吗?

在那些碎碎的阳光中，我也是婆娑的，像有辽远的风长长地吹过来。像屋里的向日葵穿过了厚墙，奔向了野外。

也许仅是这样：这些阳光，我浸泡在那里。使我所吐露的像一片叶子。

——不是被树们复制的，不是被雨水加重的，也不是被天空加冕的。

许多不是，正如包围。在阳光的羽翼里，荆棘鸟的冲动，被安抚下来，替之以圆润而静态的豆绿。

（选自2012年12月4日《太原晚报》）

降临的黑夜（外一章）

赵宏兴

降临的黑夜，在宽大的窗子上，印出我的面庞。这么多年了，我无法把黑暗赶出我的身体。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嗡嗡的说话声，增加了夜色的沉重。

你在遥远的地方，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到来的微风，撩起你的茸发，那是我的思念到达。

我的胸腔是一个篮子，里面装满了果子，它们是酸涩的，因为它们是从苦难的枝头采下。

这个夜晚，我不想打开一盏灯。伸出去的手，飘荡着分离的忧伤。

路　过

潮水涌来，沿着疾驶的车轮，从黑暗中涌来，打湿了我的眼睛。

黑暗，摘去了所有的星辰，关闭了白天洞开的门扉，留下一片黑沉沉的土地，让我疲于奔命。

车厢里是安逸的，灯光明亮，清洁宽敞，乘客们肥胖的身子隐匿在高高的红色座椅里。

车窗外划过的风声，钻过隧道时的呼啸声，击打着我本已躁动的心。

我知道你就居住在铁路旁边的这个小城。一个人一个夜晚，独立的颜色，独立的呼吸。

不久，播音员就用汉语和英语，播出了小城的名字。

夜色里，突然出现的一片灯火，不知道哪一盏是你的窗口。

我伸头望向窗外，望到的却是玻璃上我憔悴的面庞。

列车停下，短短的两分钟，又载着我疾驶而去，剩下空荡的站台，无声无息。

今晚，你的夜色已有了我翻动的指纹，我缩回的手指粘着你熟悉的气息。

（选自《分水岭》2012年11月号）

月　光（外一章）

赵克红

夕阳搁浅于昼与夜的边缘。月光轻展着银翅，一轮一轮地升起来。我蒙上灰的心灵，在月光的冲洗下得到净化。

乳白色幽光笼罩着大地，花草已安然入睡，谁能知晓它们的梦境里，该是怎样一个绮丽的世界？！

“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

没有入睡的是这支歌。记得一位少女用眼睛向我唱过。为了这支歌，我失眠了。我痴想着，天空所有的月光该都是我的思绪吧！

月亮皎洁的光芒，照耀着我的航程，照耀着一个多梦的季节。我丝毫没有置身于茫茫黑夜的感觉。

“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

这清婉甜润的歌声，伴着月光，撩开了我孤独的帷幔，慢慢驱走了我心中的阴云。

我伸展双臂，一遍遍祈祷着：来吧，月光，愿你永驻在我的生命里！

爱之旅

我已寻你很久。但我现在才知道，你也等了我很久。

街市的喧嚣渐次沉落。夜的峡谷里，依然闪亮着你的明眸。我想你好苦。你该不会忽略我的憔悴面容的暗示吧！可你依然微笑着，用亲切的目光扶我孱弱的身子。我听见你隐隐的歌吹，从

牧羊人温馨的笛子里飘出，我的心随着这甜蜜的音韵跳荡着。

再没有比你的存在更能诱发我对人生的依恋了。也许，我无缘走到你的身边，但我因你亲切目光的注视而充实。你的脚印对我是一种启示，我会沿着它走下去的。尽管旅途遥远，幻象丛生，我也绝不停止前进的脚步。

（选自赵克红博客，2012年）

帕米尔（二章）

赵　力

鹰　笛

这是一只祖传的鹰笛，从祖父的祖父手中流传下来。

磨得锃亮的笛身，显得古朴，显得珍贵。那笛身上三个小小的圆孔里，曾淌出过几多苦涩，几多甜蜜。它淌出过浑浊的泪，它流泻过清澈的波。

鹰啊，你真愿自己的骨被人做成笛子吗？遐思中，我问。

鹰答曰：只要能鼓起人们前进的勇气，就只管尽情地吹吧！

我沉思。我想高声赞美鹰的献身精神。然而，在那荒唐的年代，我们疯狂地吹了些什么呢？

鹰啊，我们愧对于你！

这支真正的鹰笛，从苦难岁月中从历史烽烟中流传下来，曾被泥沙堵塞的笛眼，如今流淌着生活的清溪，流淌着弥漫大地的芬芳，流淌着一个民族的骄傲和自信，勇敢和美丽。

我轻轻地把你贴上唇边，感到一股热力在笛孔间涌动，听到一个壮美的生命在深沉地呼唤。

鹰与牧人

大街上，走着一位牧人。

他的肩上，站着一只鹰。

在山野里度过无数寂静的日子之后，他和它，走向熙熙攘攘

的人群，到小城欣赏一番繁华风景。

行人的目光里，有敬畏也有鄙视。

他望着拥挤的街道，想起自己管辖的山山岭岭，想起放飞幻想，放飞思念的每一寸天空。只有那里，才是他生命驰骋的疆域啊。

它望着狭窄的小巷，想起自己飞越的每一道大坂，每一个山坡，只有那里，才能放飞它包容整个天空的雄心。

他和它路过巷口的鸟市。

忽然听到身后飘来一个声音：出售山鹰吗?

顿时，牧人两眼喷出一句话

——雄鹰，不是商品!

（选自《帕米尔》2012年第1期）

记忆和遐想

赵丽宏

1

乘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时候，风声在耳畔呼啸，路边的景物飞一般往身后退却。如让古人复生，让他坐在我这个座位上，他一定会以为这就是《西游记》中神仙们腾云驾雾的景象。从前花一整天走不到的地方，现在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现代化的科技缩短了时空的距离，遥不可及的目标，可以在瞬间抵达。

飞驰在现代的大道上，我脑子里产生的联想偏偏是昔日的羊肠小道。记得儿时去乡下，夏日，走过穿越田野的小路，路被两边的芦苇和玉米掩盖，看不到尽头。脸颊和身体不时被翠绿的芦叶和玉米叶抚摸着，绿荫深处传来不知是什么鸟雀的鸣唱，那百啭多变的鸣唱使周围的天地变得无比幽深，这些鸟雀也在我的想象中翩然多彩。走在这样的小路上，植物泥土的清香和天籁的音乐，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初春时多雨，小路便变得湿滑泥泞，走路时常常被路面黏掉了鞋子，还不时会滑倒在路上，摔得满身泥水。事后回想，这大概也是人和土地的一种亲热吧。秋后，小路渐渐赤裸在空旷的原野中，它不再神秘，一直通达天边，天边有村庄，有在寒风中依然保持着绿色的大树。那景象虽然有点单调，却能引发阔大宽广的想象，使我的心在困顿中滋生美好的憧憬。这小路，就像人的生活，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心情，便会生出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故事。

如果要用自己的双脚去寻找一个遥远的目标，我宁愿走崎岖

曲折的小路。路边的风景会使艰辛的跋涉充满了诗意和情趣。也许，寻找的过程比抵达目标更令人神往。

2

有些风景，可远观而不可近玩，譬如雪山。

远眺雪山，让人心胸豁朗。在蓝天下，雪山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峻拔、圣洁、高傲、神秘。大地的精华，天空的灵性，仿佛都凝聚在它们晶莹的银光之中。它们是连接天地的桥梁。

如果是晴天，在蔚蓝色天空的映衬下，银色的雪山格外迷人。即便是阴天，远眺雪山也不会使你失望，它们藏匿在云雾中，忽隐忽现，仿佛在讲述一个神话，虽然遥远，却令人神往。

在云南，我登上过一座雪山。这座远眺如神话般奇丽的雪山，登临它的峰巅时，我却无法睁开眼睛，那铺天盖地的积雪中似乎有无数把锋利的芒刺和刀剑射出，刺得我眼睛发痛。在雪坡上，我始终无法睁大眼睛正视地上的雪，印象中，只留下一片耀眼的白色，还有那万针刺穿般的灼痛。

3

长江边上有一座很著名的楼阁，古时有文人为之作赋，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诗文中的楼阁也因此活在了人们的想象中。其实，那楼阁早就在战火中倒塌，江边连它的残柱颓垣也无迹可寻。

现代人喜欢仿造古时的名建筑以弘扬历史和文化，当然更是为了招徕游客。于是，长江边上那座消失了的楼阁也重新耸立起来了，但那是现代人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建的，是一座和古人诗文中的气味完全不同的新楼。雄伟的钢筋水泥大厦，被粉饰了古时的色彩和外套，怎么看也是一个伪古董。我曾经登上那座金碧辉

煌的仿古楼阁，却没有引出丝毫怀古的幽情，想到的只是现代人对历史的曲解和阉割。值得玩味的是，这样一件假古董，居然得到那么多人的赞美。

4

那本老邮册的主人早已离开人世。我不知道他的身世，也不知道他的经历，只记得他的模样，戴一幅玳瑁边眼睛，常常是一副沉思的表情。他将邮册留给我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出国远去，一直到老死异域，再也没有回来。老邮册里有很多邮票，发黄的纸张、模糊的邮戳，叙说着它们的古老。邮票上有我永远也不可能认识的人物，异国的皇帝、将军、科学家、诗人……也有我无法抵达的许多纪念地，或是巍峨的巨厦，或是古老的废墟和金字塔……它们来自世界各地，邮戳上的时间跨越了一个世纪。每一枚邮票都曾经历过千万里的旅行，连接着人间一份悲欢的情怀，关系着一份亲情或者友谊，传递着一个喜讯或者噩耗，或者只是平平淡淡的一声问候。

而我，面对这些邮票，总是会想象它们原来的主人，想象他拆读一封封远方来信时的表情，想象他如何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从信封上剥下。那是一张年轻的脸，脸上有过渴望和惊喜；那是一双年轻的手，它们曾经果敢而敏捷……我不知道他出国后的经历，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在我的记忆里，他年轻的脸和那些古老的邮票叠合在一起。而他的记忆中如果有我，大概只是朦朦胧胧的一个好奇的孩子吧。

5

一个古盘子，粉白色的盘面上，画着一枝腊梅。腊梅的枝

干是弯曲的，三四朵绽开的红梅，五六个含苞欲放的花骨朵，画得精细玲珑，令人赞叹。盘子背后有青花落款：“大清乾隆年制”。这样的盘子，以前有一套八个，每个盘子上的梅花都画得姿态各异。如果它们能完整地保存至今，大概也是价值昂贵的宝贝了。

只剩下这一个，而且也不能算完好无损。古盘子上有一道淡淡的裂痕。这一道裂痕，在收藏家的眼里，便是身价大跌的致命伤。我不是收藏家，不会将它和钱的数额联系在一起，那道裂痕在我的眼里并未破坏盘子的形象。更令我注意的是盘子表面的釉色，那是一种被称为“桔皮釉”的瓷釉，釉面凹凸不平，犹如桔皮，虽不光滑，却给人浑厚拙朴的感觉，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古物。盘子底部最显眼的地方，釉彩有被磨损的痕迹，薄薄的一片，露出了瓷盘洁白的本色。要把这一片釉彩磨去，决非一两日之功，必定有人天天以筷箸匙勺触摸，长年累月，才会留下如此痕迹。我常常在想，是谁一直在用这盘子用餐？是我的列祖列宗中的哪几位？他们曾经怎样议论过这盘子和盘中之餐？而我的联想总是无法转化成具体的人和景象，岁月的云雾笼罩着它，朦胧而含混，云雾散开后，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帘中的，依然是那一株花开满枝的腊梅。于是想，大概是自己太俗，应该想一想那个在盘子上画梅的画工，他虽然没有留名，却留下了这株腊梅，可以让人想起大自然的春色。

（选自2012年8月3日《光明日报》）

微　笑（外一章）

周根红

一朵花，驻足于矜持的高度，发出绿色的微笑。

一朵花，坐在绿叶的椅子上，搬运着季节最初的欢乐。在阳光的枝上，花朵怀抱果实鲜亮的梦想，不断地擦拭内心的阴影。

一朵羞涩的花，映照着我曾经激动的青春。我看见，干净的风和明亮的雨水，在花叶上流淌着金属的光。

花朵不停地开放，春天的微笑也渐渐地辽阔。

低　语

小鸟在春天的高音区里，唱湿了柳枝。

枝头喧闹。满枝的绿，一个接一个地坠落池塘。春风也调着吉他的弦，为大地披上彩色的言辞。

雨绿了心事，花红了爱情。一滴安静的水，穿越我的枝头，又会生长出什么呢?

请不要在花朵的耳边，低唤我的名字，花儿还在梦里飞翔；

请不要在青草的绸缎上，倾听我的脚步，露珠还在草尖上酣睡。

（选自2012年7月28日《湖州晚报·南太湖诗刊》第2期）

沙河的冬天（外二章）

周庆荣

这是最好的晚阳，只不过是在冬天。

冰是水的壳。

鹭鸶和野鸭去了别处，站在沙河的岸边，你不能不思念温度。

河面不见水的柔。春暖花开的抒情，一层冰封住了沙河的口。寒鸦和麻雀，它们是冬天河畔与天空的主人，这一抹江山，夕阳正美，它们畅所欲言。

我因此不说残阳如血。

我认真地看冬天的沙河，看曾经生动的事物，因为冰冻而冷峻，看涟漪在一个季节终于平静。

风吹来的时候，柳丝不在河畔。河面一层薄冰，一些灰尘在冰之上。

这个冬天，沙河在忍耐着抒情。

江　山

不要仅说你的容颜，一切的美丽我都暂时抛开。

谈什么才能算真正的风景？历史的面纱，藏太多的勉强。说爱，我有足够的胆量，可以轰轰烈烈，但不会肝脑涂地。

五千年，妨碍不了我只争朝夕。

男人，一切可以沉默，目光纵横捭阖。沉重的岁月只当弹指一瞬。

五千年，就当作一生一世的浪漫。有些问题，我活着时无法

解决，在我成为往事，就让它是一个谜。

诱惑与克制。江山如画，美人走远，我走进江山。风雨一定无阻，日夜兼程也许并不能保证一种永固，万岁的是泥土一样实在的事物。

江山是我的画框，我是里面一个小小的存在，不断被改变的存在。如果厌倦了，就飞，在云里飞。

江山在下面，灵魂在上面。

末日，或者2012
——纪念一次聚会

我把预言扔进垃圾，我把末日看成时间的刚刚开始。世界美好，我就认真珍惜；世界丑恶，我选择承受并且热爱。

末日或平常时光，我都不狂奔。它也许只是2012，平淡和理智伴随着一如既往的浪漫，人性的温度和最后的坚冰继续对峙。不让我们活在世间，我们就活在天堂，天堂如果有秩序，我们就继续相信规律。

地球如果真的没了，世界从此没鬼。鬼喜欢土地深处的黑暗，它们总把地狱扯淡到我们寻常生活。换一个地方，也许不需要憧憬，我们省略了双脚的跋涉甚至蹒跚，我们都有了翅膀，我们在空气中飞。道路不再泥泞，没有荒漠和坎坷，鲜花是云，雷是掌声。你必须高尚，心理阴暗的人无法上升，末日属于小人，我们感谢这个预言。

所以，别怕。

我们不去胆小如鼠，我们不陷进极度忧患。它就是2012，它就是我们将来的曾经。

（选自《绿风诗刊》2012年第2期）

天涯海角（外一章）

朱祖仁

三亚的天涯海角，已不再遥远。

我们亲近的阳光来自苍穹，照耀海面，大海的激情澎湃着我们的心。

在浩瀚沙海簇拥下，两块代表天涯海角的巨石矗立在眼前，俨然一派大将之风。经过几番雷电风雨，几多潮涨潮退，那伟岸的身影巍然屹立在涛声中。

无怪乎，引来众多游人到此寻幽探情。

谁说天之涯，海之角！

她，近在咫尺。

海南岛南山海上观音

蔚蓝的海面，一座洁白、一体三尊的圣像耸立。持莲、持珠和持箧，分别对应代表“和平”、“慈悲”和“智慧”。

祥云在海上环绕，圣体踏海而来，佛光四射。

普渡众生的观音，衣袂飘飘似举、宁静慈祥，深邃的目光，欲度众生脱离苦厄。

瞻仰玉胎洁身，手持佛门圣花，令见者内心肃然，禅心顿起，感悟人生，净化心境。

如果说自由神像代表西方世界“自由”、“平等”，追求

个性解放的思想，那么，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就是东方世界“慈悲”、“智慧”与“和平”的精神象征。

涛声轰鸣，铺天盖地。南海观音静立大海，莲花盛开。

观世音无缘之慈和同体之悲的大慈大悲，充满神的力量，点化人格的风雅，获得灵魂的净化。

千年的偈语，揭示民族的兴盛繁昌。

千年的晨钟暮鼓，传颂大千世界的清明。

（选自《香港医会月刊》2012年10月号）

岸

卓琦培

1

你总是一动不动，看船从身边走过，看浪花从身边走过。

一艘又一艘船，逆着风或者顺着风，颠簸着，走进你的视野，又走出你的视野，消失于茫茫的远处。

一朵又一朵浪花，开了，谢了，潮起潮落，缘生缘灭，生或者死，全只在顷刻之间。

你总是一动不动，在想什么呢?

2

你总是一动不动，看太阳一次升起，一次沉没；看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再圆。

岁月让稚嫩者渐渐成熟，又让衰竭者在轮回中重新蓬蓬勃勃。

乘独木舟的人从你身边漂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张帆远去的诗人，揣着志在江海的心，消失在茫茫的波涛里，再也没有回来；一声声汽笛，带着日新月异的期盼，每一声都是对明天的渴望……

3

还记得一起散步的那个夏天的夜晚吗? 那晚没有月亮，波涛

离我们只有几米，我们没有说话，也听不到波涛的声音。

我们听到的，是自己心里的涛声。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我们的头颅之上，早已堆起雪山，银潮在胸膛里起伏——我们终于没有成为彼此的岸，但却总是忘不掉那晚我们心里的涛声。

4

多少年过去了，曾经有过的浪花，曾经有过的涛声，远了，淡了，在天和地衔接处，变成一条似断未断的线。

在岸边，我们思绪纷纷。

所有的浪花和涛声都是美丽的，只要曾经在我们心中流过，只要曾经汹涌澎湃过。

浪花和涛声流走了，又仿佛还未流走，如一条似断未断，让人牵肠挂肚的线，流不出思念的边界。

没有浪花没有涛声的岸还是岸吗?

在岸边，我们思绪纷纷。

（选自《绿风》诗刊2012年第5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 2012卷
作者=杨志学，亚楠主编
页数=305
SS号=13189289
DX号=
出版日期=2013.03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列车驶过家门口及其他（三章）&铁柔
草原的月光（外一章）&王德云
父亲（外二章）&王尔碑
突然间，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外二章）&王幅明
滴血的梅花&王剑
胡琴（外一章）&王平
绝版的乡愁&王文海
杨花（外一章）&王小忠
伊犁的颜色（二章）&王新鑫
山菊花（外二章）&王忠友
走在离天很近的九寨沟&温陵氏
从心出发&文榕
午后池塘（外一章）&吴长忠
我的手足（二章）&武稚
中英街（二章）&夏马
献词：水之思&鲜圣
神农架印象（二章）&向天笑
旅途行吟（二章）&向迅
女书私语（外一章）&潇琴
无雪的江南&箫风
冲山之夜（外一章）&小海
二胡&谢家雄
距离（外一章）&谢克强
游丝与碎片&心亦
沙之韵（外一章）&邢云
杪椤湖抒情（外一章）&徐澄泉
梳洗（外一章）&徐金秋
青花，午夜的遥望&徐丽玲
铁匠铺（外一章）&徐泽
北方的风景（三章）&许淇
高原之上（二章）&许文舟
画里画外（三章）&亚楠
母亲的瓜果（外一章）&杨修华
祈福的声音（外一章）&杨志学
彼此不再是经过（外一章）&姚园
桃花依旧，我依旧&夜鱼